

胡道題



滬潮

滬潮

中附大滬
編部版出生學會

版出日五十一年九月



193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4398

少
力

劉湛恩題



D022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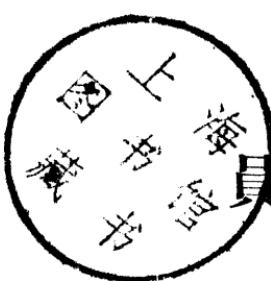
學會出版部顧問

陳幼樸先生

俞長源先生

潘樹藩先生

宋文翰先生



學會出版部職員

編輯黃恆章
郭顯揚

潘君頤
沈祖燾
胡經明

殷一心

秘書

林康潤

美術主任

歐陽壽

發行主任

王季詹

印刷主任

張惠通

目錄

編輯綴言	恒 章 (1)
經濟帝國主義者侵略下之中國	潘君頤 (3)
文章「四多」主義	蔣 (34)
科學和迷信	費 垡 (35)
由學校非慈善機關聯想到全國的教育	楊 (37)
摹倣與創造	沈比德 (42)
「i」解	楊雨人 (45)
從三民主義的立場來觀察和分析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斯 主義及列甯主義	潘樹藩講 (46) 金源筆記 (46)
配偶論	顯 揚 (55)
論中學國文的教法	張捷克 (61)

本校之總理誕辰紀念會與鄉村展覽會 策 (67)

雙十節與拒毒 王端璞 (69)

環境的驅勢 黃恒章 (73)

爲何?不懂! 恒 (87)

聖誕節 鍊之 (88)

雪窗零墨 O. HARRISON (106)

賭 俄國契呵夫作
沈祖肅譯 (111)

戰裏凶音 顯揚 (120)

江邊 謙 (123)

讀戴望舒雨巷 沈肩吾 (125)

犧牲 心 (131)

丁蘭 漢華 (144)

鄒媽 沈祖輝 (146)

兵變 孤鴻 (151)

字紙簾裏的東西 徐志麟 (159)

回家 蒼松 (169)

不如歸 尹哲雄 (177)

冬夜 前人

禮物 漁樵 (178)

生之趣——雜記而已 錢彤 (180)

詩話 寒蟹 (206)

追記劉校長的幾句妙語 揚 (207)

家規 達如 (209)

母親跨出了門踏過了橋又消失在桑林後 瑰 (212)

Y 的自殺

光 霽 (216)

隨筆

驚 鳴 (220)

三句頭

榮 (225)

憶母

新 明 (227)

哭潘君帆舟

浦濱散步

贈別

潮 汛

學生會報告

(228)

本校與新民中學英語演說錦標比賽

光 霽 (231)

上海全中學國語演說比賽

(232)

中學『未央劇社』本屆表演之成績 H (232)

滬光文學社 H (233)

本校中學奪得上海中校體聯排球錦標之榮耀.....

本校參與江浙私中籃足球錦標賽消息 H (234)

本校榮得上海中校網球錦標 (235)

年簡 鮑楚祥

編後 恒 章 (239)

編輯綴言

恒 章

這本『滬潮季刊』，現在總算出版了，當牠和你們見面的時候，請你們別當牠是和尋常的刊物一樣看待，我們要知道牠是多麼的有價值！多麼的可貴和多麼的可愛！牠是我們觀感閱歷唯一發揚的園地，也是我們犧牲了一切所得來最後的結晶。

在一個月以前，我們是不能預料牠能在本學期出版的。固然，一方面因為受了經濟拮据的影響，再方面又經過了許多波折，所以中途便停刊了。這一層是我們深為抱歉的，所以特地提出聲明一下，並且還有幾點瑣碎的話也要附帶談談的：

A. 本來我們是預備本季出雙週刊四次和季刊一次，但是至終沒有達到我們期盼的目的。

這一層也非但我們自己是引為憾事，就是同學中也不免有疑問的吧，不錯，讓我藉這點篇幅的地位來答覆你們吧：當初我們擬定計畫後便積極進行一切事務，希能不負諸同學所委託之熱誠。詎料出過了第一次週刊，就發生了困難，原來本部所預算經費，已為前任學生會執委會長王端璞君不合手續的撥給膳廳部作為飲宴費用了，當時又不能另想他法去籌款，直要到聖誕節膳廳併桌所餘下的錢，才能撥還，後來多方設法，總算將本刊經費籌到了

，那時離開放假不過一個月的光景，所以只好籌備這本季刊而週刊不能再出版了，

B. 現在寒假依邇，正是我們半年來結束的時期，第三次月攷和大考都接連的來了，我們固當要溫功課，所以在這迫切短促的過程中，編輯方面是難免不有美中欠足的缺憾，不過投稿同學都是肯負來稿全責的，當然我們，也很放心。

C. 我們這次所選的材料，都是各方並重的，特別我們這次還加添了些關於政治，科學，社會等等的文章，所以特地提出介紹給你們。

D. 關於編輯方面還有一點要向讀者聲明的就是排稿的秩序。此次我們也仿效上季的辦法：按來稿先後的秩序而排成的，根本我們就不願意機械式的分出什麼「欄」和「類」。這點還希注意。

以上幾點不過是其中概況罷了。至於其他一切，雖很想作一詳細的報告，奈篇幅有限，就此擋筆了。最後，我很誠摯的將這本刊物奉獻給你們，既可作為寒假中消遣的生活，又可作為我們永久的紀念。

經濟帝國主義者侵略下之中國

潘君頤

溯自鴉片戰役以還，我國居於帝國主義者宰割之下已八十餘年矣！在此時期中，帝國主義者正大張其兇殘之手段，以遂其無窮之惡慾；而我睡獅民族亦如大夢方覺，屢起與抗——如義和團之事件也，辛亥革命之「收回權利運動」也，五四之「反日運動」也，五卅之慘案也：凡此種種皆足以表示我民族之覺悟與帝國主義者猙獰面目之暴露，誠差堪慶幸之事也。然而反抗雖屢次興起，然失敗亦隨之而增加！嗚呼！此何故歟？豈非弱小民族將永無興盛之望乎？不然，何帝國主義者竟敢孳孳矻矻，日夕從事侵畧而不稍歛其狂暴也？其真被壓迫階級將永無仰首伸眉之日耶，則何彼「近東病夫」之土耳其能超然逃脫於陷阱之外也？是知弱小民族非無興盛之望也，被壓迫階級非無仰首伸眉之日也，特其興盛之望以及仰首伸眉之日乃視乎其對帝國主義者之認識如何，及其自身之努力程度如何而定耳！然則我民族運動之未底于成者，未始非基于斯故也。顧歷世雖淺，憂患實深，對此害人毒物，誓欲掃除。故是篇之作，其目的在指出經濟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之結果，使人各覺有切膚之痛，而帝國主義者之眞面目得以認識，復又建議拯救危亡之方策，使知努力之途經，而本文之使命亦完矣。然以個人

託

學力，自修時間，及本刊篇幅等關係，對此「大題」難免「小做」；第苟能因此而引起同學諸君之興趣，起而代民衆呼號，使中國民族早日向光明前途而上進，使世界各被壓迫民族離彼黑暗牢籠而昇華，則亦頤所深盼者也。雖然，此非徒托空言所能成功者也；吾人對此實有探究必要：此亦本篇微意所在也。今特將全文分五部而依次討論之：

(壹) 歷史上之事實 •

(式) 經濟帝國主義者在華施行侵略之種類及其數目 •

(參) 經濟帝國主義者之侵畧在華之結果 •

(肆) 造成此等結果之機會 •

(伍) 今後之拯救方策 •

(壹) 歷史上之事實

欲知經濟帝國主義者侵畧我國始於何時，爲何侵略我國，及其如何侵入，必須于歷史之事實上尋其究竟，然後乃有着落。且必先明乎此時代背景，而後帝國主義者之眞面目乃可暴露：此歷史上之事實的追溯不容忽畧者也。今請分三項述之：

(一) 法國革命

吾儕需知：帝國主義乃國家主義之最後階段；而國家主義又爲法國革命所

促成之物。蓋當法國革命之前，拿破崙對內則擁號稱尊，國民側目，對外則馳騁歐洲，東吞西併，既得怨于國內，復結仇于鄰邦；而一般貴族又不惜爲彼附庸，承其餘威而欺壓百姓。國民恨之者久矣！鄰國惡之者深矣！迨後平民受盧梭等之思想所影響，深知民權之正義的維護之不容稍緩；由是而開平民政治之曙光的法國革命，遂轟然爆發矣！法國革命之全工既竟，封建之制度遂除；君主之勢焰日衰，民治之雛形漸長，此愛自由，好平等之風向所及，婦女之解放運動亦于十八世紀中葉而萌芽滋生矣！是誠可慶可賀者也！然亦有可惜者在焉：則國家主義之誕生是也，蓋當時歐洲各國，受拿氏蹂躪之餘痛尚存，深覺非國內聯合一致，不足以禦外侮而復國仇；此爲法國革命促成國家主義之一因。即以法蘭西本國而論，當拿翁稱帝時，國內各部亦均成一統一局面，國民已合爲一體，政權集中於拿氏掌握。以是之故，法蘭西聲名之所以遠被者拿氏之功也，亦國家主義之力也。及拿翁被廢後，歐洲各強國開會於維也納討論善後辦法，重定歐洲版圖。會期自一八一四年起至一八一五年止，爲時不下一年，議決事項凡一百二十一節；結果則各國出席者各自爲本國之利益而角逐耳。以是言之，則直謂維也納爲國家主義之發祥地可也，直謂維也納會議爲國家主義之產母可也。其後德意志聯邦之成功也，意大利南北之統一也，美利堅鬪牆之止息也，歐洲中部亡國之再生也，巴爾

幹各弱國之復強也，日本維新之一躍而爲強國也，愛蘭爾及印度之獨立運動也，皆爲國家主義所結之果實。故治史者有謂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爲國家主義之含蕊時期，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〇年爲其開放時期，至其極盛之時期則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之十年中。且一八八〇年以後仍有發達之勢。洋洋乎大哉，國家主義至是已嘆觀止矣！然而，余等須知：國家主義之發達，實爲世界和平之大障礙。何則？蓋國家主義云者乃凡事皆以謀己國之利益爲標準之一種信念耳。依此信念，則國際間利害相衝突時，勢必出於一爭，而世界和平之秩序因以破壞矣！且不特此也，國家主義不過全出于一種自私自利之思想耳；苟他人有物於我有利，則掠奪之舉，亦爲事所必至。謂余不信，請舉實例以證之：法國革命後，中等階級（大都爲商人）由微賤之地位，一躍而取得政治上之權力，彼等既操掌政權，則一切對內政策自以本身之利益爲前提，推而至于訂立法律，施行政事亦靡不以此爲標準；更擴而充之，對外方針既以國家主義爲根據則彼等亦必以本身之利益爲鵠的而定對外之手段，蓋彼輩以爲本身受益即國家護利故也。職是之故，被華商人遂孜孜致意于向外發展商業。然商業之向外發展，必須在他國境內護得市場乃可；由是彼等遂開始掠奪他人之領土以爲自身之地盤矣！至其人所共知之實例則一九一四年之鉅創是。觀乎此，則國家主義有掠奪之方式信而有徵矣！而

此掠奪之方式既成，即帝國主義之手腕已出。故余之言曰：帝國主義乃國家主義之最後階段；而國家主義又爲法國革命所促成之物，已無容疑矣，今請進而論叙第二項。

(二)產業革命 此處之所謂產業革命即農業革命及機械革命後工業大受影響，產業上所生之一大變化是，漸產業革命最先起于英國，繼其後者則有法德美等國。當十八世紀初年農人採用輪流種植法(Rotation of Crops)且加之以莊園制度之改革爲閑地制度，及他爾(Jethro Tull)與登山(Lord Townshend)之改良種植及護苗法，于是地盡其用，耘得其法，農產品較前突增；是爲農業革命。至於機械革命，則一七三八年有開氏(John Kay)之飛梭(Fly-shuttle)之發明；一七四八年保羅氏(Lewis Paul)有梳棉機(rotary carding machine)之發明；一七六四年哈格利烏斯氏(James Hargreaves)有之彌機(Jenny)之發明，同時可抽絲八線，十八世紀之末復經改良，一人一機同時可抽引絲線二百根；一七六九年亞克雷特(Richard Arkwright)又有利用水力之水車紡織機(Waterframe)之發明；一七七六年瓦特(James Watt)又有他所改良紐今文(Newcomen)所製造之汽機出而應用；一七七九年克林敦(Crompton)又將哈氏及亞氏之發明合爲一機名之曰麻爾機(Mule)，可利用水力而抽絲；一七八五年後有哈脫黎脫(Cartwright)所發明之利用天然力的織機之應用；一七九二年威尼氏(W.

hitney) 又有軋棉機之發明，其軋棉之速率，高於用手工軋者千倍以上。機械至是，可謂得其所用矣！人數之利用天然力，至斯亦漸見昌明！此乃機器方面之發明與改良之時期也。多甫(Dobb)名之曰「第一工業革命」，至於第二工業革命，則始自十九世紀初年，即煤鐵方面之發明與採用是。十九世紀于葛氏(Cort)改良煉鐵方法後，鐵之韌度遂增而其應用更廣，一八一五年大威氏(Davy)有安全燈(Safety Lamp)之發明，用之開採煤礦，能免爆炸之患。

由是而煤與鐵之開採更便而其應用益廣矣！因煤鐵之應用，世界之第一條鐵路亦于一八二五年建築于英美，嗣此以後，物品之產量日增，交通之便利日進，結果則本國之出產過剩，不得不另尋銷路以去之，由是而工業革命之果實，資本家組織之機器生產，遂藉交通之利便而向農業國輸送矣！際斯時期，經濟上遂生一絕大變化，即資本主義之演進至于第二階段是也，考資本主義之漸化歷程，可分三段：第一期即商業資本主義，當十六七世紀時，商業資本家(可稱之曰商業資本主義者)以廉價向農民或手工業者購買物品，再高價出售此商品以圖利；其圖利之目的，以交換之方法而完成——即由金錢交換商品，後由商品交換金錢是；其結果則後一次所得之金錢往往多于前一次所付出者，故利益因以獲得矣。然苟應用此主義於對外，亦不過爲當時之重商主義耳，爲害尙無今日之經濟侵畧之劇烈也，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

後、資本主義遂由「商業的」而轉入「工業的」之一途，將本國之過剩產品輸諸外國以營利，并組織托辣斯（Trust）及先的兒（Syndicate）以對外競爭，以佔奪他人市場，而達彼之「一切利益均為我獲」之目的。資本主義至是遂入于第二期矣；經濟學者稱之曰「工業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演進至此，已「帝國化」矣！帝國主義至此，亦為「經濟化」矣！此經濟帝國主義一名之所自出也。高之基（Kautsky）則名之為工業資本政策之帝國主義。時至當日，農業國之市場幾盡為經濟帝國主義者所壟斷矣！又不特市場之壟斷已也，領土亦為彼輩貪婪無厭之徒所割據矣！且割據之不足，復進而侵害其主權矣！蓋非如是不足以滿彼無窮之慾也！嗚呼！弱小者究有何辜竟遭此荼毒耶！然資本主義之進展至斯仍未已也！帝國主義者以所獲過多故，資本遂有剩餘之勢；若置之不用，豈非坐失厚利？由是而十九世紀中葉之帝國主義者遂相率投資於殖民地及外國以培植其產業樹上之黃金果實。資本主義因以進於第三期。人多稱之曰「金融資本主義」。赫爾夫丁（Hilferding）則命其名為金融資本政策之帝國主義。至是而被侵畧者之主權喪，領土失，經濟之命脈——如鐵路，礦山，銀行等——亦操諸帝國主義者之掌握矣！被壓迫者至是，不特國將不國，抑且人已非人！噫嘻！吾深願知彼被視為奴隸者之何以竟不奮發以與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之故焉。

(三)門戶開放 歷史上之三項事實，已述其二矣。今所欲敍述者即「門戶開放」。門戶開放云者，實即各國在華競奪權利的歷史上之一頁也。考我國與外人通商始自明朝（十五世紀初年）。明成祖時，永樂三年（一四〇六年）鄭和奉命使外，遍歷三十餘國，率外使回朝，是爲與歐人通商之始。然斯時也，亦不過貿易互通耳，距今日之經濟壓迫仍遠也。外人之真正侵入我國，實以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雅片戰爭失敗後爲始。戰既失利，和約遂訂，香港被割，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亦相繼開爲商埠。我國之外交痛史亦以是爲肇端！其後每與外人戰爭失敗後，不利之條約必爲不能幸免之結果。然此時我國之無能仍未十分暴露於外也。外人洞悉我國之懦弱乃在甲午戰役（一九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後，堂堂大國爲彈丸之島之日本所敗！既敗後，四月十五日（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訂馬關條約，割遼東，台灣，澎湖與日，并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商埠。同月廿三日俄德法三國遂牒日本反對吞佔遼東，日遂放棄不取。然而，此項事件之作非彼三國真能助我也。其後報酬之要求，遂相繼而起矣！最先要求者爲法國；在一八九五年六月之天津條約及一八九六年四月之條約中強迫我國讓與猛烏及烏德。繼之者爲俄國。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五月訂加西尼密約定旅順，大連爲俄國軍艦停泊處，并租與膠州灣。最後德國目睹

要求報酬之機會不可錯過，遂亦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藉口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之山東鉅野縣殺德教士案而與我訂立中德膠澳租借條約租去膠州灣；我國又以旅順，大連租與俄國以抵膠州灣之失。三國之要求既遂，割地之成例以開，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於以焉日衆矣！由是而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中英議租威海衛專約之租借威海衛，法國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中法條約之租借廣州灣亦均先後訂立矣！又匪獨租借割讓已也，且有優先權之怪物存焉。所謂優先權者，即於某國佔得某地後我國須保證不再允許他國侵入以免掠得土地之國家在該地之權利爲別人分肥是。以是之故，一八九七年三月我國對德國遂有：「不得暫時或永久讓海南島與他國或讓與他國爲海軍根據地或停註地」之宣言。一八九八年二月九日與英國訂立之北京協約亦有：『不藉租借或別種名義讓長江流域各地與他國』之聲明。同年四月九日與法國相訂之北京條約亦曾保證『不得暫時或永久以租借或別種名義讓安南交界之各地與他國』。同年同月二十六日與日本所訂之北京證約允許日本『不讓福建沿海內地，及其轄境與他國』。言念及此，實有喚起諸君注意之必要。此應注意之點維何？即勢力範圍之劃分是，蓋客氣言之，則此種宣言僅爲優先權之保證而已；然究其實際，則兩廣雲南已劃歸法國之勢力範圍，長江流域則歸於

英國，至乎福建亦爲日本之地盤矣！斯時也，我國之良好軍港盡失，商業之美地亦去，全國已處於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爲背景，政治爲手段之瓜分危境矣！前人有云：『唇亡齒寒』。觀夫我國：兩岸突出，海水深闊之大連灣，山勢險峻，環抱如圓之旅順口，前面臨海，三面負山之威海衛，海水深入，口門狹抱之膠州灣，鉅石琪列，險勢天成之廣州灣，均先後爲外人割據，一旦戰爭爆發，其能免於傾覆之患者幾希矣！然則我國果有何能而延至今日乎？曰列強本身漸有危機故也。蓋當時列強互爭，各不相讓，一方面固以自身之利益爲根據，然他方面亦須維持彼此間之勢力均衡，機會互等，乃可避免利害相衝突而自相傾軋。由是觀之，則列強無有胆敢再事吞佔者，以斯故也。今可再舉實例以明之：當時形式上雖爲列強與我國訂約，實際上則列強彼此間亦有協約相掣肘也。如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五日英與法互訂英法條約之關於雲南四川所得特權之規定也，一八九八年七月英國與我國所訂之租借威海衛條約之聲明不侵佔山東也，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之英俄條約，互相協定分佔關外及長江流域之鐵路權利也；均爲絕好之例據。然至此亦有一疑問待解決者，則美國對此事之態度，一若毫不相關者，其故安在？照理論以言，則美國既於一八二三年標榜門羅主義，故此時不便參預亞洲之糾紛；然據實際以觀，則美國於一八九八年吞併夏威夷而自破其主義矣，故當時之所以不混進滬

滿者實因一八九八年四月至十二月爲美國與西班牙戰爭之時期而無餘晷以從事中國之工作故也。迨後美西之戰事告終，美國獲勝，非列賓羣島遂併之於美；由是而美國與我國更形接近矣！彼此之關係益形密切矣！此大好之銷貨場，此佳良之投資地，而欲不引起資本帝國主義者之美國垂涎其可得乎？職是之故，此世界之富翁爲本身之利益起見，一方面固對我愚人虛言拯救，一方面亦對彼列強假意和協，於是遂有一八九九年對英，法，德，日，俄，意等與中國關係密切之六國宣言開放我國門戶的海氏宣言之發表！此宣言發表後，美國得從容侵略我國，自不待言；在列強方面亦可明目張膽以協議式在我國大恣其經濟上之食慾；而在我方面，則由『純政治』之被瓜分境地，變而爲『半政治半經濟』的被共管之不死不生的情狀而已！我國并未因此而得改善也！不特未得改善也，且因之而陷於愈難改善之牢中！又不特陷於愈難改善之牢中已也，且此後宰割我者更多一人，宰割之痛楚更爲難當！（註一）

（式）經濟帝國主義者在華施行侵譽之種類及其數目

前文所述，歷史上帝國主義之進展及其向我國侵入之梗概可明矣。蓋法國革命後，國家主義日益發達，民治主義亦漸見進步。商人階級得到政治上之地位後，其對外政策自爲發展。本國商樂以求自身獲益，且更加以國家主義之思想深入彼等之腦海中，遂人皆知各愛其祖國。

呻吟鉅

而不知有他國，由是而向外發展之火得此祇愛祖國之風所吹而愈形熾旺矣！迨後產業革命，產品大增，交通更便，國際間之接觸益密，因此而爭奪銷貨場及投資地之急務愈形緊張，而向外發展之勢焰益發飛揚矣！此侵略之火延至我國乃有一八九九年列強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之慘禍！門戶既開，羣鶴遂進，弱肉強食，勢所必然！嗚呼！我國至今仍瘡痍滿目，輾轉呻吟而未能恢復者以斯故也！哀哉！同爲人類何竟相殘至是？此非列強野性未脫無能躋國家于文明之明證乎？然彼列強者正鼓其如簧之舌，大誇其進步如何，昌明如何也。然則此舉果文明乎抑野蠻乎？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矣！深願彼資本帝國主義者有以語我。我國受此距創，生機被抑，蓬勃無期；苟仍長此以往，將不知伊于胡底！國人乎！醒！醒而認識此擴悍之獵——此獵之假面目雖經上文揭破，然終嫌以理論言之，仍未覺其精密，今請再進而搜尋事實上之證據——即經濟帝國主義者在華施行侵畧之種類及其數目是。然此項證據之搜集，良非易易。蓋以我國素乏一定之統計機關，今若必欲事據之瞭若指掌，殆戛戛乎其難矣！然幸而尚有一可靠之約數存在，即孫中山先生所著之民族主義中所載者是。據孫先生所云，我國受經濟侵畧，其損失之種類可分六項。此六項之名稱及其數目特節錄於下：

(一) 外貨入超 據一九二一年之前十年海關報告，外貨入超額爲二萬萬元，而一九二一年

之入超已達五萬萬元矣。在此十年中入超之數目已增二倍半：是爲第一項。

(二)外國銀行 中國人對本國銀行並不信任，故外國銀行利市千倍。綜計其紙幣之侵入，匯兌之折扣，存款之轉借等之項，奪我利權者約一萬萬元。

(三)貨物運費 我國貨物之輸出國外及在境內轉運需藉外輪。故此項貨物之運費數目約爲一萬萬元。

(四)租借地與割讓地內之賦稅，地租及地價 計此項之損失數目約爲五萬萬元。

(五)特種營業 所謂特種營業即外人持有條約之特權，在我國經營事業以奪我國利權者是。(南滿鐵路公司爲其例)此項損失約一萬萬元。

(六)投機事業 所謂投機事業即外人利用我國人之貪婪弱點，而舉行含有賭博性之投機事業——如樹膠投機，馬克投機等是。計此項之損失約爲數千萬元。

此六項相加之數目約爲十四萬萬元。而照孫先生之分配：若此項損失依每十年增加二倍半之率而遞進，則將來之損失必有三十萬萬元。以之平均分配于四萬萬之人口，則每人每年應負七元五角之損失。然此四萬萬人之中一半爲女子，六分一爲男童，六分一爲老翁，實際上能生產者祇有六千六百六十六萬人。故每一能生產者應負四十五元之損失。觀此數目實足驚人。

矣！（註二）

（參）經濟帝國主義者之侵畧在華之結果

我國每年之損失數目，既已知矣。所蒙之損失，不可謂不大矣！然此項損失，經統計後始超然若揭耳，而一般人民仍未之覺也。嗚呼！何帝國主義者之迫人竟至于斯極！同胞乎！親愛之同胞乎！讀書至此請曹閉目瞑思帝國主義者之荼毒我國是否至此遂已，非也！我國所受之恩惠非止此已也！請抖擞精神以觀經濟帝國主義者侵畧我國之結果：

(一) 死亡率增加 經濟帝國主義者在我國所經營之工廠，其情狀如何，讀者諸君亦知之乎？余信必有知之者也。今請簡畧述之：當工人工作之時也，烟煤大放，毒氣遠傳，吸之者久，強者轉弱，弱者死亡！或則機器觸身，軀裂肢碎；或則礦山爆發，粉身碎骨！至其休息之所，光線暗淡，空氣不通，衛生之條件既失，疾病之侵擾遂來！至乎衣食，寒不足以蔽體，餓不足以裹腹。以是言之，衣食工息，均爲死亡之要素所侵襲：此死亡率增加之因一也。其所以增加之第二原因，則經濟壓迫是。往者勿論，遠者不言，請以上海一地爲例以證之：據民十七年八月份之自殺統計，每二百三十七人中有十六人之死因由於生計困難，有六人由於營業失敗（註三）此二者實即由於經濟之壓迫，若合而計之已佔自殺者十分之一。然此亦不過

果
昭

此

爲一月中之統計耳，如合一年以計之當不止此數也。因比我國之死亡率遂增。

(二)家庭被破壞 因生理上之關係，童工與女工之氣力遠不及成人之男女，由是而彼等之工值遂廉。以是之故，此種美物遂大受經濟帝國主義者之歡迎；而在童工與女工方面，因受經濟壓迫，苟不受僱，勢將餓斃，故不得不離家工作以圖生。夫婦，子女既出外工作各親所事，家庭化爲旅店，除食宿之外，實不須有，于是而家庭之幸福大減：此經濟帝國主義者破壞我國家庭之組織者一。我國勞工之家庭，其成立純由於宗法社會「無後爲大」之思想或肉體方面之「性的滿足」所使然，其成立之時，非由於夫婦雙方之諒解與同情而結合，其成立之程序，亦非先有精神上之契合然後有形式上之結婚。且結婚之原理既不明，離異之定則亦誤解，由是而偶有齟齬，遂動輒以離婚爲解決之方，夫婦既各事其事，相見遂少而誤會之機會遂多，離婚之事件，即因之增加矣。觀夫民十七年八月份之上海離婚統計則此事益爲明顯。斯時八十二起之離婚案中有五十七件乃由於意見不合——即因意見不合而離婚者已佔離婚案件之數目的三分之二有奇矣！(註四)此經濟帝國主義者破壞我國家庭之組織者二，至其破壞我國家庭組織之第三原因，則我國受彼經濟壓迫是，蓋夫婦既非由互助與協愛之情感所結合，則一旦經濟困難遂飄然各別矣！

(三)工商業被摧殘 我國自開放商埠後，外人在我境內設立營業機關者日衆，據民十一年海關調查，外人在華商店已有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七所，同年四月間調查全國商埠共有九十七處(註五)近年以來，想商店之數目，當不祇此。又自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來，外人在我國經營工廠者亦日多。以我國落後之國家而欲與資本雄厚，技術精良，人材蔚出之外人比美，損良之着，無待猜想矣！因此我國之工商業遂大受摧殘，而各項市場均落於外人掌握。今請再舉實在情形以証之：據一九二〇年調查，我國航業，以隻數或噸數論，均居全球航業界之末位。若以隻數而論，祇得甲於全球之英國百分之一，而與最少之德國相比，亦不過祇得其百分之十三。若以噸數而論，則爲最多之英國之百分之七，爲最少之德國百分之三十五。至于在我國境內，外人航業與我之比，以隻數論，僅得外人百分之四十五，以噸數論，則僅爲其百分之三十五。由是可知我國之航業大勢，已爲外人奪取其半！(註六)以言商業既如是，以言工業，亦莫不如是也。請先從我國最發達之紡織工業以觀：在我境內，我國紡織工場之數目其外人所設立者之一倍半，機數亦如之，至于錘數則僅爲外人者之一倍強，可知我國之紡織工業亦爲外人割據一半矣！特種之紡織工業固如是，一般之工業莫亦不如是也。一般普通之工場數目，我國設立者與外人設立者大約相等。(註七)以是觀之，可知我國工商被外人摧殘

之勢矣！可知我國工商業已爲外人所操縱矣！

(四)失業者增多
工商業既被摧殘之後，在「商」方面則原有職業因之失去，自不待言，在「工」方面至此亦無事可事，以外人所組織之機器生產，需工作者少故也。別者勿論，請就以武漢之報告而言：據民十七年十一月間之報載工人失業者共有九萬六千零五十人，店夥失業者共有一千零九十九人。漢口之民訓會所調查者亦大略與此相同。據該會調查，武漢方面之失業工人約有九萬一千五百五十，失業店夥約爲六千人。以武漢一小部言之，則失業者已有十萬之衆，若更調查全國則失業者之數目不得不蔚爲大觀矣！今據勞工方面之可靠調查，我國應有之勞動者爲二億八千萬人，第現在從事工作者（已有職業者）則祇有一億二千一百二十六萬人，故可知現在失業之勞工約有一億五千八百七十四萬人之多，若以之與全國人口數目相比，則更足令人乍舌。根據民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民國日報所載，郵政局調查現在之中國人口數目爲四億八千五百五十萬零八千八百三十八人，則失業者之數目已佔全國人口之三分之一——即全國之人已有三分之一失業。然此亦不過專以勞工計算耳，留學生回國之空閒者，其他畢業生之不得其僱用之所，以及其他『所謂高等遊民』仍未之計及也。國人乎！有職業者將作如何感想？

(五)軍政費擴大 失業者既增加矣，其結果如何乎？想讀者必知之矣。本無須乎頤曉舌再贅也。惟爲重喚起諸君之記憶起見，故亦略加敘述：因失業者增加，即經濟帝國主義者之敵人日衆。此等失業者以受經濟壓迫故，與外貨逐立於對敵地位，機會一到，杯葛外貨，抵制通商，經濟絕交，罷工停業，遂相繼而起。然此種手段以勢孤力弱故，萬難持久；帝國主義者雖因之署受打擊，第以其支持力比反抗者耐久，且又加之以彼之瓜牙專從事于破壞反抗者之力量故，結果則勝利終屬於彼。以是之故，賠償損失，實爲必然之結果，金錢既去矣，政費則何自出乎？此不得不向人民科取矣！此政費之擴大也。至乎軍費擴大之故，一方面因失業工人，爲生存故，流爲盜匪，政府防盜剿匪之工作加多而其費用遂大矣；另一方面，則因失業工人若不爲匪，則投入軍隊；然此項軍隊，乃爲自己生存之軍隊耳，非爲民而生存之軍隊也，故可謂軍隊越多則軍閥益衆。軍閥與軍閥互相傾軋，則其軍餉軍械之所自出，人民之錢囊而已！由是觀之，軍政費擴大之結果，則人民蒙其損害！

(六)金錢被壟斷 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因市場之占據，股票之募集以及航業之投資，鐵路之投資，礦業之投資，工業之投資，電信之投資，銀行之投資等項，使我國之金錢外溢便使我國之金錢爲彼壟斷。彼旣吸吮我國之經濟血脈後，我國大多數之人民遂患貧血症；此病既

成，『弱』者死亡，『強』者困苦，此種頗漚困苦之狀又爲盜匪造成之因。據上海民十六年度之犯罪統計所指示，此事可更明瞭，當時四千四百六十三件罪案中有一千六百五十六件與經濟之條件有關。換而言之，即犯罪案中有三分之一由於經濟情狀使然。可知金錢被壟斷之結果如何惡毒矣！（註八）

（七）生活不安定 金錢既被壟斷，國民之生活遂日趨於困迫；而職業之位置，又較求業者少，故失業者遂不得不於職業之外另尋『職業』，此職業外之『職業』者何？即『非正業』是也。此種情狀既成，於是兵燹頻仍，匪禍日甚，運輸阻滯，百業不興，而工商愈形凋敝，生活日益飄搖！此種情狀本無庸贅述。第爲求事件之益加明顯，故亦不顧煩瑣，再舉事實以証之：據上海之各區警察救護殺傷竊盜等案人數統計，被救護者共二百九十五人內中有二百一十七人受傷之因由於經濟之故。（註九）于此可見我國受經濟帝國主義者蹂躪之如何慘痛矣！國民之生活又如何飄搖矣！

（八）工值減低 因失業者之出路或則爲兵，或則爲匪，故軍政擴大；因軍政費擴大，國民無能負擔時，遂出於一借。此借外債之結果，外人自能從抵押品中獲得厚利，再又加之以各項之投資，及其他之侵略，帝國主義者更能壟斷我國之金錢。以金錢之被操縱故，社會之秩

序愈形紛亂，而人民之生活益加飄飄！因生活之不甯，國民之艱窘愈甚；是故苟欲謀生，即需減低自己之工值，以與他人相競，以博取職業上之位置；由是而工值之標準，遂有江河日下之勢矣！然工值雖廉，而出品之價值則不因之低減，結果經濟帝國主義者之錢囊愈漲，而我國大多數人民之生活更難維持！

(九) 民治受阻 因職業需求者之人數太多，而職業位置之供給不足，以致工值低廉，上既述之矣。工值低廉之結果，苟非延長工作時間則生活萬難維持。因工作時間之延長，則受教育之機會遂少，而造成良好公民之希望遂絕矣！然余等須知，民治之能否實現，須視乎一般國民之程度如何而定；今使大多數國民無能過問政治，則民治之前途大遭障礙，已可無疑！然此亦不過汎指一般勞動者而言耳，若觀及童工則更可悲也。夫人皆知兒童爲將來社會之柱石，社會文化之進步，端賴乎斯。童工工作于廠中，終日致意於簡單之機械工作，積習既久，適應遂成；長成之後，則一切造就偉大事業之能力遂消失無餘！由是觀之，一方面固足使社會之進步受碍，另一方面亦足使民治受阻——以彼童工無能管理政治故也。

(十) 社會之進步遭阻撓 因童工之僱用，足使社會之進步受阻，前既言之。然帝國主義者障礙我社會之進步，仍非若是簡單。蓋社會進步之原素有三：社會之生存，社會之和諧，與

社會之效率是。所謂社會之生存者，即社會壽命之綿延；社會之和諧，即社會秩序之調協；社會之效率，即社會福利之增進。三者缺一，皆足使社會趨趣。今帝國主義者使我國之死亡率增加，即於我社會之生存有害；使我國之家庭破壞及使我國人民之生活飄飄，即與我社會之和諧相左；使我國工商業凋敝，使我國失業者加多，使我國軍政費擴大，使我國金錢消失，即有碍乎我國社會之效率矣。蓋失業者增加，則人不能盡其用，工商業凋敝，則事不克盡其能，軍政費擴大，與乎金錢之消失，則財用歸於浪費矣！觀夫此，則可知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社會進步之三要素均下一絕大攻擊，而其障礙我國社會之進步亦可明矣！

(肆)造成此等結果之機會

嗚呼！經濟帝國主義者在我國所下之業種可謂深且固矣！在我國所結之惡果可謂碩而肥矣！偉哉彼人之工作！豐哉彼人之收獲！然其奈我土地之膏腴已爲彼莠吸盡何！其奈我根苗之生機已爲彼莠損害何！雖然雖然，『物必先腐，然後蟲生』，前人已有明言。蓋當病菌侵害某機體之前，該機體必先頽敗，以致抵抗能力薄弱，然後病菌乃可乘機侵入。病菌之於機體固如是；經濟帝國主義之於我國，亦何不然？！經濟帝國主義雖兇，苟我國能與之抗拒，亦斷不致造成如斯結果也。然則造成此等結果之機會果何在乎？此即本節所欲討論者也。請

觀下文：

(一) 原料之豐富 我國地大物博，氣候溫和，土地肥美，農產品特多，以言面積，則廣袤四百二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方哩，佔全球面積之七分一(註十)；以言出產，則更難以數計。姑舉數事以概其餘：米之產量，全國每年可出三億餘萬石，為全球產米最多之國；小麥之產量，全國每年亦可出四億餘萬擔，亦為全球之冠；茶之產額，每年則可出七億三千餘萬磅，為全球產茶額之半；絲之出產，亦佔全球絲產額之半；以言棉花，則每年可得六百六十九萬六千六百一十二擔，其產額居於世界第三位，其他如豆類，煤鐵等，亦均豐富異常(註十二)。又據神州日報所載，我國輸出額達九億三千五百八十萬元時，原料及原料用製品佔五億二千二百四十萬元，食料品及動物類則佔二億六千三百五十萬元，而全製品則僅佔一億三千零六十八萬元耳。由此觀之，可見全製品之輸出額不過僅佔全輸出額之百分之十四而已，而原料之輸出，竟佔全輸額之百分之八十六矣。我國原料之豐富可知。縱謂上述之數目，至今未必如是，第我國無論如何，仍不失為物產富庶之國。以此原料豐富之國家，而欲不引起經濟帝國主義者之慾念，難矣！難矣！

(二) 雄厚資本之缺乏 我國原料之富庶既如是矣，何工業不呈發達之象乎？此因我國缺乏

雄厚之資本故也。據日本高橋秀臣之支那之富力所載，全國富力總額，最貧者爲日本其次爲我國，美國之富力則甲於全球；其富力之比，我國爲日本之四倍，美國則爲我國之二倍。第每人平均之富力則最貧爲我國，日本次之，最富英國；其比例爲：日本爲我國之二倍，英國則爲我之十一倍。於此可見我國之貧乏爲如何矣！我國之資本，固不甚多，且加之以內亂頻仍，匪禍繁興，益形短少；再又因政府當局，於振興實業缺乏獎勵與及保護，集資興業者更無其人。以此而欲與帝國主義者相搏，寧有濟乎？

(三)專門人材之寥少 我國工業不能發達之故，除缺乏資本外，人材亦極欠缺。此人材欠缺之故，乃由於職業教育之無方以及實業學校之希少。據民十二年中華職業教育社調查，全國職業教育機關，祇有一千一百九十四所，各省區有全部計劃者僅有河南，江蘇，安徽，陝西，奉天，綏遠等六省，有局部計劃者亦不過僅有直隸，山東，山西，浙江，雲南等五省而已(註十二)。又據第一回中國年鑑所載，全國實業學校祇有一百八十二所，雖近年以來或有增加，第其增加之數，想仍甚少。以此寥寥可數之實業學校與及職業教育機關，而欲造就多量之技術人材，鮮矣！專門之人材既缺，則欲興起以與外人角逐自爲空想，而外人之侵入，亦爲必然。

(四)勞働力之低廉 我國勞働力之低廉，居全球首位。據日本高橋秀臣之支那之富力所載，我國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二十七元之進款，每月平均得二元二角半，每日則僅得七分半而已。以之與進款最多之英人相比則彼等之收入爲我之十一倍，以之與收入最少之日本相比，則彼輩所得亦爲余等之二倍。我國勞働力之低廉既如是，經濟帝國主義者遂爭先恐後相率而投資我國矣！相率而設立工廠於我國矣！外貨因此而充斥市面，利權因此而外溢他邦。

(五)國貨之拙劣 此處所指之國貨乃照全體而言，苟一一比較，則自亦有確比外貨優美者在。以大體言之，外人均占優勝；如組織之宏偉，分工之精細，資本之雄厚，技術之精良，裝璜之美麗，出品之敏捷，較之我國自製之土貨相差何止萬里！外貨既比國貨優美，則人多購買外貨自爲事所必然。縱令一時爲愛國心所驅使，起而購用國貨，亦必難以持久；此中之原因有三：外貨較廉一也；國貨之出產率緩，不足以供需求二也；國貨之出產少，有時不得不補回之；或則某時拒用某國貨而轉採用另一國之貨物以代之；此事觀於海關之統計，指示最爲明顯，故不再贅。觀於此，可知「此時不買他時買，不購此國購他國」，無論形式如何，購用外貨則一。於是，我國遂成爲唯一之國際銷貨場矣！

(六)外人資本之操縱 前文曾論及外人以種種手段侵略我國，以致我之金錢爲彼壟斷，工商業爲彼摧殘。因工商業之被摧殘，外人遂愈能佔據我市場；因金錢之被壟斷，外人遂愈能操縱一切。此多財善賈之影響所及，我國遂不能生產以自給，而一切之需求亦不得不仰息於他人之鼻矣！故余敢武斷以言曰：經濟帝國主義者在我國所結成之惡果，實我國受外資之操縱有以致之也。

(七)不平等條約之訂立 我國之受經濟侵畧，訂立不平等條約爲其主要之因。不平等條約之所以成爲不平等者，單方利益之規定是。要而言之，約有五端：關稅之被協定，領事裁判權之獲得，內河航行權之侵潤，租界之佔取，以及租借地之掠奪是也。若單從經濟之立足點以觀，關稅被協定，則保護政策不能實行，內之則外貨奪我銷路，外之則國外貿易被左；內河航行權既斷送，則工商業亦爲外人佔取；租界及租借地既被掠奪之後，則該地之貿易權，地租，地價，賦稅等亦爲外人所得矣！其他非經濟上之弊害尚多，因非本篇範圍所括，故不另贅。又以外人在我境內可設立工廠，亦爲不平等條約所許，故國內工業遂爲彼奪其大勢矣！是故經濟帝國主義者之能在我國恣其侵畧者，實不平等條約爲之護符也。

(伍)今後之拯救方策

經濟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我國，一方面固由於彼輩具有野心，而一方面亦於我國無能與抗，遂致慘禍釀成，一發而不可收拾；此中事實已極明瞭矣。今後若不速圖拯救，則將永爲奴役，而無發展之望！然則拯救之道維何？此有待乎余等之尋求者矣。今特不揣謹陋，條舉管見於後；第以篇幅之關係，祇能略述其要，至其具體之詳細辦法，尚須乎專家之補充：

(一) 普及教育 我國教育之不普及，爲不能諱之事實。識字人數之少，除印度外，實爲全球之冠。不特有知識者與無知識者之相差萬里；即以學校而論，據『所謂野雞學校』之學生言，同級者之程度亦極爲參差——甚至其相差之勢有若師生者。據可靠之調查，中國識字者祇有全國人口數目之二十分一。故爲培植專門人材計，爲民族生存計，必須普及教育乃可。又不特普及遂已，普及之外，更須提高。教育之程度既經普及提高之後，則自能與外人齊驅而進矣！惟普及教育，需有一應加注意者，即教育之不能普及，乃因個人之經濟不平；若欲普及教育必先解決此經濟上之問題是。

(二) 改良農業 我國地大物博，農產品特豐。惜以地未盡用，耘未得法，米之產量，遂有減少之勢。今後需起而改良，應用科學於農業，使其產量合乎「多快美」之條件。苟能如是，則我數百萬方英里之土地，數萬萬之人口之國家，其原料之充足，遠非彼區區小國者所可及。

其後塵矣！農產品之產量既多且快，其實質既良而美，則工業之發達自易，而用品自亦不需仰給外人矣！

(三)發達工業 農產品既富，則原料之供給亦足。以此充足之原料，製成可用用之物品，則工業是賴矣。故此後之計劃，必須規劃建築規模偉大之工廠，以多製造。此項工廠既建築之後，則失業者亦可安於所業而不致爲害社會，而外貨因我自有出品與之比美，則其銷路自不及我矣。第發達工業，亦必須對於工人之衛生，工人之安全，工人之快樂，等項加以全力之顧慮，使工人不致因此而犧牲。

(四)改造政治 政治良好，則各項之建設計劃乃可次第實現。工商既受保護則其發達亦易。他如礦山之開採，道路建築，以及各項之富源開導，亦非政治行於正軌不能切實舉行。且列強之不肯放棄不平等條約，亦以我國之政治現況爲藉口。苟於政治上不根本改造，則強盛之望即爲空想。

(五)停止內爭 窮兵黷武，自相殘殺，豆箕之戰，閭牆之爭，政費因以擴大，賦稅因以增加，國民之扭負益重，人民之生活愈窘；工商既被摧殘，生產自然減少，國貨之供給不足，外貨之銷路遂廣。且以戰爭之故，建設之大計遂遭阻撓，苟欲自救則停止內爭，自不容緩矣。

！而停止內爭之最初而必要之步驟，厥爲正當之編遣，故以言停止內爭，須以此爲要圖。

(六)提倡科學 農業之改良，有賴乎生物學及化學之應用，工業之發達，亦賴乎物理學與化學之貢獻，他如礦山之開採，鐵路之建築，河道之修復，亦莫不惟科學是賴也。故欲與帝國主義者相抗非提倡科學不可！欲民族之進化，非提倡科學不可！欲全世界各族之進化，更非提倡科學不可也！

(七)廢除不平等條約 不平等條約之弊害，夫人皆知，其影響于我國經濟，則關稅被協定，外船航行於內河，而工商受其打擊；影響於我國財政，則關稅收入短少，政費不足，影響於我國政治，則主權被奪，國體喪失；影響於我國治安，則租界及租借地爲盜匪之藪，我國無權去之；其他之影響，則有其他之結果，此中弊害，實窮年累月，均難盡言！故欲免難于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則須先解除此綑束之要物！

(八)定預算減軍費 內戰頻仍，則外侮難禦，固無待言；而國庫所收，先充軍餉，建設因而遲滯，民生因以日困，亦甚明顯。我國國基新定，於茲已十有九年；過去之財政，足當一道者，惟民三四兩年而已！於今訓政開始，尤宜實行編遣，縮減軍費，以培元氣，以蘇民困。工商因此而復元，國民因之而樂業；國家之秩序既整，則百業之興盛自易矣！故定預算，減

軍費務必切實而行，庶可減痛苦於萬一：此余茲有希望於掌政者也，亦余欲救國志士一加注意者也。

(九)速行軍事訓練 外侮既來，則禦之之法唯有以武力擁護公理，與之一戰。然戰爭者，有賴乎戰術與軍人者也，苟戰術不精，軍人不足，則其勝利自爲夢想！反觀我國，戰術如何，軍人之訓練如何，明目者當能洞悉。以此而言對外，則無異以卵而擊石也。故軍事之訓練，義不容緩矣！

拯救之方，既已知矣；努力之責，人不容辭。然對於此舉，亦必知其緩急先後之序，然後有濟。觀乎軍事之訓練，教育之普及，非一朝一夕所能竟其全功。且縱以軍事訓練完善而論，則戰爭亦非徒恃戰術之精，士卒之衆而已，軍備之實力如何亦爲必要之條件，然軍備之置備，必有賴於金錢與人材，我國對此二者均缺，更有何能以言此？至言普及教育，則我大多數之國民正從事於工作以自給之不暇，何能對於字義之認識一致意乎？以言科學之提倡，則各校學生之覺悟者正多，似無須加以格外之顧慮。以言工業之發達，農業之改良，則在此帝國主義者正獨佔我市場，壓倒我農工之際，恐非壓力去後，無能再事伸張矣！此事觀於本年全國海關統計，則表示甚爲明顯。據該統計本年總進口額爲關平十二萬六千萬兩，較諸去

年，增加關平六百四十萬兩，而總出口額爲關平九萬九千二百萬兩，較去年增加一百萬兩，可知商業於實行七級稅則後，仍無若大進展矣。商業尚且如此，則農工業之無能可知！至謂政治之改造，軍費之減少，內爭之停止，則際茲訓政時期，我想政府當局當能勉勵而行，以符名實，以納民意：此亦余等可略寬我懷者也，然則所當三致意者，厥爲不平等條約之廢除矣！修約之軟弱，已成爲一九二八年之謬誤；七級稅則之過渡辦法，亦將於本年二月一日滿期；領事裁判權之取消，亦已於近日宣佈；收回香港聞亦草擬辦法矣，第對於七級稅則，近日仍未見列強有何表示，故前途如何，尙難預料；收回香港之辦法，仍未見於公佈，尙難立言；然對於領事裁判權之取消，無約國則有日本反對最力，有約國則有法國持之最堅，是則前途之未足樂觀，可爲預言者也。國人乎！關稅之自主，須爲絕對之自主，須爲無條件之自主；主權之收回，須爲絕對之收回，須爲全部之收回！且不平等條約之不平等尤非祇此兩項，余等所希望者，乃廢除而非修改也！故望當局負有外交大責者此後更當勵行革命外交誓死力爭，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我全體國民，尤當一致聯合，以爲外交後盾！誠能如是，則我國之自存有望，而世界各弱小民族亦將興盛矣！國人乎！此責匪伊異人任也。願與諸公共勉之！

(註一)各條約之內容可參考國際條約大全（商務印書館）

(註二)見民族主義（孫中山）

(註三)根據上海特別市市政統計概要（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處）

(註四)根據同上

(註五)見日用百科全書補編（商務印書館）

(註六)根據日本事時年鑑（日本時事新報館）

(註七)根據同上

(註八)同註三

(註九)同上

(註十)見一九二一年英國政治年鑑

(註十一)根據第一回中國年鑑（商務印書館）

(註十二)見全國職業教育統計報告，教育與職業第三十七期，教育與人生第五期，教育與職業第四十二期至四十四期及四十八期。

又本篇參考書除篇中直接標明出處及註中所註明者外，仍有以下各書；

(1) 光華書局：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1) 商務印書館：中國外交史

(1) 中華書局：國民外交常識小叢書門戶開放之今昔觀

(四) Macmillan Co. —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五) D.C.Heath Co. — World History.

文章「四多」主義

喬

文章「三多」主義，幾乎成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名詞了。每逢國文教師登臺演講，開口總是「三多」——多讀，多看，多寫。但「三多」之後，文章便可以通而又好嗎？不！文章不僅「三多」，便有效果的，他還需要一個「多」——「多討論」，例如你讀文章時發見了問題，你非需要討論不成，你研究一個理論，也非需要討論不成。幾個朋友，互相討論，互相切磋，彼此交換意見，對於你作文章，當然有莫大的幫助，因此說文章應是「四多」主義，

科學和迷信

費 壽

大多數的西洋人說我們中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國家，是富于迷信人們的國家。這種口頭傳，不單是民國肇造以前說的，即是現在也有這種見解。我們如果平心靜氣，閉目凝思，找找事實，的確是如此。不然，何以本埠城隍廟裏逢着「朔望」香烟繚繞呢？西北的賑災倒很慳吝的輸將，獨于城隍廟燒了幾次，還是很踴躍的樂助呢？到過杭州幾條小巷的人，總還記着劈扑劈扑敲錫箔的聲音吧？假使個個多破除迷信了，錫箔爲什麼賣到這樣貴呢？

然而中國的迷信，是否在古代科學發達之前，同西洋一樣，我是覺得懷疑的。因爲自從「秦火」後，百家的書都燒完了，又撞着漢代尊重儒術，排斥百家，這些雕蟲末技的科學，那能放在彬彬有禮的儒者眼中呢？即是很重要的民生一稼穡，也蕩然無存，這剩得幾首歌謠，載在詩經裏。所以我常想中國的古代科學是發達在迷信之前。因爲沒有裁於篇章，單單靠着口傳，所以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以誤傳誤，間有失傳，以致附會謬說，變成了有科學之實，而帶迷信之名。

請以小孩夜啼爲證：小孩夜啼的原因在乎蟲類的刺痛，或大人翻身的攬擾，或睡得太熱

或太冷罷了，本無鬼神作怪之理。然而迷信的必誣諸鬼神，必燒化紙錠於門角以賄之。其效驗確有止啼之功，而其理則誤。因為燃燒紙錠之目的在乎放出碳酸氣（一名二氧化碳），此氣吸入肺中滲入血裏，使血流緩慢，影響及腦，少了鮮血，即起睡眠。原本燒化不限于錠，即廢紙均可，後人穿鑿誤會，以錠代紙，失其真意了。

再以人殮後，死人的房間，燃放爆竹為證：迷信者說，人死時有鬼差人，野鬼等降臨，所以燃放爆竹趕鬼。其實不然，因為爆竹中有硫磺，燃燒時發生亞硫酸（一名二氧化硫），佈滿全室，以殺微菌。

再用死人燒衣裳為證：人死燒衣裳，在迷信者說，以為人着衣服，鬼也着衣服，所以務須另製幾件錦繡衣裳燒掉，豈不錯以毫厘，謬以千里嗎？古人燒衣裳的意思，是死人所穿過的衣服，帶有微菌的，恐防傳染活人，又因衣裳不容易消毒，所以用火燒法撲滅之。

照上述幾件事看來，始作者的確含有科學的意義，而後人失傳附會，跡近迷信了。豈不是姑負了古人，誣蔑了科學嗎？從此可以曉得中國有些迷信很含有科學的價值。在二十世紀時代，不含科學的迷信，果然要打倒，然而迷信中的科學，理當搜求闡明。這種責任誰是應

負的？不是我們，是誰呢？

一九三〇，一，三。

由學校非慈善機關聯想到全國的教育 楊

「這裏并不是慈善機關，教一天的書，得一天的薪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他並不是我設想，我付大半月不作工的薪水，將如何的損失？不行！不行！」他在辦公室內嚙嚙嚙的發作。

A教員在那裏教書，不能說是「最短期間」了，有口皆碑，并非捕風捉影。他不幸的得了肺病，不能不請假回家休養，（據說教算學的教員，最容易得肺病，因為他常在白粉中討生活，將白粉吸入肺中。）那教員恐是某月上旬內走的。他家裏不是十分富足，便以服務多年資格，來要求當局將那月的薪水給他作醫藥費，因此就觸發了他。

中國的教育入於黑暗的地位了，中國的教員也沒有保障。現在的教育，為初出學校而暫為立足者的地點。初從學校出來，在社會上不能找着相當的地位，就在學校裏當當教員，候有良機就去就高棄低。教育成了這樣田地，還能收良善的效果嗎？再有那走街收賬式的教員，提着皮包，東去教一點鐘，去西講一小時，教育是這樣馬虎專以得到薪水為目的的嗎？

一般教員，身雖在學校教書，但是他們未嘗不抽出一部分的精神，來預備他們的後路。

一旦飯碗破了，也有第二條路可走。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

教員不在新資格，而在老資格。我想讀者諸君，不會否認的。老教員能捉着學生的心理，知道學生的弱點。根據其經驗來引導學生，啓發學生。老教員好比老木匠一般，他日常所用的工具，都用慣了，拿起來就可作工，新的教員，（新資格的教員），如新的木匠，（初上手的木匠）不知鑿孔應用什麼工具，畫線應用什麼東西。則使曉得了，不是將孔鑿大了，就是太小了。線不是歪了，就是錯了。恰恰等他上了門路，忽聞東家下逐客令，這樣怎能造好的器具呢？教員太沒保障了！

普觀世界教育發達的國家，沒有如此的情形。現在拿德國來與我們比較，德國的教員，從師範學校畢業之後，還要隨着老教員實習一二年，得老教員保證書證明他是有資格教學了，他才有機會在教育界活動。他一生的光陰，是在教育裏努力。國家對他有相當的保障，有養老費給他。回視我們的中國教育是怎樣？

現在各邦都力求教育發展，力求改良，而我們中國的教育，老得不堪，教授法老是不改，焉得不落伍呢？教育的方式，應根據國民性，應根據國家需要而着手。中國現在所需的教育，是三民主義教育，以教育為設施，以三民主義為目的。三民主義教育是中國救國的唯一

方針。何以言之？今就孫中山先生，黨國需要，世界潮流三方面來證明。

(一)就中山主義教育論：總理主張教育機會平等，欲達到此目的，非實行三民主義教育不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內政策十三條說：「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我們國民現在的使命，就是要實行中山先生的主張，所以教育是應當三民主義化。

(二)就黨國需要論：國民黨是建設在民衆之上，國民黨是抱三民主義教育的主張。「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都是指引我們富國的方法。若要修築道路，保護勞工等，非得實現三民主義教育不可！欲明三民主義，非從教育着手不可！

(三)就世界潮流論：就各國教育看起來，都有實現三民主義的色彩。他們雖未有大呼其口號，然而他們實在是實行三民主義教育。如德，英，美，俄諸國，可為左證。

(A)德國：德國的新憲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說：「道德教育，對國家責任心，適合意志民族精神之職業，及個人的忠誠，國際友誼，應一切學校之總目標。」

道德教育，即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就是民權教育。對國家的責任心，即民族思想。適合德意志民族精神之職業，就是民生主義。所以德國屬行的是三民主義教育。

(B) 英國 英國教育部的「教育指南」第一章裏面說：「吾等應認識學校之目標，增進兒童之智力，與健康。培養性情之健全與強毅。各生所獲得之智識分量，雖無公認之標準，但學校目的，為養成良好智理與習慣。」

增進兒童之智力與健康，是民族思想。養成性格強毅與良好習慣，是民生主義，所以英國的教育，也是有三民主義的色彩。

(C) 美國：美國內務部教育師，在一九一八年公布七大教育目標，今列於左：

(甲) 公民訓練。

(乙) 職業訓練。

(丙) 基本學科之訓練。

(丁) 健康教育。

(戊) 家庭良好分子之養成。

(己) 餘暇之利用。

(庚) 德性之陶冶。

基本科學之訓練，健康教育，家庭良好分子之養成，和德性之陶冶，是民族主義，公

民訓練，是民權主義。職業訓練，及餘暇之利用，是民生主義。所以美國也極之顯露的實行三民主義教育。

(D)俄國：俄國亦主張以下的幾條：

(甲)發展國民生產力。

(乙)培養政治能力。

(丙)發展民族文化。

俄國也明目張膽的實行三民主義教育，沒有人否認的。

世界的強國，都實行三民主義教育，可見牠的重要了。所以我便說，要求中國國強，民族發達，民權伸張，民生進步，唯一的救藥，就是三民主義教育！

一九二九，十二，廿九。

摹倣與創造

沈比德

在一個初秋的午後，疎林的地土上，也還可以似稀地辨別出太陽影兒。林中有幼童三人，或拾枝；或覓石。他們手忙腳亂，東奔西跑，爲的是要建築一座城堡。畢竟建築物是成功了。從表情看來，我們知道這些小孩們真可謂「不亦樂乎！」

『這就是所謂摹倣！』我看見小孩所築的城堡而在自想，『誰敢斷定現在建築城堡的小孩不是將來建設新中國的人物呢！』

設使小孩不願摹倣就不學習；不學習那裏會有新的城堡創造出來呢？所以摹倣力強，創造力亦因之而強。

現在更以心理學來引證摹倣與創造的關係依心理學家說，「學習」有三種型式。

(一) 試行及錯誤學習

(二) 摹倣學習

(三) 推理學習

第一種是不知學習方法而去學習，往往得到不良好的結果或錯誤，故這種學習定名「試

行及錯誤學習」

第二種，摹倣學習，學者看見他人的學習得到良好結果而摹倣之。

第三種，推理學習，這是曉得學習原理的。

綜合起來說，「試行及錯誤學習」是最幼稚的，太古人民及現在鳥類獸類多習用這種學習方法。「推理學習」可算是最高尚的。科學新發明及文藝作品新創造都賴推理學習。「摹倣學習」介於「試行及錯誤學習」與「推理學習」之間。

推理學習雖然好，但是我們不能即刻學習牠，正如在小學和中學教師不能以高深學理教授學一樣，所以欲學習推理必須先學習摹倣。換句話說，創造是由推理來的；要能推某一事物之理必須先從事摹倣。故摹倣是創造的要件。

在我國文壇上是向來注重摹倣的。司馬相如長於作賦，在文學史上他佔一重要位置。死後，一般文人多摹倣他，在這些作家中以楊雄最享盛名。於形式上楊雄的作品可謂畢肖司馬相如，但內容實不及司馬相如。這種摹倣及清代的八股文都謂之死摹倣。我國文人最易犯這種毛病。歐洲文藝復興迄十八世紀，文學上也逃不了這種死摹倣。現在我們所要打倒的也正是這種死摹倣。

此後我們應該提倡怎樣的摹倣？胡夢華先生說：『摹倣兼蓄選擇之意。選其能摹倣者摹倣之，故摹倣宜具評鑑。所謂摹倣乃描摹自然，倣效人生之謂。摹倣故宜有對家。所謂摹倣亦即學習，學所以增知識，習所以廣見聞。綜茲三義，則所謂摹倣，乃以評鑑之眼光，選擇對象之自然與人生之足摹倣者學習而摹倣之。探事物之眞際，集諸家之菁華，發而爲文…………謂爲創造之成功也可。』

經濟學家以節省爲目的，探險家以獲現爲目的。在文學上，摹倣兼有以上兩種利益。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是不會因時代而變遷的。其不同處全在表現情感之工具——文字——如他人對於某種情感已有極經濟極美妙地表現文字，那就不必多下工夫，以免重複。如果將這種力量移到別方面工作，其成功當必更大。這種摹倣於文藝創作上確實省力不少。文學上的分工，正如科學上的分工一樣，古代作家不能爲現代人寫真；現代人不能具有古代作家的作風；故各人應就個性所近去觀察自然與人生，將複雜的情感完整地表現於作品上。因爲有這種分工在文學上常發現不知多少名貴作品，這就可謂文藝上的獲現。

文藝作品之要件是組織，結構和美麗。古今中外各成功作家至少都須具有以上各條件。現在有志文藝創作者不要以爲創作是一件難事，應該多下工夫研究各名作家作品，摹倣其菁

華，更當努力開新途徑，創造新作品。英國批評家雷勞子說：『創造自屬天才之特著，若吾人能本經驗，習於他人之創造，當益可聯生創造；猶之得他人之思想，乃聯生思想也。』

「i」解

楊雨人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晚，訪吳一峯，宋君伯韓於教員宿舍。手談茗戰，樂而忘倦，待返寢室，以神思越度，未能遽入睡鄉；因起，翻閱陳書，得韓愈獲麟解。即以「i」爲題，仿作一篇，留爲紀念，亟投登滬潮，以博閱者一粲。

「i」之爲昭昭也，形於數，用於理化，間出於光電科學之書，雖初中小子皆知其爲虛數也。然「i」之爲物，不廣於用，不恒見於書本；其爲形也不類，非若萬，千，百，十，四，三，二，一然。十百吾知其爲千，十千吾知其萬。惟「i」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非數也亦宜，雖然，「i」之方必有負，一爲其答，「i」爲負一根也，負一者，自乘「i」，「i」之果不爲非數也，又曰，「i」之所以爲「i」者，以意不以形，若「i」之用，不含數值，則謂之非數也，亦宜。

從三民主義的立場來觀察和分析國家主義

無政府主義馬克斯主義及列寧主義

潘樹藩講
金源筆記

在沒有講到本題之先，有一點應請大家注意的，就是今天並非來宣傳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斯主義及列寧主義，却是來認識和確定總理的三民主義之真價值，因為我們若然要看出一件事的優劣，非把別椿事拿來和牠比較一下不可，所以今天所講的題目的立意，亦本於此。

什麼是國家主義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先把牠的內容詳細分析一下，再來下個定義。

1. 國家主義的內容 我們一談國家主義的報紙，如醒獅孤軍大江等，便常看到他們的口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這兩句話。所以他們的綱領，無非要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然而他們一面想內求統一，却不主張打倒軍閥。高唱外求獨立，却不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其所以如此的理由，就在單靠上層社會的人物，資產階級的代表來領導革命，結果必使與軍閥妥協，雙重的來壓迫民衆，因為軍閥和資產階級的代表紳士等，利害相同，都想要來剝削民脂民膏的。不打倒帝國主義的原因，是因為僅謀自己民族的富強，不管別民族被壓迫與否，同時資本

制度與帝國主義同出一轍，一旦帝國主義被打倒，資本制度將連帶的崩潰了。我們且看看他們以何種方法去實行「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我可敢大膽的說一句話，他們毫無具體的方法，除了一種雖殘刻而無用的野戰法以外，徒是一種高調而已。對於政治上經濟上依樣遇對內是一個特殊的統治階級，對外是一個帝國主義的雛形，這是可斷言的。如所說來，可把國家主義根據以上的情形來下一個定義：「國家主義是一種主義，在民族上，不過是外抗強權，僅謀自己民族的富強，不問別民族被壓迫與否，戰而勝，便形成爲帝國主義，在政治上，不過是推翻舊的統治階級，甚或與其妥協，而建立一種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不過鞏固資本主義的國家組織，所以他們縱然高唱全民革命，充其量不過是第三階級的革命吧了。

2. 國家主義的崩潰點

a. 國家主義是反世界的侵畧的。牠絕對不主張世界革命，但求富國強兵的狹隘的觀念而已。

b. 國家主義在政治上不主張階級平等單倡虛偽的賢人政治

c. 國家主義在經濟上是擁護資本制度剝削貧苦農工

d. 國家主義不管別民族被壓迫而與之聯合革命自謀富強罷了。

e. 國家主義無具體的方法，單用呐喊的口號是不足恃的。

f. 國家主義很容易形成帝國主義或反革命的法西斯帝。

現在來談談無政府主義的究竟。無政府主義，是一個以自由爲中心觀念的社會思想，否認權力和法律對於社會生活有必要的思想，就是用不到有法律強制的社會爲理想，所以牠根據了自由爲中心的根本觀念，來反對所謂統制，從國家，從法律從一切種類的支配，完全自由出來。因爲牠肯定的認識權力或法律等都非但對於社會沒有益處，反有種種的害處。我且比較詳細的說明無政府主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觀念。

在政治方面來看，牠主張把國家根本消滅，抵抗內外敵人來保護各個人自己，完全放在自由的境地上，來發生調和的共同生活。牠更進一步的說明所謂內外敵人，大體因爲有了國家做種種事情而生，一切個人都自由時，不會生出那種防衛自己之必要，即使生出那種必要時，多數個人也能自發地以自由意思結合起來防衛，用不着什麼國家。它既然根本否定了國家，所以它主張否定一切種類的——不論現存的或將來要制定的——法律。它以自由意思來

代替法律，不必要用支配各個人行動的外部之強制。

在經濟方面看起來，有兩派的思想可分別：

1.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普魯東就是這派的代表。承認私有財產制度，不過它同時要改造現在的不正義的私有財產制度。在牠的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以個人人格底自由發展或活動取得財產。

2. 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克魯包特金是代表這一派的。否認私有財產制度，在狹小的地方的，自治的，獨立的自由團體底內部，來實行共產主義，然而它與在廣大的範圍內集中地來行共產的共產主義，却不可混合一談。

總結起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主義，反對一切的統治，一切的權力，和一切的支配，以無政府，無國界，無種族，無宗教，乃至無姓氏，無家族爲口號，以求達到無治的大同世界。」

要批評無政府主義與三民主義孰優孰劣，最好用胡漢民先生語：「無政府主義的最終目的爲無治，爲大同，與三民主義目的完全一樣；但其最大的弱點，在于沒有實現大同的方法。牠有世界革命的願望，却無世界革命的方法與行動。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比無政府主義

更博大，與無政府主義有同一之目的，而其方法則爲無政府主義之所無。因爲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由權與能之分開，由打破強權就可達到平權，由平權達到無權，無權就是無治。再加上三民主義之連環的實現，民族由平等而至無事，民生由平等而至無階級無貧富，這豈不是世界歸於大同了麼？

到了這一步，文化一定極優美，道德一定極高尚。所以我們可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現在來講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之成，可說由下列幾點合構的。

1. 唯物史觀 馬氏以爲社會非固定不變，必循序而進，其變化的原動力，就是生產力。大凡生產力變化，社會制度亦從而變化。

所謂生產力者，就是指物質的生產力而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結合，謂之經濟組織。經濟組織，算是社會的真實基礎。一旦經濟組織發生了變化，那末其他制度，如法律，政治，道德，宗教，文學等，也因之而變化。所以馬氏主張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

2. 階級鬥爭，馬氏以爲社會上祇有兩個利益不能同的階級對立，就是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他看到社會上總因爲少數的資本家，層出不窮

的來壓迫多數的勞動者。他又看到政治上都被資產階級操縱一切。爲了這種理由，他以爲多數的勞動者應該起來和資本家或資產階級肉搏，以不妥協的精神把他全部推翻而代替以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馬氏主張社會之進化，必以階級鬥爭爲手段。

3. 剩餘價值論 馬氏的學說講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因爲勞動是產生一切價值的唯一源泉；又以爲十八世紀末葉產業革命以後，勞動者變成無產階級，不能自己利用其勞力，更不能享受其勞動所產出的新價值——即是扣除勞動者爲從事生產所消耗的原有價值後剩餘的新價值——剩餘價值，反被資產階級掠奪以去。

4. 資本集中 資產階級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掠奪而得的剩餘價值，除以一部直接供享樂消費之外，其餘的大部份投到舊資本中去，從事「擴張的再生產」，循環反復，資產階級所得的利益日增，到了結局，社會上的資本，僅集中於小數資本家之手，而形成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惹起空前絕後的階級鬥爭，造成資本主義的墳墓。此次本集中說和剩餘價值說是馬克思對於現社會的解剖。

5. 社會民主主義 馬氏聲言古代之自由民和奴隸之社會，發達至極點，自然崩潰而成封建制度之社會。封建制度之社會，發達至極點，自然崩潰，而成現在的資本制度之社會。而

資本制度社會，發達至極點，亦必自然崩潰，而形成未來之社會主義制度之社會。

總上看來，有許多的地方，實可非難的。現在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來批評馬克斯主義，可分幾點：

1. 歷史的重心不在物質而在民生馬氏以為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我們知道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所以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2. 馬氏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換句話說，以階級鬥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我們認為不確的。因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所以是進化的惡果，不是進化的原因。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

3. 馬氏只知道盈餘價值是勞動的結果，應當完全歸之勞動，却不知道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在生產方面或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的貢獻。

4. 馬氏對於將來的社會，主張一種無資產階級獨裁政治，更進而至共產主義之社會組織，不知無產階級專政，很容易形成一種變相的壓迫階級，或者是一種特產的統治階級。空想

的理論是不足恃的。

現在來談談列寧主義的究竟，有無批評的地方。

列甯主義（或稱布爾扎維克主義）爲馬克斯主義之一派，大體承繼馬克斯思想，所不同的，不過戰略上的差異罷了，所以嚴格說來，列甯思想不能稱爲主義。同時馬克思主義與列甯主義不同的地方，約有四點，此種不同都是表示兩者自身的弱點和矛盾：第一，馬克斯說：舊的社會組織，發展到了某種階段，現存的社會制度，便反成了社會發展的桎梏，而同時新的社會制度產生的條件，也便在舊社會中孕育完備了；此時社會革命纔能發生，纔能成功所以他當日以爲在社會生產業已到極度發達的英美等國，社會革命在最短期間即可成功；但是列甯則謂社會革命，雖能發生於產業發達的國家，然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反而最容易發生在工業最發達的英美，反難於實現社會革命，所以他在蘇俄實行政治革命以後，即以政治的力量，人爲的製造社會革命的條件，使蘇俄飽嘗了赤色革命的滋味；這一點便是暴露馬克斯主義的空幻和列甯主義的殘酷與墮落。第二，社會革命的實行，馬克斯主張各國情形不同，可分別採用議會政策或直接行動；而列寧則發狂似的崇拜暴力，祇以流血的暴力主義用於蘇俄，並竭力掀動各國的革命內亂，以期實現絕對的階級獨裁政治，壓迫一切民衆，這更是由

馬克斯主義到列甯主義窮途墮落的致命弱點。第三，列寧主義因為要在產業不發達的蘇俄，以人力製造社會革命，所以實行利用農民的政策；在一九〇五年，專排斥大地主，而聯絡中農和貧農；一九一七年則使中農中立，聯絡貧農以打倒富農和大地主；到了斯大林執政的近年，則又對於富農處處讓步了；這是列甯主義始終不能一貫的明證。第四，列甯新立的理論，還有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他肯定當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衝突時，便應犧牲前者，而保全後者，但是他在東方，卻高唱弱小民族獨立運動，這是和馬克斯主義不同的；不過列甯援助東方弱小民族的目的，是為實現並鞏固其暴力主義的無產階級獨裁政治，所謂擁護民族利益，是結果不過是一種騙局。

總結起來，四種主義都因本身或時勢環境發生了上述的崩潰點，而總理的三民主義，却採取各派社會主義中之優點，以創造解決中國問題及世界問題的理想和政策，無怪胡漢民先生說三民主義是博大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進化定律為樞紐的主義了。

配偶論

顯揚

求偶乃生物的天性，自人類以至飛禽走獸，花草蟲魚，都直接的，或間接的搜雌雄來配合。這種現象，并非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淫慾」。我們要明白，地球上人類能夠一天一天的永續下去，生物能够逐日的繁殖，完全是靠雌雄的合作。動物則交合，植物則開花結實，目的都是要留種，所以地球上的動植物不會消滅，世界便這樣建造起來了。

在春天的時候，生物求偶的現象，是異常顯露的。那柔和的陽光和溫暖的空氣，喚醒大地一切，春情由是萌芽。人們好像由地獄裏逃到樂園中，人人都想實行著周禮的話「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一般愛慾旺燃的青年，渴望女性的心，如久旱之盼甘雨。羣鳥相率歸來，高吟求偶之歌。各種獸類，潔其皮毛，求對方的青盼。蟄眠的昆蟲，匆匆的往來，忙於春事，由此可知動植物求偶的方式雖不同、但渴望是一樣的。

人類生在世界上，忙了一世而後死，感覺得世事好似黃梁夢，黎首忽結幾重霜。這種枯燥乏味的生活，有夫婦的互慰，感情的安撫，一切痛苦都可忘了。古人說：「大禮三千，婚姻最重」，又說：「配偶本是天緣」。西人也說：「婚姻乃上天賜與人類的一種最高幸福」，那

麼，天生民必賜之以偶，必給之以幸福，以減其倦怨的心。可見配偶在人生的地位上，可說是「惟我獨尊」了。

中國以往的婚姻是專制式的，賣買式的。逼於父母之權威，誤於媒妁之妄言。「嫁鷄隨鷄」這種荒謬的論調，反目爲婦女的貞操，由是釀成怨偶，夫妻不和，人生最高的幸福去矣！現在中國正處新舊過渡的時代，弊端更多！少年太趨於維新，而老人太迷於守舊，因此常有不相融的事件發生。脫離家庭羈絆者有之，頓尋短見者有之，携情人私奔者亦有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恐是老人固執所致吧？青年男女，忽受潮流的衝動，好似籠鳥得自由，往往爲慾念所動，而結爲夫婦，目前的慾望，雖可達到，但未來的煩惱，又非淺鮮，卒以離婚結局，這時才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爲時已晚！日前民國日報，「閒話欄」中，有一編文字是論到這樣的問題，我現在姑且把他引用一吓，亦可算是揭破婚姻太易離合的一種黑幕。

「一男子和一女子」發生愛情，雙方的熱度達到沸點，將訂婚的時候，男的對女的說：『非你我終身不娶』！女的也對男的說：

『非你我終身不嫁』！

果然有情人算是成爲眷屬。

男說：『你真是我的終身伴侶！』

女說：『你真是我的靈魂安慰者！』

過了些時，愛的程度，由沸點而漸降，他們不幸的反目了。

男說：『我早知你是這樣人，我寧願終身不娶！』

女的也惡狠狠的說：『早知你是這種人，反不如終身不嫁！』

他們突然宣告離婚了。男的去找第二個非她終身不娶的伴侶；女的也去尋第二個非他終身不嫁的身心安慰者！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究竟有幾個終身伴侶？這樣深妙的問題，委實令人不明！這恐是新青年太趨於維新所致吧？

擇偶既是如此的難，凡我拜倒在旗袍下的青年們，就應該慎重其事了。我個人的意見在未婚以前，須解決後列諸項。

(一) 經濟是否能獨立？真正的愛情，雖不以經濟爲要務，但經濟不能自立，其魔力可以破壞不堅固的愛情。現在金錢主義的勢力，又日見伸張。沒有錢就沒有立足的地位。譬如你愛上了她，你必須罄你所有的來貢獻於她。但她是「拜金主義」的人，你所給她的，不能克勝

她所想的。那嗎，感情破裂矣。則使你能僥倖結婚，你不能維持家庭生活，入不敷出，無論怎樣，不易敷衍下去，終久是落的不好收場。所以經濟不能獨立的，慢談結婚問題吧！

(二)是否適結婚的年齡？世界各國，對於結婚年齡，各有不同的主張。我們中國倘有趨於早婚一面的，此種壞風俗，政府應當嚴禁。早婚的男女，身體未有完全發育，在健康上有極大的阻碍。所生的子女，必是瘦弱的種子。苟結婚早而不節制生育，則經濟的負擔不輕。家庭生活方面的，將來子女的教育費方面的，嫁妝方面的，漸壓在一人肩上。則使富足的人，結婚後有父母供給費用，自己還能在學校裏念書，但他能否專心於書本上呢？所以未達到結婚年齡時，也慢談結婚問題吧。

(三)是否明白愛情怎樣維持長久？感情是靠彼此維持，彼此相諒，才能繼續永久。古書說：「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這個「疑」字實是最壞的東西。夫婦彼此不能生疑心，應當彼此剖白，須由愛情而進於恩義。此外還要相勉，善的相力作，惡的相規勸，抱勤儉的寶訓，來補救經濟問題。若結婚不明了這種種的問題，想方法來維持，很難實現快樂的家庭。

以上的種種都解決了，便可作第二步的工作，一選擇，近來青年男女對於擇配一事，趨向正途的雖有，但陷於邪道的不少。是最大的毛病，是太注重錢與貌。甲有錢則愛甲，甲沒

有錢時，則棄甲而愛乙，由乙而愛丙。又如李美，則愛李。但孫又比李美，則棄李而就孫。誰料錢比孫還要婀娜，則又捨孫而就錢。「朝秦暮楚」，不知所歸宿，像這樣的情形很多。爲防以上的毛病，不能不立目標，以控制貪婪的心。現在將目標列左，按條討論。

(一)相當的年齡。男子至少要大女子二三年。女子比男子易老，很快的會失去其美顏。男子多半喜歡美的妻子，爲使女人持久其丰姿，男子須比女子大。男子在三十幾歲的時候，并不見得其不如二十幾歲的。但三十幾歲的女人，便不及二十幾歲的。這一點是要注意到的。

(二)有健全的身體，高尚的道德。健全的身體。是重優生，高尚的道德，是重品性端方，人格修養。沒有壞的惡習慣。

(三)有耐勞的精神，好整潔樸素的習慣。從前的女人，多靠丈夫的供給，沒有耐勞的耐性。現在是主張男女平等，男子既然要耐勞苦，而女子也要吃得苦。一家的整理，佈置，能使人一見生快，全倚女人治家能力如何。

(四)有相當的智識。從前以爲「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樣的見解，今日不復實現了。我們曉得教育爲人生所不可缺的東西，教育的步驟，以家庭教育爲教育的根本，領導子女的，又

以母親居多。人初生下來，無知無識，受母親的引導，慢慢增長經驗，而見聞日廣。孟子幼時廢學，幸得其賢母的戒責，後來成爲大儒。所以女子有智識，是很重要的。

(五)性情投合，可以組織和諧的家庭。夫婦的性情要相近，「夫唱婦隨」，這一層多半人都顧得到。藝術家與藝術家結婚，體育家與體育家結婚，文學家與文學家結婚，音樂家與音樂家結婚，這樣藝術上互相研究，當有更深造的可能。

(六)端正的外表，有自然的豐姿。這一層恕我不贅述了。美之於人，各有不同的看法。我看她不美，你看她却很美。這個斷語很難下，讓諸君自己去觀察吧。

談到這配偶問題，我亂七八糟的寫了一大篇，是否合理，還請示教。最後祝未婚的諸君，將來得一個賢如孟母，美如西施的終身配偶。已婚的諸君，也能組織一個熙熙然充滿着安定和諧的家庭。

一九二九，十二，廿二。

論中學國文的教法

(張捷克)

在我看到一般中學畢業生服務於社會上的國文成績之後，不能不膽戰心驚！同時一班國文教師，也理應提起研究，這究竟是為什麼緣故？成績好壞雖然在學生平素學習方面去攷察，但教學法的良否，亦大有關係，推究其因不外教者受傳統方法的綑綁，而學者或認為機械例行的科目以至遺誤。結果：教師自教師；學生自學生，無怪乎一般中學畢業生國文成績如此的低落了。

作者命題的如此，原是受過教師之傳統的教學法而有所感啊！那末，今天所寫出來的意思，就是本着過去的背景，來討論中學國文究竟要怎樣去教？本文所研究的分下列四項：

甲、中學國文科的目標是怎樣定的。

乙、本生活環境引起學習的動機。

丙、本學者的需要斟酌質量之多寡。

丁、作文題須根據學者理解力的程度。

甲——在中學這個階段中，說是使學者國文怎樣精通，這句話未免離題太遠。我想釀成

這種成績不佳的癥結，是否是教師們疏忽於教學的目標呢？還是隨教師的意向之所趨，好惡之所移把學生們的成績弄到這步田地呢？中學國文之教學，我想要有以下之步驟與認識：

A 低年級是樹基時代——字義，字解，造句，段落，篇中之起，承，轉，合，當然一步都不能放鬆，到高年級的時期，學者罷度自少拖滯之弊。

B 養成閱讀普通書報的能力——這句話，關係修學匪淺！一個人想得一種智識，只在刻板式的書本上去求是很難，非做課外閱讀的功夫不可。

C 正確思想和發表的幫助——思想問題在現社會青年行伍中，殊堪注重，尤其是在念世紀國民革命的中國更加要關心，稍一不慎，迷入歧途，挽回遲了，多少青年是墮落在深水熱火中！（所謂迷入反革命的集團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等）教者不是徒使學生多識幾個字；多讀幾篇古書，算盡了教學的能事，於課本之外，還要負起學生思想指導的責任咧！就是說如何領導學生到思想正確的道路上去，這樣辦法在介紹課外讀物時更須留神。至於如何幫助學生發表正確的思想，這件事不要多討論，只要多多使他有所發表的練習，然後再經教師糾正好了。

D 養成生活需要的技能——這個目標，恐怕是環境的要求吧？譬如那些過去的舊學先

生，多少還有一點國文的技能，什麼應酬文等等都可以應世要求，我們不是景仰古董家的，的確是我們的需要喲！其他什麼集會速記的技能，當然也要養成，滿腹飽學，無濟於應用，也是枉然！中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很要緊，所以中學生國文成績的得失，能影響到中等教育。

E 國文與其他科學的關係——張南通先生說：『國文爲通各科學之母』由這句話可以論斷國文的價值，學一種科學，國文沒有明達的根基是不行的。從此該可以曉得國文是研究學術的利器了。研究西洋學術也是如此，國文程度不高明，便不能精通他們文字的巧妙，既不能精通，那就碍難非常！中學國文教師必須接受這項的使命，爲學生研究高深科學之預備，在這個時期內，要分別指導有志升學者的瞭解，毋庸懷疑的了。

F 欣賞別人的作品使學者要學做——學就要做、教師教授過了，學的歷程中過去一半，那一半就要學者自動的去做去摹倣，不經過這樣順序，便與『教學做』違背了！既違背，不能說是健全的學。

乙——國內中小學校發現了一種普遍病象，學者與所學的應用，是首尾不呼應的，不能呼應，那能談到運用問題？這不在本文範圍的，可以不多述，單就國文一科而言，也免不了

這種毛病，過去的教授國文，沒有把『學而致用』的原素放在裏面啊！教育即生活，生活即環境，使這種連環性要打成一氣，我們怎能漠視生活上國文的需要呢？我見一班國文教師例行一種的教學法，上來講課題，既則解課文，有筆記就抄一點筆記，末後再讀一遍，就算完事，既無方法又欠技能，學生的需要無法以償，反使陷於苦窘，無味，打盹……的境界了。初年級遇到這樣事實格外危險！為補救此缺陷起見，非引起學者的動機不足以接受教師所要教的功課（這些東西當然是學生所需要的。）

需要的準則或者如下面的幾項：

A 偶發事項——例如某日學校要開什麼紀念會，某日要開某君的追悼會，這就是教授應用文很好發動的機會，在這時去教學生，學生自會容易去神領意會與樂意的接受。

B 能讀能寫還要能說——不管往古或現今，一人負有這三種本能的太少了！儘管學問很好，有意思苦於口而說不出來，過去的弊陋，我們要矯正，所以學生說話機會，要代他們特別當心，如講演某種問題；辯論某種是非，都是練習說話唯一的好途徑，將來處身社會，是少不了的準備。

C 寫也是很要緊——遇着什麼名人演講，徒能領畧不算好，還要能記下來。這個學習

的方法很容易，不妨每學期抽出一些時間，教師或學生登台演講，其餘的人都從事筆記，復由教師個別的審閱與批評，這種需要在將來正多的很啊！

D 教材的興趣與設計——教材的注重之點有兩種：（一）全校每學年國文教材要有統系的預算，每學期都應該排列好，這個學生畢業後的國文程度，究竟達到什麼限度？（我說到這裏，想到學校因校長之更換而常定教員之去留，這是教育工作人員之沒有保障，各省行政人員要與以教育工作人員期限的保障才好，不然，也談不到什麼計劃與設施，此固本文以外問題，因關係及此，爰述而出之，而為教育執政者進一言）凡任一校國文教師者，當要在可能範圍內，儘量的去計劃課的程序之先後緩急。（二）解決了第一步；才好談到第二步興趣設計的問題，教材不問課本與講義的編定，總要以興趣為設計的中心，只是抱着十年前的老日歷看，那裏會適合時代呢？無論教授國文今文或那一種體裁的文，必須千方百計，苦心研究使學生如何能生興趣才好。

丙——這不是因材施教，完全以需要而如此的，亦可以說是專為清寒無力升學不得不服務於社會的學生而研究的，每見中學畢業生，服務於社會最感覺的是國文不好的痛苦，為他們無力升學計，那學習國文的機會，便要為他多生出一點來——（課外補習應用文等）事先

儲蓄，自無慮於將來了。所謂質量斟酌多寡的原因，就是因此。

丁——在國文教學的商榷中，作文題目的研究，多少要注意一點。夏宇衆中學國文科教授之商榷上有一段說道：『（一）題旨迂闊，與現時社會情形不切者；（二）題旨雖屬現時切要之問題，然或浸入政治、倫理、哲學等專門學技之內者；（三）題目雖屬歷史上著名人物之事蹟，然其人其事……有極深遠複雜之因果關係，非中學生理解力所能了解明辨者；（四）無上述三種之病，然若記事題而確無記事實與偶發事項者，論說題太陳腐庸淺不足以淪發生之思想者，亦非中學校文題所宜。』

以上所說都不宜於中學文題者者數端。我們要想學校作文能供給學生的需要，那就不能專靠單調命題式的作文了，必須多方面變換作文的方式才可以。

本校之總理誕辰紀念會與鄉村展覽會 策

爲什麼要紀念總理誕辰，又爲什麼要開鄉村展覽會，總理誕辰與鄉村展覽會有何關係？我們紀念總理誕辰，是有重大的意義，我們自然要發生多少的重大感覺。先總理爲什麼抱着艱苦卓絕的革命精神，困苦顛沛的創造國民黨，去幹那險阻的革命事業，奔走呼號，力行三民主義，博大精湛的手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他無非是爲國、爲民、爲世界；所以情願犧牲了地的一切，爲人們謀福利。

他在青年的時代，就充滿了革命思想，與下層民衆結合，擬得中國民族之自由平等；和達到世界大同的目的。可見他所做的事，都以人民爲前提；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然而我們學校裏爲什麼要在這總理誕辰舉行鄉村展覽會呢？這也深有含意；蓋先總理的主張：凡是對於民衆的工作，應當要積極地進行。鄉村展覽會是鼓勵農民有發展的機會，把他們一年中的結晶品供獻給大家參觀、獎勵、批評、和指導，而城市裏的工商品也展覽着；讓鄉人們鑒賞。藉此可以互通聲氣，交換意見，在學校方面可把那鄉村教育，農事學，及衛生學等等，可盡量地發表出來；並備述總理的精神和經歷，使他們認識而起信仰。

不過照本校這樣底舉動，固屬很好；但尚未澈底地盡指導之責任，惟形式上表現罷了。鄉民們以爲素來閉關自尊的學校裏，今日也大開方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接踵乘興而來。吾看他們不是抱領賞主義，定是含着戲的熱情，也不知道叫他們來的是爲什麼？像這樣轟轟烈烈地過了一天，對總理的民生主義，恐怕未必能够顯著罷！

總之：利用這偉大紀念日，來做些服務的工作，這是何等地有價值呀……

我以一顆最誠懇之心，來供獻給諸位；希望在這紀念日中，懷着總理的遺訓；抱着犧牲的精神，到民間去，指導他們所未知的，發展他們的技能，務使他們得着一種認識；得着一種改的機會。庶不失鄉村展覽會之本旨，也不負這個偉大紀念日的意義。完了。

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寫于高中宿舍

雙十節與拒毒

王端璞

關於雙十節與拒毒這一個題目，我們可以把牠分成三方面來講：

一、雙十節紀念在中國民族解放上的意義。

二、拒毒運動在中國民族生存上的意義。

三、我們要怎樣去紀念雙十節與促進拒毒運動的成功，現在我們先講第一項：

雙十節紀念在中國民族解放上的意義。

諸位！我們知道中國的民族因為受了專制政體的影響，數千年來都過着沒精打采頹廢的生活。在一八三六年的時候，英國人竟敢以滅國亡族的毒物鴉片輸入國中。當時，我們的政府，如果有力量去和他抵抗，豈不甚好！可是，諸位！這一個平時欺壓人民的專制政府，並不能替我們做這回事！結果，在一八四二年的時候，同英國人對敵的軍隊吃敗仗了！香港拱手讓給英國人了！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塊地方都寫下了賣身紙似的押給別人！而我們首先倡禁煙之議的先覺林則徐先生，又無故遭了謫戍！這回事，對於我們感覺遲鈍的中國民族，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因此，後來有幾個先知先覺都知道中國民族的危殆非

先從推倒清庭專制政體無以解放全民族的自身而圖謀自存。雖然洪秀全鬧了十五年征服了十多省，結果並沒有革了清庭的命。後來，我們倡導三民主義的總理登高一呼，應者四起，卒把具有數千年資格的專制政體推倒，使我們全民族在中國政治上得到一個空前絕後的解放。至於那些挾毒藥以危害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在鴉片烟戰爭裏把一炮轟得了法以後，便今日來割我一塊皮，明日來剜我們一塊肉，肆行侵畧不已；但一自國體變更以後，他們也就稍稍遏制其野心了。因此，我們知道紀念這已經過了十八歲的雙十節，無論在政治上，國際上，對於我們民族解放的價值，都非常重大的。

第二，我們再講拒毒運動在中國民族生存上的意義；我們可以分兩點來講：

(一)我們要認識鴉片所給與中國民生的影響。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那末，鴉片對於民生將有若何的影響呢？現在我們從人生上說，所需要的的是「自由」與「快樂」。現在吸鴉片的人却生生的將一生的「自由」與「快樂」被鴉片剝奪盡了！因為當他們烟癮發作的時候，眼淚也出來了，懶腰也要伸了，往往將應作的工作耽誤掉。這樣為人還有生趣嗎？從社會生存上說，所須要的是「生利」與「進化」。現在吸鴉片的人，不能奮力去作工賺錢，自食其力，反要向他人乞憐，變成一

個分利無用的人；又因爲他們的意志和身體都被鴉片困束住了，毫無創造的能力，社會又何能進化呢？！從國民生計上說，所需要的的是『物質生產率須超過人口增加率』。據可靠的調查，中國每年在鴉片上的損失有十二萬萬至十六萬萬之多，假使將這許多的金錢，組織人工產物製造所，那末，人民產物的生產率，必定增加，同時也可以免去若干國民難決的問題了。我們再從群衆生命上說，所需的是『個體負責』與『各個體互相合作』。現在鴉片的人，自己一己的責任還負不了，更何暇去負羣衆生命的責任呢？他們既是自己整理不了，自己又何能與羣衆合作呢？！

以上所說的鴉片所給與中國民生的影響。

(二) 我們要認識鴉片是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政策。 帝國主義侵畧中國的方法，真可以算是花樣翻新，各色俱備了！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想滅亡中國。現在中國所直接受到鴉片的影響，已是衆目昭彰；就是南洋羣島，華僑聚居之地，亦幾無不實行鴉片公賣！諸位！這帝國主義者的鴉片政策，是何等令人寒膽驚心呢！

總之：鴉片一日不除，中國民族一日不能生存！因此，拒毒運動無論在民生上，救國上，對於我們民族生存上的價值，都非常重大的。

第三，我們要講怎樣去紀念雙十節與促進這拒毒運動的成功。

雙十節既然是在中國民族解放上有重大的意義，而又是我們的先烈犧牲了無數的頭顱和熱血而爲總理首創的國慶紀念日，我們自然要如火如荼的去慶祝牠。不過，在拒毒運動尚未成功的時候，我們要紀念國慶日，只有一致起來促進這運動成功的一路。因爲鴉片的爲害，既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可怕，那末這運動的成功，就是民族生存的關頭！所以我們無論在直接的去喚醒民衆反對鴉片公賣，收回關稅，收回租界，嚴禁種烟；或是間接的去檢查體格，提倡體育，總要萬衆一心，始終不懈。若是稍事因循，則不但中國國亡無日，就是中國民族也要漸漸歸淘汰於無形了！

諸位！在這一個歡欣鼓舞的國慶聲裏，我們要紀念那手創者百折不回的精神，我們更本着這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促進這拒毒運動的成功！

環境的趨勢

黃恆章

樸和我從小就在一塊兒玩耍，後來我們又同考進了W校，因此更加親密。他是一個很樸實的少年，家裏雖然還稱豐裕，可是從未看見他輕易地耗費一文錢，平素總看見他穿着一身土產的布衣。

一次我們正在課室裏閒談着，忽然有一個時髦的女郎跑了進來，大概是找什麼人吧。好事的Q看見是女性，馬上便湊了上去搭訕着說：『女士找誰？我替你去尋好麼？你……』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輕輕地說：『阿Q的艷福真是不淺』。樸聽了後即帶着笑容的罵了他們一頓。他以為我們既應該有好色的思想，尤不當有嫉妒的觀念，別人都以為他太拘束太道學了，不常和他談話。但是我始終和他很好；不然，他更要感覺寂寞了。

暑假到了，他家那所幽雅風涼的後花園是我們唯一消遣的地方。我倆坐在小池邊的亭上看那來往游泳的金魚；有時我們下象棋，或在草場上玩球，真是愉快極了。自在無比的生活，快要將整個暑期耗盡，我們正預備上學去的時候，他的父親忽然將他們都帶到S埠去了。

他走了，我極其感覺寂寞，可是音信往來，仍無間斷；但是日久了，他來信漸漸稀少了。

。最近一年中，簡直沒有接着他的一封信。

不多時W校起了學潮，暫時停辦，我得了父母的同意，直到N城去求學去。

那次我到虹橋去看姑母——她是老住S埠的，我來此地念書一半也是因為有她的照顧——經過F路，忽然有一個衣衫襏襫的青年乞丐低着頭叫了我一聲。我正想掏錢給他，但回頭仔細一看，不由令人一驚，原來却是久不通信的那位朋友。

他和我在W校念書的那年，他的父親因為被某富商聘為S域Y公司的總辦，就將所賃的房子退了；一切家具都變賣，帶了妻子搭着火車往S埠去。這時樑的求學問題，也只得暫告結束地隨着他的父親向那目的地去了。

H路二六五號的一所洋房——很優美的，就是他們的住宅。屋內光線充足，空氣流通，自不必說，而尤其使他們滿意的，就是租金低廉——在S埠是再沒有的了。這是Y公司某股東的房子，特地讓一座給他們住的。

一切都可說是安置妥當了，樑也要籌備進學了，他們到S埠的時候，正是各校開學後的第一星期，他焦悶急了。這天，他到馬路上去買點東西，忽然遇着了一位老友C君介紹他到某大學——野鷄大學——去讀預科。

這所大學是以營業爲宗旨的。來者不拒，所收的學生，真是良莠不齊。其中除了少數正式爲讀書而來的外，其餘的不是被某某校開除就是抱住旅館的性質而來的了。校中各門功課都是有名無實；教員上課是從來不點名的。學生們隨時都可自由出入。具有這些特色的學校，正合乎青年學者——一般意志薄弱易被引誘的青年——的心理，所以學生倒是濟濟一堂，爲數不少。

樑恐怕荒廢了學習，真沒奈何的也就不暇選擇的進了去。

『跳舞去罷，今天又到了一位藍媚的舞星，去玩玩罷』。『跳舞不好，還是去看新到的珍妮蓋諾（Janet Gaynor）主演的有聲電影吧』。『是的，這是最後的一天，切不可錯過了這好的機會；況且她——珍妮蓋諾——現在結了婚，以後她表演的片子，恐怕不可多得吧』。最後他們議定還是到卡爾登影戲院去看電影了。

夜深了，他們——同學們——回來了，最早也要在媳燈以後，他們口裏還不住的哼着，唱着，嬉笑着，和議論着，一切一切，都使樑的腦中受到深刻的印象。

他太孤寂了，他們都不和他來往，除了他那朋友C有時和他講幾句話外，同學們都是很奢侈善揮霍的，儉樸的樑怎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呢？但是日積月累，同學們的一舉一動，在他

看來，一方面雖然仍是看不起，一方面也不免心中有些怦怦然了。

將達成年時期的樑，有時聽見同學們談到麻耳的話，也不禁臉紅耳赤，週身發熱地興奮一下。大概是受了他們的誘惑吧，他終於不得不隨環境的趨勢而變遷了。

在舞場中——S埠最負盛名的一個舞場，忽地增加了一個翩翩的西裝少年。從他那革履行動時發出的『沙沙』聲，表鍊和戒子所反射出來的金黃色，一切一切，裝飾在這豐姿少年的身上，直不知起了多少拍馬朋友的追隨，舞和姨太太們的垂涎。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素主儉樸的樑，居然能變成另一個人了。

樑自從踏進了交際場中，他在同學方面領教了不少，想出種種法兒，藉故向他父親索款。

一天，他們又從舞場裏跳完茶舞回來，時間還很早，C建議說：『跳倦了，橫豎時間還早，吃了飯，不如到密司汪那裏去談天吧。』

『那位密司汪？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又不認識她，怎好去她那裏呢？』樑羨慕似的這樣的問着。

『不要緊的，她是密司特汪宗的妹子。她很善交際的，舉止又大方，真是不易多得的女

子。等會我介紹你認識她，讓你們做個朋友吧』。

晚飯完了，他們僱了一輛汽車直向密司汪的家裏開去。剎那間，目的地到了，由C領導進了屋子裏去。忽然有一美貌女子從樓上跑了下來，樑以爲她是密司汪無疑了。但是她走來說：『小姐出去了，請等會吧，』她說過就回來的。樑問了他們才知道剛才這女子是她家的婢女。不由地使他驚異起來了。他心中一想：婢女都這麼美麗，主人——密司汪——更可想而知了。

『噹噹……』一陣電鈴的響聲，他們都曉得是她回來了。門開了，他們都迎了上去，彼此歡笑着一一握手，直握到樑時，C立起介紹後，她也笑着和他握了手。

她蓬鬆着電燙過的短髮垂到兩肩上，彎彎地兩道畫眉，臉兒搽上些脂粉，穿着一件很時髦簇新的旗袍，配着一雙肉色的長統跳舞絲襪，踏着橙黃色的高跟皮鞋。愈看愈好看，樑看得呆了，正在出神的當兒，她忽然轉過頭來望了他一眼，兩條視線碰着的時候，她還帶着媚態似的笑了一下。

樑這時是稍有點交際的經驗的，所以她的這種態度，并不使他覺得怎地難爲情。他竟大膽的和她談話了。談了好一會，再找不出什麼新奇的材料可談，他們就告辭了。值得他紀念

的還是她臨別時送他們出來，站在門口笑着臉媚眼傳情地向他說：『密司特樑，有暇請常來玩吧。』一句話。

燈熄了，他睡下了，她留下的一切印象，不住的在他腦子裏迴轉。此後又和C君到她家去過幾次，他倆更熟識了，他有時不用他們陪伴而獨自的跑到那裏去。

跳舞場他現在是去得少了，除了有時陪了她——密司汪，去逛逛外。同學們都曉得他倆的情形，大家都很知趣的讓他去單獨行動。他是迷戀着她了。他想到同學們——認識密司汪的——也有比自己漂亮些的，而都討不到她的垂青，然而自己獨能得到她這般的親愛，他覺得她對於自己是另眼相看的了。唉！這種片面的觀念，怎能不使他寧願犧牲一切而用一片熱誠去愛她戀她呢？

她的誕辰到了，請來了許多親戚朋友（何嘗是什麼親戚），樑和那幾位同學們自然也被請了。他爲了這件事，真不知想了多少方法，纔從他爸爸那裏弄來了大批錢，趕着到珍飾店去買了一個鑽戒，一條金頸鍊和兩疋衣料，當作賀壽的禮物。

宴會過了，來賓都陸續地回去；但是同學們還要鬥牌，這樣又鬧了一會，他們又要去跳舞和看電影。她也挽留不住，他想還是不和他們同去，因爲今天鬧了一天，還沒有和她盡情

尋歡一下。現在來賓都走了，正是大好的機會，怎能失之交臂呢？況且他總覺得她那雙媚眼老是向着自己傳情的說：『樑，你別和他們一同去吧，在這裏多玩一會，我們談談天吧』。他終於決定讓他們先去了。

她送他們去了，轉頭來又吩咐那婢女收拾一切，便伴了他並肩搖手地走向她臥房裏去。這本是常事呵！不過平常多少總有一兩個同學跟着罷了。

午夜的時分了，他倆還坐在那牀沿上，他右手緊握着她那嫩白的手腕，左手搭在她的肩上不住地撫摩着。他那尖銳的眼光只釘在她的臉上，他要發呆了，他老是這樣想：她真是美極了，他在交際場中經歷了這久，從未找出比她更美的人了，恐怕西施再世，也還得要減色三分哩。況且自己爲她真耗費了不少的金錢——父母血汗換來的金錢，在今晚這好的良機之下，再不向她求愛，更待何時呢？

『密司特樑，儘是望着人家幹嗎？怪難受的』她紅着臉兒羞答答地這樣說了幾句。

『親愛的，沒有什麼，不過……』他趁勢將她挽向懷裏來和她親了一個熱吻。繼續地說：『親愛的，你允許我愛你嗎？』

『親愛的，到現在還有什麼可講呢？只好依從你了……』他臉紅紅的低下頭去了。他痛快

極了，馬上又將從小母親買給他的那隻金戒脫了下來，直套上她那左手的無名指去，她看見樑送了這許多禮物，現在又加上這金戒，心中固然是很歡喜，但是一方面還希望着他多送些寶貴物件給自己，她想若要滿足這個慾望，只有向他唯一的利用獻媚的手段，所以當他低下頭來將戒子帶上他指上的時候，便馬上將嘴唇湊了去和他又接了個吻，在從未受過愛的洗禮的樑，一旦飽嘗了這溫柔鄉的異味，並且還幾番的唇兒碰到她溫暖細嫩的唇上，怎能使他能夠約束自己呢？何況又處於這毫無阻礙的午夜深閨裏。他呼吸的速度增加了，一陣緊張一陣，身內的血兒如怒潮般的騰沸起來。他不受驅使的用盡全量的氣力將她緊緊地擁抱在懷中不住的狂吻了。

『噹噹……』電鈴接連響了一會，他倆毫不覺得似的依然擁抱着，狂吻着，撫摩着……『辟拍，辟拍』幾下耳光直掃在他倆的臉上。他不由一驚的立即放開了她抬頭一看，却見一生的中年漢。他——中年漢那兩道橫眉，一雙鼠眼，鈎似的鼻兒，飯碗般的嘴兒，斗然一看，真無異惡魔降臨，並且他還兇兇地揮起那雙斗大的拳兒往自己身上亂打；從紗帳望去她這時也似乎嚇得躲在牀後發抖，他也嚇得急了，恨不得立刻開了個地洞鑽了進去。他一方面招架，一方面只得裝着鎮靜的態度問那漢說：『你這惡漢，深夜跑到別人家裏來行兇，究竟想

幹嗎？』『混蛋，你這沒羞恥的東西，你做的好事……』那大漢像很怒似的加力的又打了他一頓繼續地說：『你這混蛋，深夜裏跑到這裏來調戲我的妻子，還圖狡賴麼？』不停的又直向他打去。他現在曉得撞禍了，自己是理虧了，不由的軟了下來，毫無抵抗力的嘗受那拳兒的滋味，他只得求饒，口裏高呼着：『救命呀！救命呀！……饒我這次吧……我再不敢來了……』

『哼！混蛋，我受了這莫大的奇恥，怎能饒恕你……』那漢講着還不住的打着他。

正在這不可開交的當兒，C君忽然走了進來，他以為這番好講話了，或者還有一線的希望吧。只聽C喊着：『洪兄，別鬧了，橫豎大家都是朋友，有話好講的，何必這樣鬧呢？』

他講完了隨即跑過來扯開了他們又問道：『究竟什麼一回事呢，值得動武起來？』

『唉！慚愧呵！別談吧！請你幫我看守着他，別讓他逃走了，我得去叫巡捕來』。那大漢

說後便直往門外走去。C立即走去攔阻了他，將他叫轉來了，問明了一切，纔知道底細。轉過頭來對樑說：『樑，你不該這樣不知趣的調戲人家的妻子，鬧到這時還不回去』。樑聽見

這話不禁驚異起來，起初他聽見那大漢稱她是他的妻子，還以為他是藉故敲詐的，現在C加以證明了，真使他弄得莫名其妙，因為他從前屢次總聽見同學們說她是個未出閣的閨女。他想莫非C也故意和自己為難麼？他乃問C說『C兄，你從前不是向我說她是個閨女，介紹給

我做朋友的嗎！爲甚麼現在又說她是別人的妻子呢？』『誰給你說過的？不是早告訴你她是嫁過的嗎？』C現在推賴了前話還反咬了這麼一句。『呵！天呀！』他知道已中他們的圈套了，真無奈何的只有哀求他們：『C大哥，請你憑點良心吧。看老朋友的情面，大家將就點吧。老實說，若不是你介紹，我又怎得認識她呢？現在我情願犧牲點，算我晦氣，請你想個雙全的辦法吧』。

『呸！混蛋！你還說甚麼晦氣，侮辱了人家的妻子還說這些便宜話麼？』那大漢聽見他說出的這番話，不由的又惡狠狠地跑過來打他。C又趕上去拉開了大漢說：『唉！有話好講呀，何苦老是用武呢？』總算將他扯開了。可憐的樑知道孤掌難鳴，只好毫不抵抗的唯命是聽了。

談判開始了，經過許多週折和那大漢與C所運用的軟硬強迫要挾的手段，樑又怎能不屈服他們呢？結果是判定要樑拿出一千元作爲賠償費，始能和平了事。在求學時代的他，經濟還不能獨立，又從那裏去籌大批巨款呢？況且昨天剛從他父親那裏騙出許多錢爲送她的禮物用了，事隔一天，怎好再藉故呢？他驚惶惆悵的狀態，愈發緊張起來了。他想起父親是個很負盛名的商界巨擘，倘使這事給他曉得了，那還得了；這明明是坍他老人家的臺，他那裏還

肯白拿出這巨宗款項去做這丟臉的事呢？他——樑愈想愈覺得恐怖，無奈何的終於再央求他們減低數目和延長期限，因為這麼一來，或可另想補救的方法哩。

經他苦苦地哀求，又延長了一小時，他們議決至低限度不能比五百元再少了，時間以兩星期為限。若是過期不繳，就要向法院控告。呵！他知道再不能多求的了，他只想馬上離開這深重的地獄似的，一切都忍受了。

天氣改變了，忽然下起雨來，四週頓呈沉悶的現象，在他看來，這都是恐怖的特徵。那漢和C商量了半嚮，纔寫好一張字條，拿到樑面前叫他簽名，他看見那上面寫着：

『鄙人無禮，調戲洪（即那大漢）君』

寶眷，不願動訴法庭。今乘C君從中調解，鄙人甘願賠償大洋五百元，和平解決；該項款目，準於兩星期內交足，如有意圖賴，即當提出上訴。恐口無憑，特立此字為據。

樑具四月五日』

洪仔細認清了他所簽的字說：『滾你的蛋吧，不怕你能逃走，倘若到期不繳來，就是你的父親也討不着好的，滾你的蛋吧！』洪用力將他推出屋外，回頭將門磕上。這時外面還在絲絲地下雨，漆黑陰沉的宇宙，竟找不出第二個人影。可憐的樑單自在這深夜裏，蒙蔽得和

淚人兒一般的顛簸着尋找他的歸途。

期限快到了，一日逼近一日。他形容也憔悴了，終想不出什麼法子。最後還是聽了同學K的唆使，他便橫了心跑回家去暗中偷了一千元鈔票——這是他父親昨天從銀行裏提出來預備今天交給某廠訂貨的——和他媽媽的幾付首飾。將賠償洪的費項付清了，便同K逃到N城去了。

K是由C介紹才認識他的。他和C本來都是安分的學生，後來因為受了一派同學的影響，加入某某運動，鬧起學潮被當局開除了。這時他們還不知悔錯，總說學校不對。他倆都是遠道學生，而且家道又不十分豐裕，出校後數天，差不多連飯都沒有喫的了。終於受了翻戲黨的引誘。都加入做了黨員，此後專門從事於騙錢之業了。雖然他們現在仍是讀書，不過是掛名而已，恐怕這也許是他們財寶上身的好機關吧？

他起初聽見K對他說同去N城作點小經營，將來賺了錢，拿回去還給父親，尚可說得過去，不然，還有臉兒去見他老人家嗎？今生幸福可說是完了。他那時以為K是忠告他，所以便同他一齊來了。

X旅社他倆已經住下了一個星期了，每天陪着K嫖妓和喫大菜，錢已耗費不少，做生意

的計劃依然毫無頭緒的。K老是這樣說：『還在籌備接洽之中』。人地生疏和缺少經驗的樸那裏知道其中的祕密呢？反抗嗎？單獨進行嗎？那更不必談起了。

一天，K裝出很歡喜的狀態從外面走了進來，向他說：『好了，生意這回做成了，已經和Y廠大班講好，明天只拿錢去取貨，我們今晚得籌備好吧。最好你將那些首飾都交給我拿去典點錢回來，加重成本吧。』他真相信極了，馬上將一切都預備好，讓K明早好拿去辦事。晚飯過了，他倆還去看電影，回來就睡了。他今天愉快極了，格外的好睡，直到日上三竿，才醒了過來，一看K不知到那裏去了？當他走到桌子旁邊，忽然看見K寫的一張字：

『樸，我現在手緊得很，只好對不起了。我立刻要去趕火車，不能久候了，有緣再會吧，去了。』

你的朋友K留言』，

他看得發抖，馬上去清理東西。呵！一切都杳如黃鶴了；剩下給他的，恐怕就是這張短簡吧！

他現在慌了，真是急得要哭，可是怕茶房曉得了更不好辦，也只好鎮靜點。茶房照例打過水來給他盥漱後招呼他們到客廳用餐，再到房間去替他們整理被鋪。這回他——茶房——驚訝起來了，發覺他們的行裝一件都沒有了。原來K是先和C約好，在這晚上K等他睡着後

便將一切值錢的東西都從窗口吊下——窗下是條背街很少人走的，由C運起走了，自己托故有事也一溜烟的走了。

茶房趕去報告了賬房，就派人去向他討房錢，他沒奈何的向他們說：

『我的朋友今早出門去了，過兩天再付給你們好，誰願欠你的呢？』

『不錯，先生，你知道此地住旅館的規則嗎？沒有行李，就要先交住金，不然便不能自由出外的。』管賬的好像斷定了他是不能立即拿錢出來似的，便不客氣的一古魯宣出這些令人難堪的話來。

他也找不出什麼話來回駁，所以只得厚着臉皮讓他們痛罵了。接連又過了三天，他真像囚犯般的度那苦悶枯寂的生活，除了睡在牀上淌淚以外，他也想不出別的補救方法了。寫信回去叫家裏寄錢來嗎？那是絕對做不到的，家法素嚴的老父，怎能容納呢？何況自己又是捲逃出來的。假使老父肯寄錢來，回家後又怎得開交呢？再自己又有何面目見那半世辛勞的老父母？他良心交戰了許久，終沒勇氣提起筆來寫信回去。

勢利的賬房先生居然下逐客令了。樑雖然照舊托故的說，可是這番無效了。

月色漸漸地深黯起來，滿天星宿同時都被烏雲遮蓋着。煥洋洋的天氣，頓時大變了。北

風不住的怒號着，細雨絲絲地下着。這時的一切現象，都是悲哀的流露。路上的行人也渺少了，在虹橋的附近依然看見一個青年乞丐顯出無限淒涼的狀態，獨自在那裏徘徊。

十八，十二，十七晚完。

爲何？——不懂！

恆

爲何遇着了於已有利的事，則存偏心，不然，便加以攻擊？……不懂！

爲何甲被主任先生請去飲宴，而他偏說是去開會？…………不懂！

爲何學校當局提倡儉樸和平民化的高調尙未忘耳，而又要另加什麼洗浴費……
……不懂！

爲何換菜的可否權全由委辦之橫豎搖頭而定奪？……不懂！

爲何他們平日在課室裏噪雜不過的，今天忽然來了兩位女生旁聽，便都寂靜起來？……不懂！

爲何那些爲公服務犧牲自己的人沒有半點報酬，而那些所謂什麼要人的都常有人請宴？……不懂！

爲何犧牲沒有人知道，揩油便有人議論？……不懂！

聖誕節

鍊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一個上午，可以說一課也沒有上，因為教員們都似乎不好意思拒絕我們的誠懇的請求。

我們說：「不要上課了，Excuse吧！當做送給我們的禮物。你看，某某課也沒有上呢！」

學校定於自下星期一至星期三是聖誕節放假日。連這個星期六和星期日算起來，一共要放四天半——也可以說是整整五天，因為今天上午，等於放假。

今天在圖書館借書的人特別多。大概是他們想在這假期內，無事消遣的時候，借幾本書出來看看，也好解解悶氣。我也跑去借，費了半點鐘的工夫，在檢書目錄內找出五本書來。他媽的，氣死人，只借到一本！據他說，是別人借去了，我真不相信！我們每學期一人出兩塊錢的圖書館費，並未看見替我們買什麼新書。他媽的，不知道被誰「揩油」去了。

午飯時，下起雪來了。片片的雪花，紛紛的飛落下來，煞是好看。最近二年，我沒有看見像今天這樣子的下過雪。我們家鄉，年都下雪，本是常事。不過，前年我不會回家去，恰巧那時的上海的冬季，是最暖和的一個冬季，也沒有下雪。去年寒假，我是回家了，但是我

到家的時候，已經下過幾寸厚的雪了——那時正在化雪，我走到街上的時候，因之，還跌了一交，弄得亂泥滿身的走回家。真未料想到，今年上海，却這樣早的就落雪了。

午飯後，同學們都回家去了。我回到房間來，也只有我一個人。踱來踱去在房裏踱了半天，真是無聊。一百二十分的無聊！一千二百分的無聊！！

我每瞧見同學，在每星期六忙着請假回家，就起了一種疑問：每個人都忙着奔向他們的「家」去。一個人忙碌了一生，直到一生的終局——死——，他只是爲個「家」。難道只有「家」是人生的慰安，人生的快樂，人生的歸宿嗎？無「家」的漂泊者，又將如之何？我們永久的「家」，又在那裏？我的思想，越想越遠了。

我彷彿我已經到了家了。母親和娟妹都笑着出來開門，隔壁陶家的一個小女孩菊兒，還緊握着我的手，問我說：「小哥，小哥，你回來啦！你暑期爲什麼不回來呢？……你帶了糖菓，餅乾回來沒有？」

祖母出來了。臉上充滿着慈愛的笑容，問我冷不冷，又叫我坐到火爐旁邊去，摸摸我的衣服，怪我穿得太少了，不怕生出病來。我只是低着頭不響，心中又是快愉，又是傷感。母親已經到廚房裏去了，想必是幫梁媽弄東西給我吃。

老友蘭甫和光蔚來找我了。我很驚奇，也很歡喜。我問他們說：「哦，你們怎麼知道我今天到家呢？」他們不回答我，只是笑嘻嘻地點着頭。我很怨恨他們，我想我一年未回家了，現在回來了，很誠懇的跟你們說話，你們爲什麼不回答我呢？我正想質問他……

忽然「嗚」的一聲，哦！哦！祖母，娟妹，菊兒，火爐，蘭甫和光蔚……哦，一切都漸漸的消滅，不見了。原來我呆呆地站立在書桌前，對窗外出神。一乘汽車由那面「嗚」的一聲飛馳過去，把我驚醒了。這時，窗外草地，茅亭，屋頂都蓋滿了白雪。天上還在紛紛的落下，尤前更要大。「不想了，多增煩悶！」我再也不能想下去，而我再也不願想下去了。

「找事情做吧！也許會不至於這般無聊。」我想又沒有什麼可做。僅僅只把書架上的書籍理了理，掃了掃書桌上的灰塵，又很勉強的看了兩篇劇本——小麻雀和千方百計。

從我離家以來，不曾像今天這樣的無聊——真是無聊！我觀得我的周圍，都是充滿了寂寞，荒虛，沈靜和無聊。腦質也想得累極了！是的啊，具有羣性的人類，怎能慣於獨居呢？

平常以爲最小的一所房間，今天覺得大極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昨晚睡得太早了，一早就醒了。眼一睜開，就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無聊。推開枕頭，

枕着左臂，閉目思索了一會，又覺得並沒有什麼事情，使我感到這般的不快。

嬾洋洋的爬下床，慢吞吞的洗盥畢，胡亂的吃完早飯，回到房間來無事可做。

「哦，我想起來了。出版部不是要出『漚潮』嗎？不是還須要稿子嗎？來，來吧，做幾篇投進去。我現在也正是沒有事做呢！」

我想稿子的材料了：

「今年國慶日的見聞，可以寫出來。如火如荼的國慶日，我却碰到那樣悲慘的事實：唉……好好的一個人，只害三天的病就死了……現在家裏還有一個老寡嫂和正八歲的小姪女，還有一個今年正月間結婚的妻子，又聽說，有個遺腹子或女——還沒有生……唉，真可憐，可憐！他們的生活，恐怕很困難吧！他在世的時候，我到他那裏去。他待我很好。……唔，把這件事寫出來，一來情節還好，二來我也好紀念，紀念他。……就這樣吧！但是……從何下筆呢？……怎麼寫呢？……太難了。……日後再說吧！」

「有了！「我的幼年」的時候，有不少的事情，很能寫出來；也是個紀念呢！我發蒙（小孩第一次進學堂，謂之發蒙。）的那一天，那是在冬天。我穿得是漂亮呀！新做的，綠色花緞子的面子的白羊羔皮袍，加上青緞子的夾馬褂，腰間還繫着一條白絲帶。花棉褲，褲腳口有

青絲帶綁着。絨線襪，襯着母親替我做的，黃緞子的棉鞋。頭上還有一頂預備過年戴的，父親給我買的，紅線頂子的小絨帽。真好看呀！到了學堂，點多大的臘燭，放多大響亮的鞭炮！我朝着孔聖，跪下去磕頭的時候，我的四周圍了多少人在看我，羨慕我！我真得意啊，那個時候！……這是一件，還有，我生病了，有一次。母親在我床邊，她是多麼：唔，這些事多着哩！……太多了！這怎能寫完？……日後再說吧！」

「做一個劇本吧！……我今年暑假想做的，以「兩個小學生」為主要人物的那些事情，總可以啦！以「五卅」那天作背景，寫那「兩個小學生」的愛國，視死如歸，反映那英帝國主義的兇惡，殘暴。哦，……真是一齣好戲！……要是成功的話。……怕……不容易寫吧。像這樣寫，未免太帶悲慘的色彩了；雖然悲劇容易感人。……不要這個，等些時再說吧。」

「啊，是的，好像有件事情倒不錯。那是說一個太太，有一天看見她丈夫，飯也不等吃，喜形於色地跑出去。她很奇怪：「今天為什麼不像從前那樣縮眉不展呢？」後來她找着一封信，才發現她丈夫要去會一個女子——他所愛的一個女子——就在那天下午，某某公園。她氣極了。但是她回頭一想，她亦不在乎這點，不過她要為她的幾個小寶寶作想，想法子去阻止他她想着法子了：她領着她的二寶寶，跟她的兄弟一塊兒到那個公園去。這時，她丈夫正在

和那個女子談話。她先使她兄弟到他們面前去。她丈夫見小男子來了，不得不起來招呼，又怕他看出他的什麼來，不得不離開那個女子的地方。然後她出來，慢慢地，隱隱地拿話來告訴她——那個女子——：「別傻了！你現所愛的人，就是我的丈夫呢！」她很得意的走了。那個女子非常難過，等他回轉來的時候，她只說了幾句此後彼此斷絕的話，氣憤憤的也走了。……啊，妙極了，這段情節！一個喜劇的好材料！寫吧，就根據這件事來寫吧！……」

釘鈴：釘鑄：的吃飯鐘響了，一個上午，就那樣想，想，想的想過去了。

飯後，我本想動筆的，不過，無意中發現我所想的，就是本年小說月報第四號凌叔華作的「女人」那一篇。只得輟筆。

「寫東西真不容易啊！」

不知怎地，我的一顆弱脆的心，總覺得不大安靜。看完論表演，在房間裏踱走了一回。又竭力忍耐地看完十多張瑪麗瑪麗。

翻閱我前年的日記，我自己也覺得好笑！那時的日記是用文言寫的，這也沒有什麼可笑，不過，我那日記上，儘記些無關緊要的事體；有時還要仿效曾國藩日記內的一些語調。如：「但云收穫，不事耕耘。」……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

一類話。然而總可以看出我兩年前的情形和思想來，雖然是可笑——這就是日記的價值。

晚在李君房裏談天。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兩天過去了。還有三天，怎樣過去呢？讀書嗎？我把我的所有的功課檢看了一遍，似乎沒有什麼可讀。運動嗎？天氣怪冷的——今天還是比昨天好一點——而且我的天性，也不大愛踢呀，跳呀，跑呀地的運動，看小說吧？這我倒是很歡喜，不過，啊，我這顆不安定的心靈啊！真是令人沒有法子想。怎樣好呢？

我在這幾天內，可以說是做了王了。這怎麼說呢？因為我今天才發現我住的這一層樓，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回去；雖然我心中是起了無限感慨，更是十分的畏懼，但是我記起魯濱孫漂流在荒島上的故事來，倒也得意，我以為我是做了王了。

一口氣地把老張的哲學看完了。老張的哲學是「錢本位而三位一體的」這裏面差不多都帶着諷刺的意味。不過，我覺得有很多地方，未免太過火了。這是個大缺點。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看我今年暑假的日記，我覺得有很多可作爲紀念的地方。現節錄於後：

——七月二十八日——

看給志在文藝者，有兩件可注意的地方。

(一) 志在文藝創作者，必多外遊，因外遊能改變環境，而新自我。

(二) 思考比讀書重要。因為僅手不釋卷的讀書，只能便自身的思想，為他人作品之代表，而於自己思考能力亦不能得以發展。

——七月二十九日——

上修辭學課時，我遲到好幾分鐘。這時，課室坐位，差不多都坐滿了，只剩下後面幾個和前面一個——就只這一個，在一個女同學的右邊，我那時像被什麼引誘着似地，自然的坐到那前面的一個位子上去了，未幾，那位女同學——坐在我的旁邊的——的講義，紙和扇子被風吹落地下，我替她都檢了起來。交給她的時候，啊，多麼好聽呀，她嬌滴滴的說聲「謝謝」。那時，我真有些『飄飄然』了。

——七月三十一日——

晚，范君和邱君來閒談了半天。這時，周君忽然拿出他的朋友的情書來公開地給我們看。據他說，他那位朋友，很善於交際，就是人也長得不錯。雖然已經是結過婚的人了，但是

「拜倒在他大掛之下」的，着實不少。現在他要立意改過，從此以後，不再幹那些荒唐事，要好好的去作他現在所作的事業。所以，他把他的最近的收到的三封信，寄來給他的好友——周君——看，並且請周君加以批評。周君說：「我拿來給你們看吧！你們以爲如何？」

一封信很不錯：文筆老練，意在言外。末署名「弟柏英」。另一封信，較前稍少涵養一點，然而在她的字裏行間，看出，我可以斷定的說，她是具有很豐富的情感的女子。末自稱「姊」而未寫名。但有「知名不具」四字寫在「姊」字的下面，再一封信比上二封，無論是在文筆或情感方面，相差很很多。而且還有不少的白字。又好像是初次與周君的那位朋友通信，首稱「先生」。

我從前以爲情書是個神祕莫測的東西，現在看看，却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八月二日——

算學這個東西，跟我是不結緣的。我也不知怎地，每逢着不會做的習題，好像害羞似地，不大願意請教人家。在旁人看來，一定是說：「這是頂不好的習慣。」我也承認，應該把這習慣改掉不可。然而我以爲牠亦有好處。牠的好處，也就是多問人家的壞處。從人家告訴你的，得來的智識，容易忘却而養成依賴的惰性，不肯自己研究的脾氣。但是，我們既不請

教於人，就當自己來專心研究，達到澈底瞭解為止。不然，其害莫大焉：

——八月十日——

吳淞之遊之斷片

飯罷，田君便領我們之人到海濱去。大約走了十分鐘的光景，便是白茫茫的一片海水，現在眼前了。這時，紫蕩蕩的夕陽，反映出朶朶的紅霞來。真是美麗，好看：不五分鐘，就有五六隻船出口。田君說：「上海這地方，真是一個好商場！我們剛來一會兒工夫，就見接二連三地五六隻船出口了。來來往往的，裏面的貨物，不知裝有多少，裏面的乘客，也不知載有多少哩！」

沿着岸邊有一條很長的白油路，專備人們觀賞海景的時候散步的。不過太窄了一點，上面又有些泥和水，我不敢在上面走。況且我又是穿的膠底皮鞋，更是使我害怕，退到馬路上來。看看他們，却毫不介意似地在上面走的非常之快。田君回轉頭來跟我說：

「過來：在上面走有趣呀！」

「我怕。」我說。

「那這小的胆子！？過來啦：又不要緊的喲！」

「太危險了，這樣窄小的路！」

「你嫌窄小了嗎？你一人走說窄小了，那末，每晚一對對的手挽手兒，並肩行着的情侶，可怎麼辦呢？」

我只不作聲，默默地仍在馬路上走。

夜之神漸漸地把他的黑紗蓋滿着大地了。我們已經走到白油路的盡頭。靠右邊有個高大的土堆，土堆的下面——也是在海邊，比白油路要低許多——鋪着很整齊的麻石路。我們就這裏坐下了。由這裏望去，是一望無際，船上的電燈似星子般地一閃一滅。還有，潺潺的水聲，不住地在耳際振響。我們對這「海之夜景」都默默地不語。最後田君說：

「唉，可惜！」

「什麼可惜？」我們問他。

「可惜，可惜我們都不是文學家，詩人，不然，也許在這好的景緻裏，能够產生好的作品呢。」

我們正要走回去，張君來了。

「你們就要走回去嗎？再玩一會兒。還早得很呢。」

「再玩要誤火車鐘點了！而且……」我們說。

「不要緊，九點五十分還有一班車呢。」

「玩晚了，就在我們這裏睡。明天早晨看『日出』真好看呢！」田君也勸我們再玩一會。這時，謝君也來了，他還有兩位女士跟着他，我們也不能再推却了。

經張君的介紹，我知道一位女士姓K，是他的Wife，一位女士姓C，是他們C校的同學。

後來我們在一家旅館裏坐下休息。一面談笑着，一面吃東西，真是決活。也許是我羞恥心太大吧，見了她們，不敢把頭抬起來正視。恰巧我偏又坐在她們的對面，這真苦煞我了。只好把我的視線，轉移到牆壁上的掛鐘，對聯……及其他的東西上去。有時，我也偷視她們一眼，在亮煌煌的電燈之下，我才看清兩位女士的面容。K女士是張圓圓的臉，戴副眼鏡，還很玲瓏。不過，她的口和嘴唇太令人作嘔了，活像個豬八戒。C女士的皮膚很白，雖然擦了不少的粉。其餘的部份也合適，過得去。可是最動人的，是她的酒渦上，常泛着親愛的微笑。K女士說的是純粹的北平——即前北京——話，C女士說的是純粹的上海口音；我覺得都好聽。

我們幾個人，以X哥談話最多，而且他的聲音又高又大。我也講了幾句，幾句平常的數術，交際語而已。到現在我還覺得我說那幾句話時，我的心房是怎樣地跳動喲！

我們跟C女士同車返滬。

——八月十一日——

今天沒有做什麼。僅僅補了一天的破東西和些臭襪子。

——八月十八日——

朱光潛著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裏面，我最注意談讀書，談升學與選課，談作文和談擺脫四篇。

談讀書——他說：讀書應注意兩點：（1）讀值得讀的書。讀書須讀兩遍。第一遍須快讀，明其大旨與特色，第二遍須慢讀，以批評的態度衡量書的內容。（2）讀完一本書後，須筆記，做綱要和寫點自己的感想或意見。

讀升學與選課——他說：升學有選校與選科兩問題。選校以有無誠懇和愛的空氣為標準。

選科要「任何科目，祇要你興趣，資材相近，都可以發揮你的聰明，才智，都可以使效用于社會。」選課時，應問：「這門功課合我口胃嗎？」後，然後決定。

談作文——作文的預備是讀書。真正作文，要注意「寫生」。就是要作描寫文和記敍文。作好一篇文，須經過多次的增加和刪改。

談擺脫——人生悲劇的發生，在由於理想的衝突之不得解決。例如：人都厭惡考試，然仍預備考試。這毛病就在「擺脫不開」；也便是人生悲劇的起源。我們要免去人生的悲劇，第一就要「擺脫得開」。「認定一個目標，便專心致志的向那裏走。其餘的一切，都可置之度外。這是成功的秘訣，也是免除煩悶的寶方。」

——八月十九日——

我的用度，越來越加多了。上次父親寄來的錢，現在用個盡光。今日只好再寫信去要X百元，實在心中難過。

——八月二十日——

紅的笑是象徵主義的很好的代表作品。我看完了五個「斷片」，不是真不容易，結果是處名其土地堂也。我想，我一定是我感覺作用，太不敏捷的緣故。我以後一定要想法子練習，練習，不然，就不觀賞，領畧好的作品呢。

——八月二十二日——

「吳先在，飯要雀弗？阿拉有紅燒肉呢！」我下課回來，茶房便這樣問我。

「吃，吃。」我答應他了，因為我上次吃過他做的紅燒肉，味道還不錯，飯也比我們在館子裏包的好。

的確是是不錯，我吃了三大碗飯。

——八月二十三日——

這是一個很暢快的中餐。

我們都以為茶房弄的饭菜很不錯，所以把這件事交給他去辦。

至於這次我們請餐的用意，一來是暑假放假了，我們受了幾天的考試的辛苦，藉這時候來大吃大玩大快樂一下；二來是我們也想藉這時候來與邱，李二君賤行，因為他們明天就要上船回廣州去。

饭菜擺在桌子上的時候，我們所請的人也都到齊了。一面談笑着，一面吃菜，倒是有趣。周君他們還要「八仙呀」，「五子呀」的大聲叫着猜拳，這套兒把戲，我可不懂，只對他瞧着，聽着。他們還要盡量的渴酒，就是不會渴酒的X哥，也渴了好幾杯，弄得臉上通紅，像個關公，我無用，不敢渴酒，但為陪邱君的原故，勉強的乾了一大杯。過後，嗓子發燒作癢，

怪是不好受。

這餐飯，大約吃了兩個多鐘頭才散席。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親愛的母親喲！

我又想起家來了。家啊，對我是多麼一個親切，令人留戀的字啊！

「孩子，安靜點兒，用功讀你書吧！」你時常來信像這樣的告訴我；這幾句話，我也記得很清楚，差不多沒有一時把牠忘却過啊。但是，母親啊，我怎能不紀念着家，我的親愛的家呢？雖然我會對家，發生過是否人生永久歸宿的懷疑。

這幾天來（學校自十二月二十一起至今日止，放聖誕節假）我「思家潮」，一直沒有靜止過，在我的腦海裏。「每逢佳節倍思親」，真是不錯啊。

二十一那天，那一個人不是忙着理東西，預備帶回家去？他們的面龐上，都帶有笑容，他們的心中，我想，也一定是充滿以快慰的情緒。哦，是的，他們要回家了！聖潔慈愛的母親，天真爛漫的弟妹，還有其他愛他的人，一面家去都可以見到了；怎麼叫他們不快樂和欲慾！？母親啊，我一見了同學們回家前的表情，不覺引起無限的鄉思和離愁，在這時候，我心

中又是羨慕又是妒恨。有時候，如果我面前沒有人的話，或是你在我身邊，我真想放出聲來，一出我的悶氣。

我一想起家，我的腦幕上，就會映出許多的回憶和夢想的影片來。這幾天獨居生活的寂寞和無聊，更給多映的機會。

在夢中我回家幾次了。但是醒轉來的失望比夢時的快樂，損失更大。母親，雖然我是失望，但是每逢上床的時候，仍舊預期彼夢之再臨。就是白天閉目沈思時，亦是這樣。唉，家的觀念，刻在我的腦板上太深了。

親愛的母親啊，我曾經有過一種看上去是極幼稚而帶小孩氣——我希望我是個小孩——的幻想。現在又想起來了：龐大的花園。裏面生長着許多美麗的——我不知牠的名字——花草和樹木。天空像海水般地蔚藍，沒有浮雲。在日裏有溫和的陽光的驅照，在夜裏有如水的月光和繁星的閃爍。這園中的一切，既沒經人們的踐踏，也未受野獸的踩躡。這園中是充滿了沈靜，純潔，慈愛的空氣。每日總有一位三十餘歲的，滿面堆着慈愛笑容的母親，到這裏來。她到這裏來，不知道是來玩或是作別的什麼事情，但是她總一手領着一個男孩，一手牽着一個女孩。這兩個小孩，非常的活潑可愛，母親一見了他們，自然的在她的面頰上，泛出仁愛的微

笑，表現出她心中的快樂。他們餓了，她給他們東西吃；他們口渴了，他就給水他們喝；他們的小身體上，覺得冷或是熱，她便替他們增多或減少衣着。……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她都為他們辦到。他們只知道吃，渴，穿，玩，歡喜他們的母親；永沒有憂愁，悵惘，失意的成分，存留在他們的潔白如未經踐踏的雪的腦質裏。她也只始終的保護着，愛着她的兩個孩子。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像這樣續繼生活下去。哦，幻想呀！現在我又想起來了。

……
……
……
……
……
……

唉，母親呵，請你原諒我，我再不能寫下去了。我心中要說的話，着實太多了。好在寒假快到，那時，我們再盡量的談吧。

真的不寫了，親愛的母親，再談吧，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你最親愛的兒子，隆。十八，十二，二十五。

雪窗零墨

O. HARRISON

彤雲釀雪，哀風怒號，假日無事，枯坐苦寒，乃握管攤紙，以爲禦寒之計。一時振作精神，搜括枯腸，與寒冷之神宣戰。初不知其作何語也。爰整之篇，一曰現代青年應抱的態度，一曰平民文學雜話，合命之曰雪窗零墨，老實也。

(二) 現代青年應抱的態度

青年人的作爲，本是一種最堅實的力量，如果好好地去利用他，我們國裏一切的文化幸福，進步都會漸漸的發展起來。不過，現在的青年大多都是些肥小的羔羊，不能離開真理的正軌而行。如果離開了些正軌，就要如同離了牧者的羔羊一樣，很容易走入歧途，很容易爲虎狼所吞食。世界上的虎狼多着哩！牠們專找青年人去吞食。像失時代性的舊禮教，固然是吃人的一隻老虎；就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行的新文化，又何嘗不如豺狼之橫行當道！在這些新舊虎豺威力之下，真不知斷送了多少青年，陷害了多少有爲的青年呵！因此：我們一班現代的青年，在新舊潮流裏面，要趕快的起來立定腳去找真理的正軌。但是尋找真理的正軌，談何容易？堅決的意志，百折不回的精神，終久是找不着的。所以我們現在當以求學爲前

題，於智育上注重自學，德育上注重自治，蒙育上注重互助，體育上注重自強，美育上注重整潔；以期達到我們所要尋找的正軌。

從前讀書的人，多以『顯親揚名，光宗耀祖』爲目的。這種讀書，完全是被動的，利祿的，不是爲自己求知識而讀書。娶妻也是一樣，不以真愛情爲目的，而以接代續嗣爲主旨，爲生殖崇拜以孝順父母。這種情形，在現代的潮流中，根本當滅絕無餘，不容再現。我們做現代的人，應當是革新的，不是守舊的，是創造的，不是因襲的，是站在時勢潮流前面的，不是躲在群衆後面的。因爲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如果沒有創造，就沒有進化，所以陳獨秀說：『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我們儘可前無古人，却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又應當~~對~~社會的人，發展自己的個性，打破舊有的家庭制度，以互助爲目的，去發展我們正確的道德，以謀我們人類的全幸福。

其次：關於文學方面，我們應當注重的是『博』，而不是講時髦。朱光潛在他的十二封信裏面講道：『中國現當新舊交替時代，一般青年頗苦無書可讀。新作品寥寥有數，而舊書又受復古反動影響，爲新文學家所不樂道。其實冬烘學究之厭惡新小說和白話詩，和新文學運

動者之攻擊讀古經和念古詩文，都是偏見。文學上祇有好壞的分別，沒有新舊的分別。青年們讀書已成時髦，用不着再提倡，我祇勸有閒工夫有好興致的人對於舊書也不妨去讀讀看。『的確，文學是有時代性的，是時代的反映，又是時代的先驅；一時代的思想，都可以從文學裏看得出，未來的社會，也都是從文學裏生產出來的，故真正的文學是有永久性的，不朽的價值可以幫助我們尋找新的途徑。但現在的許多青年，往往喜新厭舊，而不觀察實際，任用思想；祇一味地以讀新書爲時髦，因此把新文學弄得烏烟瘴氣，什麼貓呀，狗呀，愛呀，痛呀……等等肉麻而卑劣的文字；不但無文學上的價值，直是俗得不堪一讀，要知道白話文的用處，固然以『通俗易解』爲目的，但不是以『通俗易解』爲止境。若是以通俗易解爲止境，不注意文學上的價值，那便止算是新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此新文化運動中最容易誤解的事我們要認清楚了才是。

(二)平民文學雜話

談起平民文學，即刻就想到白話文。很多人以爲白話文就是平民文學，而平民文學，非完全用白話文去表現不可。這種立論，雖然有一部份是對的，但仔細研究起來，平民文學的界說，決不如此窄狹的——祇限於白話文。進一步說：白話文也決不能代表平民文學。犯以

上毛病的人，未免過於獨斷；原因是近來新文學思潮的澎湃，有一減棄風雅，雜碎百家之勢。』新文學唯一的代表，即是白話文；在有種急轉直下的時期裏，無怪乎一般沉醉於新文學者，會起這種獨斷的思想。然而我終不承認他們是真正的新文學者，因為真正的新文學者，決不會有這種思想的。依我看來：平民文學，固然以白話文爲工具，但其間也不能缺乏文言的成分；然這文言文，又不是那咬文嚼字的古董。總之，要以時代的背景，的確含有平民化的風格，的確是來自民間的，纔能說是平民文學，如果徒以白話文爲目的，那嗎，一般貴族或政客，少爺，委員，主席們所說的漂亮的國語，把牠逐字逐句地記下來，能否算是平民文學呢？

白話文學史裏面有一節道：『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彈唱的，說書的，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與新風格的創造者……國風來自民間，楚辭裏的九歌來自民間。漢魏六朝的樂府也來自民間……』從這兒我們很容易看出平民文學的真髓了。白話文如果是從民間來的，就能代表民間的思想，就是好的平民文學。文言文如果是從民間來的，也能代表民間的思想，也就是好的平民文學。總而言之：文字是一種工具，用來抒情，記事，達意，說理，而不費推求的，所以說『辭達而已矣。』要求辭達

，決非搔首弄姿所能得達的。另一方面講：貴族的思想，祇能發達貴族的假古董文學；平民的思想，祇能發達平民的自然文學。前者是代表少數人的，專利的，後者是代表多數人的，普及的。所以在這新文學思潮澎湃的時候，我們當努力去推進那多數人的自然文學，求其普及。

還有一層，平民文學，其中要含有平民思想性的。作者自己根本是從民間來的，與平民同化，方纔算真的平民文學。漢代的司馬相如，如果他不着簪鼻褲與備保雜作，他決不能組織那俗樂的機關『樂府』，同樣，如果他沒有那般狗盜的朋友們去幫助他，樂府一定沒有如此發達的。我們看擊壤老人的擊壤歌，漢高祖的大風歌，陶潛的白話詩歌，曹府的樂府歌辭，蔡琰的悲憤詩，漢代的民歌如上山採蘿，孔雀東南飛等，魏晉的南方兒女文學，和北方英雄文學，唐初的白話詩，佛教的翻譯文學……等等，不可勝數，都是極好的平民文學，而作者沒有不是從民間來的。總而言之：文學是含有作者的個性，情緒，想像，思想和豐富的精神，用任何文學的形式，有永久性的，時時如新的來表現。平民文學，又何常不然呢？

賭

俄國契诃夫作
沈祖慶譯

一

這是個陰暗的秋夜，一個老年的銀行商在他的書室裏踱來踱去，從這角又走到那角，腦海裏在回想着十五年前秋天的那天聚會。那會裏有許多有學問的人和有趣的談話。他們在雜談着死刑的問題。客中很少學者和新聞記者，多半都反對死刑。據說這太不適用的刑罰，不宜於耶教國家裏，并且很殘暴。又有少數的人想全世界都應用長期監禁來代替死刑。

『我不贊成你』屋主人說。『我自己曾經聽過，不管他什麼死刑或長期監禁；只消一個人能從先天上判決，我意見，死刑比長期監禁還來得仁慈點人道點，死刑殺人在於頃刻，長期監禁却是漸進的。一個人在幾秒鐘間殺你，和一個人累年不斷地取你的生命，那個是較人道的劊子手呢？』

『這倆是一樣地殘暴的』一個客人說。『因為他們的目的同樣地要剝取生命。國家並不是神，他沒有權去放棄那種不能回復的東西，即使牠真有這樣想。』

座裏有一位律師，一個二十五歲模樣的青年。在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

『死刑和長期監禁是一樣地殘暴，但我在這倆間還願意選擇後者。生着總比死去好點』接着來個有力的辯論。銀行商那時年紀還青，血氣方盛，突然大發脾氣，握拳猛擊桌上，對青年律師喊道：

『胡說！我輸你二百萬，說你決不能監在牢裏。便是五年』

『你果然這般嚴重嗎？』律師答『好，我便和你對賭。我不但可以監禁五年，即是十五年，也……』

『十五年！哈，算罷』銀術商喊道『諸位先生，我把二百萬作賭金呀！』

『贊成。你輸二百萬，我輸我的自由罷了』律師說。

由是這胡亂的可笑的賭博來了。銀行商那時有無數百萬的財產，所以沒有什麼定見，精神紊亂地狂喜。晚飯時，還和律師開玩笑：

『靜靜地想一想吧！青年人，不然要來不及了。二百萬在我是不算什麼的，但你却失了你三四年寶貴生活了。我說三四年，因為你決不能監這許久。不要忘記呀，你這苦人兒，自願的監禁比強迫的要快活得多。你現在想你有權利隨時得着自由，這念頭就要敗壞你在監牢裏的全部生活。我可憐你呵。』

但如今這銀行商，從這角跛到那角，腦海儘回憶到這些。他自己問道：

『為什麼我要幹這賤博呢？這有什麼好處呢？律師失了十五年的生活，但我丟了二百萬。難道這就可以給人說服死刑是比長期監禁好點或壞點嗎？不，不。一古腦兒是無謂的胡鬧。在我方面是個吃了飽的人的奇想，律師方面只是貪錢罷了。』

他又回想到那晚聚會後的事情。律師是決定要坐牢了，而且要受嚴密的監視，監在銀行商屋裏花園的掖屋裏。在期內，他沒有權利走過門戶，是過生人，聽過人語，和接收信件報紙；他只許玩玩一個樂器，看看書，寫寫信，吃酒和抽煙。假使他要通信息，只許靜靜地只一個特製的小窗裏傳達。需要品如書，音樂，煙，酒，隨便多少，他都可以寫張條子去。那條約裏載得十分詳細，使得囚犯十分孤獨，他要監着整整十五年，從一八七〇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鐘至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鐘止；假使他違反條約，只須在約期前二畊出逃，銀行商的二百萬便不得不給他。

在第一年監禁中，從他的字條裏，可以知道律師是感着可怖的孤寂和煩悶。由他的腋裏，日夜飄出披雅娜的聲音。他不要酒和烟，『酒』，他寫着，『可以刺激慾望，慾望是人的最大仇敵，而且沒有東西比獨自喝美酒更難過』。至於煙會破壞他的房間裏的空氣。左

一年中，他要的書多帶有輕佻的性質，如離奇的戀愛小說，富於想像的故事，喜劇等等。

第二年的時候，披雅娜的聲音聽不見了。律師要的只是文學的書，第五年時，音樂也見了；囚徒來要酒喝。那些去看他的人說他這一年中完全只在吃，喝，睡覺中消磨去，常常打呵欠，自己怒罵自己。書是不讀的了，有時夜裏，他要坐下寫點東西，寫了許久，一上又撕去。他還時時在哭泣。

第六年的下半，這囚犯熱烈地在研究語言文字，哲學和歷史，像飢餓般儘量地看書。得銀行商幾乎沒有書給他接替。在這四年中差不多為他買了六百部的書。這熱切還繼續的時候，銀行商接到囚犯給他的以下的信。

『我親愛的守監先生：我寫這幾行字，是含着六國的文字的，把牠給專學者看看吧！喚他們讀一讀。假使他們不能夠發見一個錯誤，我請你喊人在園裏放一聲炮。我聽這聲音，便可知到，我的努力並不落空，古今各國的天才說着各種不同的言語，但牠們是有一樣的免彩的。呵，假如你知道我能够了解的那樣快活呀！』囚犯的願是償了。兩聲的砲響因銀行家的命令放去了。

後來在第十年中，律師總不動地坐着桌前，讀新約聖經，銀行商覺得很奇怪，這個人在

四年中通熟了六百部的書，如今却幾乎一年中只讀這一本又淺易又薄的書。但不久，宗教史和神學的書又來代了聖經。

在監禁的最後兩年中，因犯間雜堆又讀讀異常的數量。忽而讀着自然科學，忽而讀着拜輪或莎士比亞。送出的條子往往同時地要一本化學，一本醫藥學，一本小說，和關於哲學神學的論文。他讀書好似游在海裏破舟中間，熱切地攫着一塊木片又攫一塊，去救自己的生命一般。

二

銀行商回憶到這些，又想道：

『明天十二點鐘，他恢復自由了。在條約上，我要給他二百萬。假如我給他，一切和我都要完了，我要永遠地糟糕……』

十五年前的他有無數百萬的財產，但如今他是恐嚇地去反問自己到底所有的是什麼，是錢或是債？股份交易所裏和冒險的投機企業，不顧危險的脾氣，至老還不改掉，弄得他的營業，漸漸破壞了。不畏懼的，自信的，自傲的商人，變成了普通的銀行商，對每次市價的升降而戰慄了。

『這可咒的賭博』這老人咿唔地說，失望地抱着頭……『為什麼這個人不死去呢？他只四十歲，他要取去我最後的小錢，結婚去，享受生之趣去，交易所裏賭博去。但我要看過像妬忌的乞丐，且天天要聽他這樣的話：「我是由你得到歡樂，我要幫助你」，唉，太難堪了。惟一避免破產和丟臉的法子只有這人要死去。

鐘響了三下，銀行商靜靜聽着。屋裏人人都睡去了，只有窗外凍冷的樹木。搖動地發出哀怨的聲音。他輕輕地由保險箱裏，取出十五年來沒有用過的匙子，蓋上大衣，走出屋外去。園裏又暗又冷，雨正下着，一種濕的刺入的風怒吼着，使得樹林不得安息，他雖然睜開眼，但還看不見地或白的像，或掖屋，圍樹木。他走到掖屋時，喊兩聲守監的。沒有回答。守監的大概因為天氣作惡進廚房裏或溫室裏睡去了。

『假使我有膽量實現我的理想』老人想『嫌疑第一個要落於守監的身上』

在黑暗裏，他摸索地走過梯級和門，進了掖屋的大廳，又內了一個狹徑，燃上一根火柴，沒有人在。一張床排着，上面沒有床布，鐵爐者暗黑地站在角裏，囚犯住着的房門，封條還沒有撕開過。

火息了，老人興奮得顫抖起來。由小窗眼裏偷望進去。

在囚犯的房子裏，一根燭陰暗地燃着，囚犯自己，坐在桌旁，只有他的背，髮，手，可以看得出。開着的書，亂拋在桌上，兩張椅子上，和桌邊的地毯上。

五分鐘過了，囚犯還是一動也不動，十五年的監禁，教他得靜坐不動。銀行商用手指彈在窗戶上，他還不動。銀行商輕輕地撕了封條，把匙子插進鎖裏，那上了鏹的鎖，發出粗雜的沙響，門吱呷地開了。他想一定有驚愕的叫號，和走動的聲音。但三分鐘過後，裏面還照樣沒有聲響。他決定了進去。

在桌前坐着一個異於常人的人。他是個骸骨，外面裹着堅縮的皮膚。髮長的髮像女人般。鬚子是粗毳的。臉色黃得像土色般，兩頰削陷了許多，瘦長的背，支着難的手瘦得幾乎只有皺皮，很難看。他的髮已是銀灰色的。沒有一人看見這種老年的羸態，會相信他只是四十年紀。在他俯着頭的桌上放着一張紙，細微地寫着許多字。

『可憐的惡貨！』銀行商想『他正睡着或許還在夢見錢哩。我只要把這半死的東西擰在床上，把枕頭悶死他，縱是極小心的考查，也不會發覺這是人爲的死吧！但第一，我們要先讀他寫的什什麼？』

銀行商從桌上取了紙張讀書。

『明天半夜十二點鐘，我便可以得着自由，得到和生人接觸的權利。但在我離開這房子之前，我想有給你說幾句話的必要。在我個人明白的良心上說，在神的面前說，我可以向你宣布，我是看不起那些自由，生命，健康以及你的書裏所謂的世福的。

『這十五年中，我辛勤地研究那些人間的生活。誠然，我並沒有看見地和人。但在你的書裏，我喝過美酒，唱過歌，獵過森林裏的熊，鹿，愛過女人……你詩人的魔力天才，創造出像縹緲的雲彩般的女人，夜裏來拜訪我，幽幽地告訴我許多奇異的故事，使我心醉。在你的書裏，我登過愛爾勃士峯和勃輪峰的絕頂；那裏，我看見早晨的日出，和晚間天，水，山，大陽的金光的瀰漫。我看見雲際的電閃，我聽見海神的謳歌，獵神之弄笛。我觸過美麗的天神的翅膀……在你的書裏，我拋我自己於地獄裏，我行過神跡，燒過城市，傳過新宗教，戰勝過全球……

『你的書給我知識，一切古今來人類的思想，全在我的胸中。我知道我比你們聰明得多
了。

『但是我看不起你的書看不起一切世福和知識，一切都是虛無，脆弱，渺茫，迷妄，像蜃氣般。縱使你要驕傲，聰明，美麗，但當死像小鼠在地下爬一般降臨你身上時，你的子孫，

你的歷史，和你人類的天才的不朽，都要成爲渣滓，同地球一齊燒盡。

『你是瘋子，你已走錯了路，你認虛偽做真實，把醜當美，假使果樹結着青蛙和蜥蜴，玫瑰香變成馬的汗臭，你要發奇，但我可奇怪你怎樣把塵世誤作天堂，我真不願來曉喻你。』

『這些，我可把事實指給你看。我現在放棄了那二百萬，這在以前我會夢想牠做天堂，但如今我看不起牠了。爲了放棄這權利，我要在約期前五分鐘前離去，這樣就算我違約。』

銀行商讀了以後，把紙張放在桌上，吻了這怪人的頭，開始流淚了。他走出了披屋，自交易所損失之後，他從沒有經過現在這般看不起自己的情緒。回家時，他躺下床，但激動和淚使他許久不能睡去……

第二天早晨，守監的趕來，說他看見那人從園裏的窗櫺逃去，走到大門便不見了。銀行家即刻偕僕人走進披屋，證實這事，爲免謠言起見，他把那張聲明放棄權利的紙檢起；回來時，鎖在保險箱裏。

一九二九，十二月，卅一夜

戰裏凶音

顯揚

最親愛的萍妹：

假如你現在看見我處這樣的危境時，不知你怎樣爲我流淚？怎樣爲我傷心？我實不敢設想！我本想永遠的將這種情形埋沒着，然而可憐您嘗然窮望。那嗎，我不得不告訴你，假使我告訴你了，這樣大的刺激，你能吃得住麼？我告訴你是難，不告訴你也難，現在我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我若不明白對您講，您永遠不會猜得到，也永遠沒有第二個人來告訴你，我想了又想，結果我決意了，便拿起筆來，作最後的通信，報最後的哀音。

那是十一月二十的早晨，正是我的工作時間。我跑到軍用電報室裏面去，剛將聽筒戴上，驚耗傳來說，赤俄的敢死隊，已衝破我們的二道防線！請總司令立刻派兵去抗敵，命十三旅即由左面小山側邊包抄截擊！以斷他們的歸路！我立刻如命的傳達完了，希望我們的生力軍去殺得他們片甲不留。

我的辦公地方，雖火線約有七八里，隆隆的炮聲，谷谷的機關槍聲，在空氣裏傳達四方。烏烟滾滾，平沙隨風亂飛，這種景象，令我記起李白的詩，——「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

向天悲，烏鳶啄人腸，衝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當我在這裏流連勒馬凝神的時候，戰號急急遙吹，催那些英雄勇士上馬衝鋒殺敵去！我這時胸中充滿了殺氣，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前方的傷兵，先後的由紅十字會救到後方來，我那時又是悲憤，又是驕雄，人生終久逃不了一死，不過有死輕於鴻毛，有死重於泰山之別。「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這些英雄死得其所了！「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這些受傷的義士，是值得敬佩的。忽然後面有顫聲叫我，你道是誰？那就是「民」呀！我竟莫知所云，我的靈魂彷彿脫殼去了！總是失神的護送他到傷兵治療所內去了。

他睜大苦痛而又似快慰的眼睛，面色慘白而帶紫黑色，他的創口是在左肩，鮮血仍不絕的流出，將灰色的軍服染透了，我看他的樣子，是痛苦極了，呼吸急速，可以吹着隔夜的火爐，我趨上前捧着他的頭問道：

「民哥你怎樣也到這裏來？你竟受了重……」我再沒有力量說下去了，

「華呀？這是最後的會面！我想不到最後的一刻，能會見你。戰死沙場，本是英雄的本色，你能說一人百戰身死的是懦夫麼？我畢竟能雪去懦夫的惡名，而掛上英雄的徽號！」

他氣喘更急，幾乎出氣多，入氣少，一會又續下去說：

「華呀！你相信我是懦夫嗎？壯士視死如歸！我怎能說是懦夫？」

「民哥，你真是英雄！真是勇士！全無半點懦弱的污點，你值得受國人崇拜的！」我盡力的安慰他。

「但是，民哥！我終是不懂你爲什麼也會到這裏來」？我不明白底細的問。

「我嗎？是爲雪恥而來，人說我是懦夫，是國家的蛀米蟲。現在我居然能超乎肉體上，得到精神最後的安慰，華呀！我是懦夫麼？」

他的面色更加慘白，再不能說別的話了，那時醫生忙着裹其傷口，診他的脈，露出失望惋惜的神情，搖頭表示沒有希望了。最後他竭盡枯喉，流淚呼你的名字，兩眼直釘着我說：「請你回去對萍妹說，我以死報命……永別了！……」

我的心直震顫到全身，我倒在他的遺體上。

他的死是如何偉大，誰能冷酷的把他訕笑？又誰能委屈他是懦夫？勇敢的戰士，爲國馳驅，輾轉在槍林彈雨之中，真是「雖死猶聞俠骨香」，誰還能輕視他呢？

萍妹，他身受重傷，猶未落痛苦的淚，爲什麼叫起你的名字，就熱淚涔涔？我想你這時

也傷心極矣，誰不下同情淚呢？但是傷心事還不止此呀。

前後的軍情，全靠我這裏傳達，其重要可說是無比。但這裏的無電線燈泡壞了幾個，現在祇剩下一個，若這最後的也燒了，我也和牠同歸於盡！我的手槍已裝入彈丸，不久也要步民母的後塵，事到如此，又復何言？我一人不足惜，苟消息不通，實足以誤大事，我真是萬死猶輕。

這是最後的一瞬，永無見面的機會矣！我倆就如此了結了嗎？呀！燈泡已發生變動了，手槍已在手中！去矣！永別了，

天華絕筆 十二月二日

江邊

謙

金黃色的江水，

魚鱗似的浪兒，是怎的可愛！

襯着那將落西山的鮮紅色太陽；
是多麼爛熳光輝。

黃褐色的小舟，
粉牆似的帆兒，

隨着悠悠的風聲，在那浪花裏前進！

是多麼雄壯奮勇！

白雪色的沙鷗，整千兒時起時伏，在那活蕩綠波裏跳舞着！
翡翠似的蘆葦，經過微風的吹拂，它發出瑟瑟的天然音樂！
與那無束縛的沙鷗泊和着！

使觸景傷情的我，空掛着滿懷羨慕！

作武昌一九二九，八，廿·筆稿

讀戴望舒雨巷

沈肩吾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牠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牠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着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牠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濛

像夢中飄過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頽圮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裏，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丁香般的惆悵，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這是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詩，讀過之後，我不能不佩服他的想像力的豐富，和藝術的進步了。本來詩是要兼繪畫與音樂之美的。雄壯的內容，要用雄壯的形式和韻律去表現牠；清淡

的內容，也要用清淡的形式和韻律去表現牠，暴風的詩，要像暴風聲；細雨的詩，要作細雨聲，使人讀過，纔會感到深的趣味，《雨巷》這首的韻律，是含有雨的聲情，有音樂的效果；朦朧地展開一幅淒寥的雨景，又有繪畫的效果，假使有所謂錯綜藝術的話這首大概便可當得吧。

寫到這裏，我記起文學裏的聽覺的文藝，和視覺的文藝來，在聽覺方面，疊音和疊句是最有音樂性的幫助的，例如：李清照的《聲聲慢》，頭一句「尋尋覓覓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我們只須讀這句，便可想像到他以下的悲惻纏綿的情緒了。《雨巷》雖然不用疊音，但像「悠長，悠長」，「像我一樣地」、「像我一樣地」的疊句却很多，所以得有音樂的效果。

其次循環疊字體可以表示「九曲迴腸」的悲哀情景，譬如漢宮秋的《梅花酒》一曲「……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一句一斷，便極嗚咽掩抑之致，兩巷全篇，幾乎全用這法，用詩律的蟬聯格，來象徵雨的纏綿，引起讀者的悽楚的共鳴，牠的藝術是何等宛轉流麗呀！

再次，諧音也可以使作品有音樂的作用，例如詩的「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杜甫的「車轔轔，馬蕭蕭」，聞一多有《漁陽曲》：

丁東，丁東，

聽，你可聽得懂？

聽，你可聽得懂？

將這三句，連讀起來，便是鼓聲，雨巷選用「丁香」的名詞來形容愁怨的姑娘，處處說到「丁香一樣地」「丁香一樣地」便又能象微雨的聲音。

至於視覺方面，舉起例來很多，
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便活畫出北方長城外的荒涼的野景，爲南方所沒有的，但邱遲與陳伯之書裏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便給我們以鮮明的江南的春景爲塞北所夢見不到的，徐志摩有滬杭車中詩

匆匆，催催催

一捲烟，一片山，幾點雲影。

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橋聲，
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

用短促的音調，來描畫車外的野景，一面又可象徵火車急促的聲音，很可以兼收圖畫和音樂的效用，雨巷這詩，給我們的印象是雨，雨，第三個還是雨，但作者偏不直接寫雨，處處用人類心中的陰天，如「哀怨」，「冷漠」，「淒清」，「惆悵」，「太息」，「悽婉」，「迷茫」，來反映自然界的陰天，所以他得於暗示中描出寂寥的雨景來。

關於暗示，家兄綠匀有雨中狂行詩如下：

深巷裏——

帽簷外——

傳傳地腳踏泥濘，
誰家底狗吠狺狺；
不堪顫動，

絲絲細雨打街心，
樹影橫空重壓人，
車燈掠過，

一聲聲，

一星星，

一聲聲，

滬潮季刊

這首用「濤」字作韻腳，很能形有雨的聲調，第一節三三兩句也很能把寂寥的雨景描出，收到繪畫的效果。但詩最需要暗示，最忌說明，雨巷全詩不點出雨，而用「撐起油紙傘」來暗示雨，而雨中狂行的第二節第二句，便明白地用「絲絲細雨打街心」來告訴這是在落雨，失却了暗示的作用，便是後者不及雨巷的地方，

總之，雨巷是一首值得贊美的詩，牠有穆木天雨絲的朦朧之美（見旅心），而無其雜，牠是不能用舊的詩式來寫的。任你用五律，用七律，用詞，用曲，稍近情點，還是七古，但錯綜藝術的好處，一定會減損，惟有新詩，字數沒有限制，纔能產出這樣地好詩。新詩得雨巷而地位益固，雨巷因用新詩而表現愈得力，在這點上，我不禁為新詩壇的收穫賀。

雨巷載在戴先生新詩集我底記憶裏，水沫書店出版。

十八，十二，廿七・寫完・

犧牲

人物：

母。

長子。

次子。

女僕——趙媽。

甲 軍需醫院差役。

時間：

民國十八年十月中旬。

地點：

奉天瀋陽。

佈景：

中等人家臥室，帶中國北方人的特殊風味：炕，桌，椅……

幕啓：

「幼子在室中往返踱着，有奮慨着急的情緒。」

「走到炕邊拿起本書，想借以消愁，却又不得安神。」

「看着正指在八點五十分的壁上的掛鐘，又擁起了思潮。」

「站起身來，走去推門；推不開，再想開窗，又開不得。乒乓的聲音，却又驚動了室外的老母。」

母（在內）孩子，安靜點罷。

幼子（向內）媽，你怎麼這樣忍心呢！你的兒子，已經被關着有兩個鐘頭了。你想，又不是關着一隻狗；哼！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可真受不了。

母（在內）得了，得了，你歇歇罷。

幼子就是「歇」也得歇得下去啊，像這個樣，叫我歇又怎樣辦得到呢。（畧停）媽，乾脆你來陪我吧！

母（在內）好，好，好，祇要你不跟媽搗亂就行。
〔門之鎖鑰處，有聲。〕

〔幼子聞聲，向門奔去。〕

母（在內）哦！我早知道了，你是哄你的媽啊！孩子。

幼子（知失策而掩飾）不，不，媽來。（退後數步）

〔母開門入，隨卽將門上鎖。〕

母（和藹地）孩子，這大清早，你多睡睡也行呵！

幼子 睡不着。

母 那麼我替你做餅吃。

幼子 不，我不。

母 哎，那也好，不吃餅就叫廚子給燒片兒湯吃，昨兒媽剛打市上買了干貝，小蝦米，要是再加上點葱頭，肉絲，也夠好吃的了。

幼子（仍嗜氣）不要。

母（越加慈愛地）不要？也不要緊，你想你媽給你弄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你媽是不怕麻煩的。

幼子（越加不耐煩地）什麼都不要。

母 呀！……叫人去請隔壁王三妹來談天罷？你不是跟你媽說過，她說話聲音好，她思想……不，她思想好，……

幼子 （堅決地）總而言之，我一切都用不着。

母 （無奈）唉……

幼子 （悲聲）媽啊。

母 （應聲）孩子。

幼子 請你老人家答應我，我要救國去。

母 我的孩子，你把那個心，放下去罷。昨天我到你姑奶奶那裏去，看見她正在說你表哥，于是我就急忙趕回來，我不是立刻就對你說了，你不能去上前敵嗎？今早我老早就爬起來，把門上了鎖，把窗子也上了擋板；這不全都是要你別離開我的意思嗎？

幼子 但是，救國不也是椿重大的事嗎？國家的設立，是由人民主使；換而言之，也就是專爲着人民。因爲人民與國家，有這種深切的關係，所以在平時我們極力提倡愛國；愛國家的名譽，愛國家的產物，愛國家的人民。不過在國家受着患難的時候，人民就更多一個救國的責任了。國家的週遭是險惡，人民生活就不能安寧；國家的前途是沈默

，黑暗，人民也永不能逃出荆棘來。我們爲愛國，爲使國家脫離患難中，我們當然在相當時候，也得盡一分力量，起來救國。現在蘇俄以武力來凌辱中國，爲中國前途計，我們怎樣不起而反抗呢！？

反抗也好，救國也好；我是都讚成的啊！不過在你這個時候，正當在學校裏專心一致的求學問，學問求好了，再來做救國事情，那才對呀！孩子，我看你還是安安穩穩地念念書，現在吃，喝，用，又有那一件缺少呢？何苦冒了險，大老遠的跑出去，拿着性命，當兒戲呢？

幼子 媽，你那種話在平常也說得過去，現在可不行了。你知道，現在蘇俄欺辱我們中華，實在太甚了。他們是無人道似的慘殺我們中華民族，他們是流氓似的強橫霸道，祇認識強權，絕看不見公理，我們中國犧牲了許多性命，財產，土地，這都不算；單爲我們中國的前途着想，長此以往，那還了得，我們怎能不跟他拼一下。前敵犧牲的烈士，已經很不少了，難道他們白白犧牲了？他們肉體雖然是消滅了，離散了，可是他們的靈魂，他們那雄氣勃勃的神氣，却是永不朽的，不過我們很可惜，一般睡在黑屋裏的人民，消磨在安樂窩裏的同胞，却永遠沒有理會到這些；沒有看到這些，沒有聽到

這些；或者雖然見到了，聽着了，而也並不在乎這些；似乎這也不是件大事。這般人正好像醉了一般，沒有受刺激，再也不會蘇醒的。然而我們也並不能恨他們，怨他們；他們的腦中，實在從來沒有一滴的知識存在的。我們受過教育的，當然不能跟他們並列。我們一面極力要設法喚醒民衆，一面再求和識。遇到緊急的時候，當然要犧牲一切，到前敵去盡我們應盡的責任。前天由前方運回的傷兵的報告，知道戰事很吃緊，所以我們學校就徵第三次的……

不必說了，不必說了。就是在你大哥二哥走的時候，他們不都是這樣說的嗎？你大哥不是在一清早就走的嗎？他穿好了軍服，跑到你媽房裏去，說了一大篇話，你媽想留也留不住，而你大哥就急忙跑掉了，後來又有天下午，你二哥也來跟我提要打仗去；雖然他也是講了許多道理，可是我緊拉着他不放；在我想，總以為你二哥可以不去了，誰又知道他竟把媽推倒在地，也不回頭看看，而一直跑走了呢！（稍頓）唉！你媽自他們走了以後，真是沒有一天不在掛念着的。但他們從也不會有點消息傳到我老耳裏來，好像他們已經把家忘記了，丟掉了，……

幼子 媽，也不是那麼講；兩位哥哥，或者爲着軍事忙，來不及寫信來跟你老人家請安。這

次我去了以後，一定常常偷空寫信安慰你。媽，現在離開拔還有半點鐘了。你就答應你的兒子罷。救國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啊！媽！

母 你：你倆個哥哥都離你媽去救國了。難道你還要丟下你的母親去嗎？你們都要去了，你們媽的老骨頭怕也：沒：有人來管了。（泣）你們走了，預備讓你們媽去討飯嗎？你們媽雖然是不中用，雖然是不曾受過教育，可是你們就不念從小把你們養大的苦心嗎？你們媽把你們從這麼小（作手勢）帶到現在，使你們一個個都成人了；總以為你們畢了業，賺了錢，可以使你們媽，我，享些清福，誰知道你們竟一個個要丟了我跑開呢！？（泣）。

幼子 （流淚）……

母 （轉口）孩子，你是媽最喜歡的啊！在你們小的時候，你的兩個哥哥，總愛作對頭，打，鬧，整天都不歇歇。祇有你永遠不跟他們吵，一直聽你媽的話。我還記得，好像是在你六歲的時候罷，有天，我閒坐着沒有事，數佛珠玩。你就跑來要我講故事。我跟你講了一段老萊子孝父母的一段：你聽完了，直拍小手叫「好」。我問你什麼好？你說：「故事好。」我說：「你媽不好吧？」你就按着我的嘴，不願意我說。後來你還說你要你做老萊子，你愛你的媽，你孝順你的媽，你永遠不離開你的媽。你知道，當時我聽了你這話，

是多麼高興呵！我暗中常說：「有出息」「好孩子」。此後我差不多天天都爲你禱告，願你早日成人。(畧停)剛才我進來，看見你那種爲難的樣子，你知道你媽，我，是够多麼的傷心呵。如果說你越大就越加消滅從前的好處，那怕不至於罷。孩子，(拍其背)你別使你媽失望啊！你媽就靠着你了。……

幼子 (吞吐地)媽，不過……我們在相當的時候，總應該犧牲了家，而去爲國啊！

母 (慈母的口吻)呵！孩子，我捨不得你到那血腥的地方去。天下父母總是愛兒女的，你聽你媽的話。……你媽決不會叫你上當。

趙媽 (在內)太太，開門啊，快點，大少爺回來了。

幼子 (喜形於色)呵！媽，大哥來了，開門罷。

母 (驚喜)啊！老大回來了，那裏？那裏？

趙媽 (在內)快，快，太太，開門。

母 呵！來了。

幼子 (自言自語)還有一刻鐘。

〔母將門開了。〕

〔長子被甲、乙扶之上。趙媽隨上。〕

幼子 哟，大哥回來了。（對長子）

長子 （微睜兩眼）唔，（見母）媽……啊。

母 （驚惶失措）啊？啊？這是老大嗎？

甲 病人受不住的，先扶到坑上再講話罷。

趙媽 着哪，大少爺樣子很辛苦哩！

〔衆人扶長子斜躺於坑上。〕

甲 我們是由軍需醫院來的。現在可以回去罷。

母 （不知所以然呆視長子）……

幼子（代答）是的，你們可以走了。趙媽，你先代給他們一些酒錢罷。

趙媽 是，少爺。

〔趙媽領甲乙下。〕

母（對長子）你怎麼會變到這個樣子？老二呢？

長子（閉眼）媽，我覺得能聽見你的聲音，已經又比二弟好些。我很微倖了。

母 你這是什麼意思？

長子 咳！（很無力地）那天蘇俄的軍隊，又衝進我們國境來，我們爲着防守的天職，終於同他們「短兵相接」了。由上午十時，戰到下午五點，還不會停止，彼此都很有相當準備的，所以兩方各不相讓……夜來才漸漸地平靜下去。我們回到戰壕時，看見同營的同志，已經有一百多人是在鎗林彈雨中犧牲了。我當時打得非常疲倦，不過老惦記着在第三營的二弟……：

母 （急切地）怎樣？老二怎樣？

長子 我也不顧及疲乏了，我就跑到他的營裏去；看見他還在裝子彈哩！他看見我就說：「哦！大哥來了。哈，今天真痛快，中國人並不弱呵。」我當時真不知該怎樣回答他。我太累了，不得不在他們營裏睡着。大約三四點鐘的光景，二弟又把我推醒了，說：「快醒，蘇俄又放砲了。」我就趕快回營去。兩方戰火又開始；不過那場夜戰是很不幸的。

母 怎麼樣？怎麼樣？

長子 當我抬頭看敵軍的時候，忽然看見蘇俄的砲彈正落在二弟的那方面；我可真急了。我

到了那邊，在一個小坑裏看見二弟還在擦臉哩。他聽見我走近，就拿槍對着我，及至告訴了口號才知道是我。他笑着說：「大哥，你們那邊怎樣？這裏很安閑的。」我看到他那樣自在的神態，我真……要哭了。突然我覺着有鎗砲向我們射來，正要想躲避；却晚了，我們都中彈了……

母（驚）那麼……

幼子（同時）那麼……

長子 二弟很弱聲地說：「大哥，我的責任，今天算完了。我很不幸，沒有能再多盡些力量！……但是，願你們仍要努力，我們必須爭公理的。祝我們大中華萬歲……」我昏了，他也就……那樣……死了……（哭）

母 啊！他死了嗎？他……他……他死了……（痛哭）

幼子（泣）二哥，……

母（哭述）老二，竟死了。你怎麼也不等你媽見個面呢。你不是說打完了仗，還回家來孝敬你媽麼？……唉，就是你臨走的一天，為甚麼不回一回頭呢？……為什麼不叫你媽看看你的臉呢？唉！孩子，我親眼帶大的孩子啊，你真……為國了？（哭）

長子（忍着哭）媽，二弟雖然犧牲，他是能夠升天堂的。……

母（搶着問）你的傷處怎樣？

長子唔，

母（追問）說呀，在什麼地方？

長子在肺部。現在醫生已經上了麻藥。

母痛嗎，上麻藥，為什麼？

長子媽。……

母孩子。

長子（泣）我的傷口，無救了。所以醫生命人把我抬回家來他說大約……（忽停，側耳向外

靜聽）

〔台後有腳踏聲、馬蹄聲，長眾噪雜聲。〕

〔接着又一陣歌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以至漸漸平淡下去：野蠻蘇俄，埋沒天良，凌辱我中華。侵我疆域，欺我民族，野心皆暴露。長此以往。失掉國體。叫我怎能忍。願我同胞，快快奮起。救我大中華。……〕

(幼子懷着十二分的熱腸，很興奮地聽着歌聲。)

長子 (忍痛)呵，又一隊去了。勇敢，勇敢。……

母 (不安地)你……(又轉臉注視幼子)

長子 我很願以極真誠的心，祝……啊……(痛倒)(呻吟)

母 (注視長子)孩子，怎麼啦？

幼子 (由遲疑而堅決)我還能耽誤嗎！我必須追上去。我再不能遲緩了，媽，我走了。

〔幼子匆匆下〕

〔母追至門口。床上呻吟聲又加利害。急回視。〕

長子 (畧抗身)媽，我願祝他們的勝利，祝他們救國成功。(母向前扶着)媽，我願你老人家
……康健安樂……我去……了……媽！(痛極而倒)

母 (急視)老大，我的孩子，你也……(哭)啊？!(面下觀衆)你去了。呵！哈……(狂笑)……去的去
了，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大笑)好，好，你們都算爲國犧牲了！我怎能不快活……

〔幕徐下〕

民十八，十二，三十一。脫稿于滬江。

丁蘭

教士

漢 華

丁蘭這時，自知罪加一等，傷悲的心緒，無處可訴。碎了的心兒，不能再變成整個的，殘了的花，又何能重立花枝呢？他不得不當以往的事如昨日死，今後的事，就如今日生。每天對其死了的母親的牌位虔拜，好像是這樣便能減輕其罪愆了。然而那飽嘗悲苦而驚倒死於田野的慈母，果能俯赦免他的罪過嗎？

丁蘭對他的母親，非常的不孝。換句話說，完全不把那生育深恩的娘當母親。他每日在田間工作，母親是每日慣例送飯到田裏給他吃。不過來遲了的話，他便舉起那拳頭來敬她一頓來遲了的刑罰。這種行為，禽獸都不爲，何況人類呢？然而丁蘭可算是首開紀錄了！他的母親始終未有怨言，始終未有反抗。祇有暗自嗟嘆，咒詛人生。并自怨生出這種不肖的逆子來！同時她也怨自己當初太放縱他，不能拘束他，以致長大養成一種不近人情的惡皮氣。一思至此，不禁暗暗用衫角來拭淚。這種悲痛，祇有做過這樣的慈母的，才其嘗試得到。

一日丁蘭工作疲倦了，荷鋤到樹下休息，其時正是近午，便想靠着大樹睡午覺。但是樹籬幾只烏鵲，却鬧個不休，不讓他入夢。他惡狠狠的抬起頭來看看，見幾只烏鵲跳躍歡叫着。

。他又似有意，又似無意的瞠目望着。幾隻年青的烏鵲，飛到田裏去含了一大串穀來給老母鴉吃，一轉瞬間含了一出來，一直等到老母鴉們吃飽了，然後牠們自己才吃。

他的緊閉心窗，受了那高尚的靈感，忽然開了。這「反哺之恩」的教訓，直透那將要改變的心田。他再看見田邊的羊，正跪着給乳把老羊吃，這「跪乳之報」的孝道，直將丁蘭改造成另一個別具心腸的人了。他好像重生一般，將以前的殘暴，不孝，種種洗濯干淨了。

他想他的母親懷胎十月，眠乾睡濕，沒有一天安睡。犧牲了幾多的精神與心血，才能將他撫養成人，今日他對母親這樣的不孝，良心大加責備，熱淚滴滴落在衣襟上。「這時他已忘記了宇宙了，只有母親和他。因為他本是她的一部份。他還沒有認識世界時候，她已愛了他的小小心靈，她已認識了他。她為什麼愛他呢？不為什麼，不過他是她的兒子而已。」丁蘭受了這番自然的教訓後，的確重生了。

第二天中午將近，他預料他的母親這時會送飯來的，他急忙將鋤頭拋了，去接他的母親，他抱着滿腔的誠愛去歡迎她。他看見兒子飛奔前來，心中大懼，以為他又實行其敲打的主義，心裏一作急，不小心的鐵倒在地上。丁蘭見母親鐵倒，趨來扶她，可是慈母畢竟沒有福氣來接受他的突來的孝，猝然永別世界了。

一九二九，十二，二九。

鄒媽

沈祖輝

鄒媽是我家一個很能幹的女僕，在我年紀很輕的時候，她便來了。她起初的工資只有一塊錢，然而她並不以工資少的緣故，而忽畧她做事的勤慎。

她在我的家的生活是這樣：天色微白，便起來開始工作——洗衣服，拈針黹等，手不停揮地做着，非到夜深不肯就睡。人家問她爲什麼一忽兒也不肯休息，她微笑地答道：『吃人家飯，做人家事，那有偷懶的道理？』然而誰——甚至母親也不知道她那有許多工作。

愛和傭人談話的母親，知道她是S洲人，迫於家計而出來做生活的，她還有個八歲的孩子——元術——在S洲念書，她每月把工資五分之一給他做學費，剩下來的都給他做衣食費，自己一文也不用。她還說：『在這裏真快樂，太太做人又好，我就做死了也是情願的。』

從省城到S洲，約莫四十多里路，每天早晨有一隻小火輪開往S洲，晚上便從S洲開上省城來。每月將終時，鄒媽總請假回S洲去看看她的兒子，她真信實，每次請假，說三天來，便三天來，憑憑風狂雨暴，輪船也停駛了，她還是趕早路跑來。有一次，她假期滿了從S洲上來，到我家後，做事也沒有精神，飯也不吃，晚上老早便躺上牀流淚，母親覺得她這神

氣可怪得很：為什麼平常很快樂的她，今晚會變成這個樣子？爲了好奇心的驅使，終於跑到她的。房間去問她了。

『鄒媽，你每次從家裏來時，都是歡歡喜喜地做事，爲什麼這回却這樣呢？你病了麼？』

『沒有，』她說，『我的兒子病了！出疹，很利害，我很耽心。』

『那你何必這樣急急地來呢？再等兩天看看他也好，橫豎這樣又沒有什麼事情。』

『難得太太這樣好心，不過每次我請假，太太總是答應，叫我怎忍失信呢？』

『你也不必客氣。你來時他好了些嗎？你請過大夫沒有？』

『鄉下那裏來的大夫？不過土醫生看看罷了。據說多吃些涼的東西便可好了。』

『那我再給幾天假，你明天還是再回去看看他罷，多買些山梨，山東梨帶回給他吃，這裏兩塊錢給你，等他復元時再來也不遲，你可不用擔憂。』

她含淚答謝了，第二天便回去了。她去後母親還嘆息地說：『這世上真難得有她這樣信實的人！』

要不是她親戚的來訪，誰也不知道她還是個可憐的人。

當她親戚來看她時，剛巧她請假回家，母親便請她進來，談話的結果，知道鄒媽是早寡

的，她在十四歲那年便嫁了S洲的一個農人，第二年便生了允術，她的丈夫在允術七歲時，得了急症死了，他所剩下的，除了幾畝田地以外，便無長物了，虧得她還能幹，僱幾個長工，把這幾畝田很苦力地經營起來，她們母子倆得藉此生活着。

不料她的大伯，見利忘義，昧了良心，一口咬定這幾畝田是他的，幸虧鄉里人的公論，總算沒有給他拿去，而她已不能再立足家裏了。她便把牠託人看管，兒子也寄人家那裏讀書，自己便跑上省城來。

一個鄉下婦人在她丈夫死後再醮，並不算什麼一回事，而她這樣苦守，已是不易，何況還是在這樣環境中掙扎着，奮鬥着？因此母親特別看重她，信任她，把家中瑣碎的事情，都給她料理，她也實在能够幫母親的忙。

在我十一歲那年，父親送我和姊到隔壁小學校裏念書，每天早晨她招呼我們梳洗，吃了早飯，她便送我們上學去，午飯時又去接我們回來，下午上學放學還是她來接送，所以我們非常愛她。她還叫我教她念字，我便寫幾個數目字教她——，二，三……十，百，千，萬，她有空時便誦個不了，後來竟被她學會了記賬。我還賣本領似地教她許多千字文。三字經……但她不肯讀。

允術是個瘦臉，身材很高的孩子，每逢年節他總上省城來看他的娘，每次她總叫他帶許多鄉下土產物來送我們，她每次來時總是呆頭呆腦地坐着不動，我却喜歡和他玩，但當我去拉他的手時，他便摔去我的手，不肯和我玩，他娘看見了便說：『他鄉下人，沒見世面……』

……』

過了兩年，福州學校鬧了風潮，在寒假裏父親便叫我上上海來讀書，臨行時她給我許多食物，還掛着兩行眼淚送我出門。

在母親的信裏，常常提起她怎樣的掛念我，叫我暑假回家時帶兩件布料給她，前年我回家時，一進門劈頭便看見她站在門口等我。

『哎喲，依哥，怎麼半年不見，便這般高了？』她喜躍地喊着。

『鄰媽，你好嗎？我還有兩件布料送給你哩！爹娘呢？』

『爹還在公署裏沒有回來，娘在房間裏等着心急呢！你還給我衣料嗎？真好！真好！是麼？我早就說過依哥不會忘記我的。』她又回頭向站在她後面一個年青的婦人說。

見了母親，談了許多話，便談到鄰媽了。母親說：『鄰媽真可憐，眼巴巴望到兒子長大學成，爹爲他謀個銀行的練習生，她還爲他討了一房媳婦，但他不知怎的，好端端掉去銀行

的位置，也不告訴他娘，便跟他的表兄到爪哇的泗水做生意去了。鄒媽只得帶她的媳婦到這裏來，幫他做些事情，換口飯吃。她的媳婦到還好，做事和她一樣勤慎，但我給她工資，鄒媽却不要，她說：「太太肯容我媳婦到這裏來，已是太太的體貼，她做些事情也是應該的，怎敢再收工資？」允術到泗水也有信來，但她怎能安心呢？』的確，她比從前瘦老得多了。

過幾天，她要我寫封信勸允術回來，但他怎肯聽話呢？他來信裏並不提起他離家的原因，據我推測，大概是爲了舊式婚姻的束縛，不滿意於他的妻子——因爲她是個不識字的鄉下人。而鄒媽有什麼法子哩？

在我第二次暑假回家時的觀察，知道他的離家的原因並不是不滿意於他的妻子，因爲他寫信給他娘時也常常問及她，據說，他在泗水做烟的生意，每年的收入可有五六千元，所以鄒媽又恢復從前快樂的狀態了。

今天回家時，却不見了鄒媽，母親說，允術發了財回來，打算明年再去，他要接她回去享一年清福哩！

兵變

孤鴻

淡淡的明月已經打扮好了，盈盈底飛上柳梢頭，她的光華從樹枝疏落處射入女師的校園之一角，羞人答答底窺視世界上的一切。蔭翳的樹林，碧綠的草地，都蒙着一層朦朧的煙霞。池邊的楊柳窈窕底隨風飄揚，一如顧盼生姿的美女，靜靜底一聲不響，亭前的大麗花，開着美麗的花，各色俱全。還有許多不知名的野芳異卉東一堆西一堆底滿佈着園中，到處顯出自然界的美麗，神祕，偉大。

「婉芬，用過飯沒有？」一個年約十八九的女學生喚聲打破了自然界的沉默。

「吳榴仙，你來得好早，我已吃過了。剛才程小鳳程月嬌說她們到寢室裏去換件衣服就來，怎麼等了半天，還不見人影，一個人多麼無聊！幸虧遇着你，真運氣。榴仙，今天考的成績怎樣？」

「今天的歷史考得真難，五問題目中三問是要背書的，一問說什麼「亞歷山大與東西文化化的關係」，做起來須費不少的時候，把我累死了。這樣難的題目恐怕張曼麗也不見得都做得出。」說罷用手將額上的頭髮一理。

「站着說話是很吃力的，今天氣候很乾燥，地上不十分濕，不如到那邊大樹底下席地而坐，談談天，橫直今天是星期六。」曉芬提議似底說：

「很好，很好。」

她們把身上的衣服拍一拍免得有灰塵留在上面，兩人手攜手底沿着煤屑路走，到了亭子的前面檢塊乾靜些的草地坐下。許多年齡相彷的女學生，天真爛漫底走來走去，欣賞天然界的美麗。

「張曼麗的功課怎樣？人家都說她好是否名符其實？」曉芬先開了口：

「未見得，比她好的人多呢！她上學期不過考了一個第三名，却自以爲自己不知道是怎樣學問淵博，眼睛生在頭頂，洋洋乎不可一世。前天錢安琳在代數堂上做差了一問題題目，這也不算坍台；然而她却很驕傲底笑安琳，叫人家下不下去，這又何苦來呢！」吳榴仙很覺得憤憤不平底說：從她的面上可看得出心中的一切。

「太不應當，虧她做得出！」

「教英文的陳先生樣兒生得很好，年紀很輕，人也非常和氣，上課的時候總是笑迷迷底。」

「聽說你常常到他房裏去問書，是不是？」

「這又沒有什麼大了不得。」

「未見得吧！醉翁之意不在酒，將來…………

「你再胡說！你再胡說！」她急急底用手將琬芬的嘴巴按着。

「好姊姊饒了我吧！下次不說就是了。」

「這次便宜你，哼哼！下次你敢！」

「榴仙，那邊遠遠底有兩個人走來，恐怕是程小鳳吧！」

「我也這樣想。她們來得太遲，可恨。」

遠遠底有一羣女學生姍姍底走來，不到兩分鐘的時候便走近她們的面前。

「你們真滿意，坐在這裏談什麼心事，可能讓我們知道一些？在今日青天白日之下是不容少數人獨裁的。」一個中等身材穿着妃紅色印度綢旗袍的似乎代表全體底問：

「晤！東拉西湊底瞎談。你們怎樣來得很遲？」琬芬回答着同時想起方才的一幕趣劇，不禁好笑起來。

「不必客氣，請坐。」

「誰和你客氣？並且又不是你的府上。」一個女學生搭訕似底說：

「姊姊們，方才吳媽從四牌樓買東西回來，她說今天街上有些兩樣，行路的很少，街上站滿了兵；並且聽說今晚要兵變的謠言。不知道是真是假？如個是真的，如何是好？」陳小鳳報告新聞似底說：不過這幾句話好像一盆冷水從頭頂洗下一般，把她們一片快樂無憂的思想消滅得乾乾盡盡。大家面望着面，一聲也不響。

皎皎的明月已被一片烏雲遮着，除了微微的燈光外，園中是滿佈着黑暗。風也沒有了。蟲兒也不叫了。窈窕的楊柳，碧綠的芳艸似乎蒙着一層銀灰色的濃厚的烟霞。美麗的大麗花，悅人的野芳都好像有些隱憂，低下頭去。整個的園中充滿了恐怖的愁雲。

好久，好久想不出安慰的言語和解決的辦法。

「諸位，這個消息大概不確實，總是反動派造的謠。現在討程的戰事，政府方面已獲很大的勝利，況且這兒的軍隊都是中華黨忠實的同志，前不久還發表討程通電，表示誓以全軍的生命，作政府的後盾。怎會就倒戈呢？」曉芬想了半天，到底明白了。她好像發現新大陸似底，連忙報告她們的同學。

「對的，曉芬的話很有點道理」。三四個人不約而同底說：

「就是倒戈也不會有什麼要緊。政府方面，護國派方面都不是屢次宣言說他們爲黨國爲人民而作戰麼？他們的目的是求救國主義之實現和解決人民的痛苦，何等光明正大！我想他們決不會有擾民的舉動而墜落了他們的佳譽。」程月端加以充足的補充：

「對啊！他們是中華民國的中華黨的武裝同志，自有他們的特色，怎能以料軍閥的軍隊之心來料他們呢？」又有一個搶着說：

「諸位同學！現在既然知道方才吳媽傳來的消息是謠言，大家可以不必驚慌了，」陳小鳳發言了，他似乎想把剛才他所報告的消息收回，因爲牠是不確實的。

「讓我們隨便談談吧！」曉芬發表自己的意見：

「小鳳，你這件旗袍做得太長，袖口太大，似乎有些不合時，前幾天我的表姊從上海寫信給我說那兒正時着緊小的式樣呢？」另一個女學生開始批評小鳳的衣服。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那飯桶的阿二把牠做成這個模樣，改起來也不見得改得好，好好的一件旗袍料花了十幾塊錢買來，仍舊不能合意，誰不氣呢？」小鳳十二分憤慨底回答，她對於阿二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從面部表現上可以看得出。

「可惜！可惜！」三四個人同聲惋惜？

「下次一定不再叫他做了。」她的餘怒仍然未熄。

她們的談的目標從兵變的問題而移到衣服上，十分鐘前的恐怖的愁雲早已消滅得無影無蹤。各人的心靈充滿無思無慮的思潮，恢復了從前的太平景象。同時青草色的天空十分純潔，不見半片雲兒。祇有皎皎的明月在那裏徘徊，她的光華普照着世界上的萬物。

忽然來了一陣鎗聲把她們的注意點集中，大家凝神靜氣底聽着。不久便隱隱約約底聽見嘈雜的哭聲和犬吠聲又在天空中發現紅紅的火焰。她們知道一定在那裏起什麼變端，都驚慌了，甚至有一兩個膽小的竟大哭起來。

「諸位，現在事已急了，哭死也沒有用！不如大家想個辦法。」曉芬年紀大些，到底有點經驗。

「我想先派個人到外面去探聽，如果真是兵變，再想對付的方法。」小鳳戰抖底說：「面也有點兩樣。」

「誰去呢？」曉芬向大家問：

沉默了許久，大家索索底坐着，各望着他人底灰白色的臉部，沒有一個人敢回答。她們的心裏都想派個飯司務到外面去探聽，雖然知道他們也不會有這般的胆量；但是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想恐怕沒有人敢去，不如回到自己的房裏坐等天亮，聽天由命吧！」吳榕仙想出一個無可如何的辦法。

「好！好！明天再會。」大家不約而同底說：一面各人預備回到各個的寢室。

不上一兩分鐘的光陰，祇剩下一座空園。

她們回到寢室裏只見其他的同學大都愁眉不展，臉上流着眼淚，默默底不響。

外面的聲音愈鬧愈大並且愈鬧愈近，漸漸底發覺有人打校門了。洪洪的聲浪傳到她們的耳中無異一個霹靂，馴羊似的她們有些神經錯亂，東來西去底亂跑，想找個安全的地方躲避，但是當初建築校舍時的執事人們沒有想到這一層，以致整個的校舍兩畝多的地基竟沒有半個地洞。聲浪更加大了，似乎大門已被打開千軍萬馬般的聲勢殺將進來。她們知道已到最危險的時期，躲避是絕望了，最後的一息恐怕就在目前了？「天啊！天啊！」嚷個不住，有些竟跪在地求上帝保佑，但是無情的上帝，祇站在雲端裏冷笑，不加以允諾。

果然百十個狼虎似底惡魔冲進來了，每間房間裏總有幾個被他們糟躉。他們穿上合身底灰色的軍裝，手中握有明亮亮的裝上刺刀的長鎗，一排排的子彈交叉地繫在身上。許多金質

的裝飾物穿成一串掛在武裝帶上，同時聽見叮噹叮噹的銀元聲從袋中發出，還有不知其數的花花綠綠的紙章亂塞在袋中。站在綠陰陰的電燈光下活似無數的青面獠牙的魔鬼。

「你們都跟咱老子一同走，不許哭，乖乖底走。」爲首的惡魔發他的命令：

有三四個不知趣，想趁機逃脫，被他們看見了便賞她們三兩刀。鮮紅的熱血泉水般的直流，號啕底哭聲滿佈着空中。

「媽的！誰再敢？」爲首的說完便領了他的部下帶了一羣馴羊般的她們得意洋洋底走了。

五分鐘後全校祇剩下幾座空房，全部的校僕，學生，教職員早已不知去向，渺渺的天空佈滿烏雲，皎皎的明月躲得無影無蹤，微微底燈光在那兒綠陰陰底閃耀，好不淒涼！總之除了的點鐘聲外，整個的環境是死一般的沉默。

字紙簍裏的東西

徐志摩

吃過飯回到課室裏去拿書，走進門就把個小字紙簍兒踢翻；紅的，白的，寫過字的，扯碎的紙片都翻在地。地上散亂的紙片，吸引了我的手，去把這些東西拾起來看。

我把這些東西一張張的抄下吧，但恐怕不能完全抄上也說不定的。

頭一紙拿起一張淡紅色的信紙，已經破去了一半，上面鋼筆字寫着。

「明哥：

當故鄉的明月照着我們倆的影子在車站的地時，我們緊握着手；默默的走上車去。哥，你還記得嗎？

無情的汽笛聲呵！何必叫的這樣早呢？我只能，同我五年來相處在一處的朋友分離了！

哥啊！你知道我獨自在洒着熱淚嗎？

汽笛又鳴了，接着車身就向前動了；噯！故鄉的景物——同我接觸了多年，只能就暫時告別！

我初到這生陌地上海，不要講到朋友，就是能接談的人也是很少很少。哥啊，又使我加倍的思念你了！

渴念着等到放寒假，又可以見到我親愛的朋友了；但，越是渴念着，倒像有意爲難似的，越是來的慢！

大雪飄過了一陣，只有加冷些；離我所渴念的寒假還很不近啊！

故鄉的雪景怎樣？總比我孤零的獨看着總好些吧？

新年，又快光臨了，遠離故鄉，孤零零的我又感得有什麼快樂呢？

昨天，總算離了這寂寞之國，到……

那下面是完全扯去了。

再一張，是零用賬，好像是在簿子上扯下的：

「一〇，二七•車資八角

一〇，三〇•零食五角

一一，六•影戲二元（卡爾登，大光明）

車資點心等二元五角七分

買司丹康，雪花膏，毛襪，餅乾等合計十五元六角半

一一，一二・合作公司欠賬十一元二角

一一，一七・特別菜欠費三元

十二，三・飯堂叫菜欠費七元

郵費，練習簿等二元

十二，七・零食及車資三元

影戲，買物，吃飯等合計十三元六角

這位老兄的費用倒着實是很可觀的。

再一張，很小很小的紙片上，寫了幾個鉛筆字：

「第五問請你抄給我」

這也不知道是那位作弊大王的手筆。

下面，幾張殘缺的日記：

「九日

先生常說：「讀書是最有興趣的，」但我讀書到今天也沒有感到絲毫的興趣啊！

在操場上踢球好開心，但地理摘要忘記做了；曖，還有夜課呢。

自修鐘打了，走進禮堂去，覺得悶沉沉地，一點事也不能做；伏在案上只拿一枝鉛筆亂畫，直到散自修。

地理摘要還沒有做啊！敲了熄燈鐘才猛的記起；但太遲了。

十五日

聽過C先生在上課時所講的一番話後，使我大大的覺悟。決定要立志救國，先從用功讀書着手，明天起一定實行。

在牆上貼了一張很大的紙，寫了：「立志用功」；在旁邊又加了紅圈，以便易於醒目。

在同房的張君也講過了，叫他隨時督促我讀書。

十六日

拿了一本書，正待要伸手去翻開；幾個球友又走進，好，還是先去踢一會球再講吧。

今天不是頭一天實行「用功讀書」嗎？但又破壞我的立志了。

曖，遲一天實行也不要緊的。

還是安心睡吧！

十九日

我真該打嘴巴，今天又忘記了我立的志願，直到記日記時才想起。

張君是太客氣了，他爲什麼不來督促我呢？停會兒非去問他不可。

今天實行志願也不行，明天實行也不行；恐怕是日子不利吧？

決定擇吉實行，下月一日起。

牆上的那張警語還想去重弄得大些。」

再一張，是長江流域地圖，江蘇省畫得和四川省一樣大，長江是好像成了直線。

地圖的下面，現出一張紙片兒，寫上許許多多的別號；什麼：「橄欖頭」，「印度國王」，
「綠氣大王」，「老驥姑娘」，「苗子」……佔滿了全紙。

還有一張使我莫明其妙的東西，是一張紙片上，有圖有字：

「L和M打架，全爲了X。」

這個葫蘆裏到底是賣的什麼藥呢？

伏在角裏的一張信紙上，還寫有許多抒情的字句兒：

「秋啊，

去了嗎？

為什麼不把我的煩惱帶走呢？

窗外的雨聲，

只有引起我的惆悵！

課本兒，

怎會這樣無味呢？

雖用大刷子來洗刷我的心，

恐也不能煩惱去純。

(a+b) (x-y) 裏面跳出一幕電影來，
那不是感得有趣了麼？

出去了一趟，

這顆搖動的心爲什麼更不安定了呢？

雪呀，

落吧，

白茫茫地一片；

或可減去我的彷徨。——

這許多東西，正是表現出他心腔中的苦悶。我想，他一定是個善愁家，生就了一副詩人的性格呢。

再一張，更是深奧無窮，令人摸不着頭腦：

「希望大家……」

還有一個報告哪……

叫你們讀書你們不讀書……

一加二等於三……

民族與國家……

換一句話說……

聽着……聽着……

All listen please! Let me try first.....

旁的東西.....不要糊裏糊塗.....

這樣一來.....

啊.....啊.....燙燙]

這一張東西，足足使我想了許久；無奈天資不敏，總是想不出是什麼意思來。我以為，像我這樣的笨人，就是想一世也摸不着一線頭緒的；還是暫時放下吧。

一張白紙片兒：

「將買的東西：

達夫全集

語絲

國民日記

超人

永日集

中學生

壁下譯叢

再有一篇子，可惜只有一張紙？

「大考之前禮堂裏是突然靜了下來，和前幾天的情形大大的不同。

當上自修課時，跑來跑去的人沒有了，光是談天說笑妨害別人的人也沒有了。下課鐘打過後，離開禮堂去睡的人還是很少；大部分都正在埋着頭，聚精會神的看着書本。

我不禁迷離着，暫時閉了眼休息一下。噯，這幾天溫課委實太辛苦了！去睡吧？睡鄉是多甜蜜，被禍是多暖熱！但，但一個很大的「⁵」字又跳到我眼前了！

還是繼續溫下去吧！但是，這一點短短的時間吞下這樣厚的一本書呀！又怎樣辦……」

沒有被我翻開看的紙片還很多呢，但不願意再往下翻了，够了，夠了。

在這許多紙片裏面，看見了許多不同的性格，思想，生活。雖廢了半個鐘頭去翻看，但也很值得啊！

想不到這一個小小的字紙簍裏，倒是這樣的「包羅萬象」呢。

一九二九年的最後一天。

回家

蒼 松

這是多麼可欣慰的事呵！浪跡天涯的游子——我，居然得到個機會，回到我相隔幾千里，別了年餘的家去。

故鄉，家，這幾個字，時時繚繞在我的腦海裏，因為我很想知道：我的故鄉，我的家的人事有變更嗎？有進步嗎？有……嗎？回家了，這次得着機會回家了！回到了家以後，便可一一的觀察，領略，充滿着離愁的胸間，頓時迸出非常欣慰的情緒來。

在船中的生活，真是苦極了。那鳥籠似地的房間，要住五人。空氣，不消說，污濁之至。再加點鴉片的烟霧和臭味，更是使人作嘔。吃飯，是八人一桌，我不願和他們在一塊兒。所以叫茶房另開，獨自一人，比較也清潔點。這時，已是深冬了，天氣時常是陰晦。偶而到房外去看看，原想吸吸新鮮空氣的；那朔朔的冷風，實在有些襲骨。以後，只橫躺在牀上，翻翻書看，或呆呆地閑想。最後，便去尋好夢了，總少出去。

船到南京時，我慢慢地踱出房來，想稍稍領畧首都底江邊風景。首都底地上和屋上，都是蓋滿了棉花般的白雪。遠望一帶高山，也厚厚堆着雪。樹木，青草，那裏找得出！可憐的

枯黃葉兒，依隨在號號的冷風中，發出悲哀的呼聲。人，馬，車……，雖然是在路上，很忙碌地來來往往，但總含着一種冬天的肅殺氣象。

嗚嗚的汽笛聲，軋軋的機聲，很欣奮似地載着我，向歸家的路程前進。這是我歸心太急的原故吧！雖然牠——輪船——是在不停地前進，但我却覺得像沒動似地，十分的緩慢，別的人，也是如此吧。這不過在我自己方面着想。一定有人，許多的人，覺得牠走得太快呢。因為他們的故家鄉，一秒鐘一秒鐘地，一分鐘一分鐘地，一小時一小時地，一天一天地離開遠了！哦！值得留戀呵，我們的故家鄉！

這是在船上的第五天吧。紫蕩蕩的夕陽，慢慢地西歸了。燦爛的，微紅的晚霞，還懸掛在天空底一角。我正躺在牀上看書，忽然間，船中嘈雜了，喊叫聲，清行李聲……種種的聲音併合起來，也不知道是奏的那國音樂。只覺得我的耳膜，幾乎被他們震破。哦！原來我的故鄉，快現在眼前了！我的心中，好不快樂！趕忙地爬起來，整理我的東西。

汽笛嗚嗚地響了幾聲，船也慢慢地攏岸了；離岸約有五六尺的光景，一般挑夫，買東西的小販，旅館接客的……都已爭先恐後的跳上船來。我真為他們害怕，但看他們的面色，都一點沒有畏懼。我想：『人類爭存的事情，這就是一個例子吧？』

乘客大約走了一大半以後，我纔叫一個挑夫，跟着走出船來，我家離碼頭原不很遠：挑夫挑着行李在前面「哦唷，哦唷！」的走，我便隨在後面東張西望的緩緩行着。

經過從前的俄租界，一直走向英租界來。馬路上：人力車，馬車，和汽車等，都毫無次序地亂走，我幾次險乎被牠們撞倒，專供遊覽和休息的沿江的長路上，挑着擔子的也在那兒走，着短衣的也在那兒走……簡直亂七八糟。一片青草地的沿邊，也像上海的公園樣，圍着滿生鐵屑的絲網。沿路上，都可瞧見各種字紙。呵！這不像我憶中的故鄉英租界了！我記得我的記憶中的：馬路上走着的人力車，馬車和汽車等，都很有次序的，一有錯了，巡捕便去干涉，所以有許多車夫，常常因此捱打，罰錢，那條長路上，並不像這樣的亂七八糟，青草地的沿邊，也沒有鐵絲網，沿路上，很難找見字紙。總而言之：我的記憶中的情形，全不如此。哦！是的，原來這租界已是收歸華人管理了！唉，我的故鄉，有了變更了！

各店鋪住宅……的燈都亮了，我纔走到門口。母親已站在那兒，滿含笑容地對我說道：

『曉得你今天要到了。正要叫青兒去接你呢！』

挑夫走得快，先到了家，所以母親站在門口巴巴地望着，等看她兒子的歸來，我走進門

，接着伯父，伯母，青哥，和娟妹，都出來了，梁媽已早倒杯茶來，我坐在靠牆的那隻背椅上喝着。

『冷嗎？松兒，沒有吃飯吧？』母親等都問。接着母親對梁媽說：

『去！去買點菜回來，打火弄飯給少爺吃。』

我這時有許多的話，要想說出來；但像有根骨頭塞在喉頭似地，只默默地坐着，可是我底心中，却都滿着無限的樂趣。倘若不是有娟妹等在那兒，我直想睡到母親的懷裏去，聽那可愛的催眠歌。

飯罷，談了許多的別後情形。談到學校的伙食的時候，母親說：

『瘦了好多了！學校的食物好嗎？別太省儉了。』

『哦哦！』我聽了談及的許多人，許多事，使我歡慰的，固然不少；使我悲感的，却佔多數。母親說這話的時候，我正在想什麼似地，也沒回答，只應了聲「哦哦！」接着又聽見說：

『吃東西嗎？家裏豆絲，麵都存着有哩！』

『哦，不吃。』我的思潮打斷了！在船上幾天，總沒得着好好兒睡。這時，實在是倦乏極

了。看見母親很高興似地談個不住；也不便說去睡。致掃了她老人家的興。母親忽抬頭向牆壁上一望說：

『呀！談到現在了！快去睡吧！』

我走進我從前住過的那間小房，那兒有一張書桌，幾張椅子和一張不很大的鐵牀。牀上，被頭已經鋪好了，雪白的帳子，只掛起靠枕頭的那一邊門。不要自己動手，就可睡進去。

我在學校裏，那裏有這麼舒服！真不錯呵，天下最愛我們的，就是母親！我想起來，實在是有點於心不忍。我遠居千里外的上海，不能在家裏，盡點爲人子的責任。母親，我最親愛的母親喲！我將來要怎樣地報答你，報答你給我的恩惠。

昨晚，忽然醒了。我底腦海裏，好像遇着狂風和怒濤似的。起伏不平的浪花，直滾了一夜。我極力地想擯絕他、無奈可愛的母親和天真爛漫的娟妹……都湊在我的腦海裏來，直到天明，纔微微地合一合眼。

『小哥，小哥，起來吃飯！』娟妹像這樣地喊了我幾次，我纔無精打彩地慢慢地下牀。洗盥畢，吃完飯，便一徑出去了。

『要不要？先生。』我吃了一驚，這粗暴的聲音，從那裏來的？我忙抬頭一瞧，見是雙手

挽着黃包車的車夫，問我要不要乘他的車子。這纔心定。我懶步行，便一脚跨上這黃包車坐定。把去處告訴了車夫。車夫一壁前行，我便一壁定眼向四下瞧看；想看看我故鄉的市政。誰知首先送進我眼簾的，就是那種用人拉的雙輪貨車。四五個人——有時還要多一點——在前面拉，一個人在後頭推。慢吞吞地在地上蠕動。我知道這車的雙輪，很容易損傷路面的平坦；行動迂緩，還在其次。怎麼還不改良？我疑問了。哦！改良，這一件事，總有一定的程序。我想：主持市政的先生們，也早見及此，不過尚未實行吧了。然而我一路瞧來，見街道的狹仄，路面的崎嶇……和二年前，我在故鄉時的，仍是一般，這個不禁使我失望，忽然車停了，我知道已經到了目的地了。

下了車，又不知道到那兒去？在路上想了一會，便一徑走澤壽的家去。

澤壽，是我幼年的要好朋友。那時，他家距我家很近，不過隔三五家人家。他家請位陳道平先生在家裏坐館。我父親也把我送去念書。我就是在這時認識他的。離現在不覺有五年了。每天，散學後，我總同他在一塊兒玩。雖然拌嘴的時候也有，不過不到幾分鐘，又「壽哥，松弟」相好了。十三年的秋季，我家搬到關帝廟，我也進了漢江中學。雖然他時時地來找我；我也常常地去會他，但總像生疏似地，不如小時的親密。唉！年華喲，不要增加吧！

。加一年年華，就像加一根縛繩。減少了我們的活潑，束拘了我們的天真。年華喲，不要增加吧！童年時代的活潑，天真……是何等可貴呀！前年，我到上海來了，從此，彼此的音信，就很少知道。現在路上想着他，便向他家走去。

走進門去，經過天井，看見客廳裏，一個人也沒有，心想：也許他不在家，正想回身出去，忽見他家的丫頭桂香，從廚房裏走了出來，我忙問道：

『客廳上一個人也不見：少爺在家嗎？』

她手裏還端一碗飯，恐怕是她自己吃的，她聽我問，忙放下碗，就是房裏跑，回頭說：

『在家，請先坐，我去叫他。』

片刻，一澤壽一出來了。他穿着黃色布的棉掛褲，沒有穿棉袍，圓圓地臉兒，頭戴着一頂瓜皮小帽兒，我們看見了，彼此點了點頭。只是講不出話來。

他是很善於言辭的，還是他先開口說：

『松弟，你回來了，幾時回來的？我以為你今年又不回來，前天還寫了張拜年片給你呢

！』他接着又說道：

『飯吃過沒有？我正在吃飯，你也來吃吧。』

『吃過了，多謝，你吃完了嗎？我昨天到家的。』我回答他說。

『真的吃過了？不防，我吃飽了，』

『桂香倒茶來！』

桂香倒了兩杯茶來，我倆相對地喝着，坐着，靜默了幾分鐘，我的腦海裏，又在轉念頭了！「為什麼我們的談話，不像從前的有說有笑？」到底他善于言辭，若不是他找些話來說，我滿腔的離情，語言竟無從講起。他告訴我，他年餘來的學業成績，他告訴我，姚玉枝上半
年和他同學，又告訴我陳先生要他走了，又告訴，某親友死掉了，又告訴我吳君得了肺病，又告訴我……滔滔不絕地講了半天，我却覺得毫無聽的價值。也許我性情不愛聽這類話的原故吧？再談了些閒話，我便告辭出來，在歸途中，一壁走，一壁想：『我倆相隔二年，今日見面，理應怎樣地親熱？為什麼今日的情形，却這麼生疏似地？陳先生要走了，他還在私塾裏念書嗎？咳：我倆之間，蒙了一層隔膜了！』

流水般的光陰，一天天地過去，回家忽忽一星期了，這一星期當中，所見的，仍是二年前見的；所得仍是二年前有的；所失的：仍是……不過所聞的，有點變更罷了，我上船時，迸出非常欣慰的情緒，在回家以後，好像一團烈烈地火焰，潑上一盆冷水，「刺」的一聲，焰滅

氣散了，故鄉呵，家呵，值得我們留戀的故鄉呵，家呵！爲什麼你的進步，這樣地緩慢？

故鄉，仍是二年前的故鄉；我，仍是二年前的我！

不如歸

尹哲雄

秋風起兮年華速，去燕來鴻影逐逐，此地信美非吾土，安能樂之不思蜀，不如歸，不如歸，
武昌魚肥，漢陽樹綠，閨來一壺碩頭酌，興來一艇月湖宿，漢皋珮，鶴樓圖，白雲深處茅廬
築，抱冰堂，晴川閣，一枕高臥黃梁熟，棲鸞寺，碎琴台，間鋤明月種吾竹，鳳凰山，鸚鵡
洲，短衣長竿牧吾犢，不求利達，不問榮辱，長江灔澦漢灌足，一身了了無拘束，春申海風
惡，歸去得所欲。

冬夜

前人

漏殘燈蕭索，哀鴻嘶遠道，欲眠苦夜長，欲厭詩思杳，出門立江頭，落葉隨風掃，
緬思少年志，無端百愁繞，書劍長飄零，半生盡潦倒，人情似紙薄，歲月催人老，
金甌痛殘缺，禾黍染腥臊，我欲問衆生，酣夢何時了，舉首望明月，鄉思添多少。

禮物

漁樵

他們兩人的恩義，不是金錢的引誘，乃是純愛所使然。他們不像別人追鳶逐鹿的，在交際場中奔走。也不像別人住大的樓房，吃好的珍羞。他們的生活，是另趨於其他的路上。繁華的念頭，他們從不染指。他們吃的，平常的東西吧了。住的，除四壁外，裏面還有些富人所看不起的日用家具什物。

那些汽車進出，艷服鮮履，極一時之時髦的人們，他們以爲繡花枕罷了。那些負盛名大架子的人物，他們以爲是開着的鮮花，經不起一夜的風雨打擊，「花落知多少？」那些滑頭善拍馬屁，藉此而獲漁利的，他們目之爲蝙蝠，不禽不獸。那些借他人的勢力，而役使弱而無反抗力的，他們以爲「狐假虎威」，終有一日大樹倒下，靈胥隨枯之概。他們既不爲勢利所誘，亦不爲金錢所引，如此的達觀，他們的生活，焉得不異於這班人呢？

他們生活雖然平凡，但是他倆也有兩樣東西，爲富人所難得，也許想也得不到的。他倆然的有一個祖傳下來的寶藏，在大庭廣衆之中，固搜不着，則使世界上，也沒有幾隻，他的夫人也有非金錢所能買，非人力所能做的寶物，就是那細柔長逾常人的美髮。她常常靠着窗

前，將那美麗的頭髮，晒在窗外，路人看見，都破口稱贊。他倆有了這兩樣東西，精神上得着無限的安慰，無限的自豪。他們的結合性，也愈見嚴密了。

第二天便是聖誕節了，他們都想去買聖誕禮物。有如此美髮，應當得一把好梳來理牠。有這樣寶貴的鍼，應得一條好的表鏈來襯托。但是囊中無所有！一時尚難如願。然而他們的愛情這樣深，能夠犧牲，終是想得一個很好的方法。

她將頭上絲髮，并不遲疑的剪下拿去賣了。所得的款子，恰恰可以買一條高貴的表鏈。這大的犧牲，來換得如此的代價，他若接收了，心裏當如何感激呀？他也暗去將鍼賣了，去買一隻梳背有幾棵寶石的梳子，心中裏：「她看見這禮物，當怎樣的歡喜呀？」他滿懷快樂的跑回家去。他立刻發現她的頭髮剪去了，心中不禁一愣，又是懷疑，又是失望。

聖誕節的早晨，她笑着將鍼鏈獻給他，他不禁又一愣。他也遞給他一只華美的梳子，她失望的接着，兩人都垂淚瞠目望着，一股熱情頓生，互擁着深深的接個長吻，一雙豔影，也在燭光中映現出來了。

一九二九，十二，廿八。

生之趣——雜記而已

錢 彤

——并微青的悲哀也收去，

擗得豐饒的愛的賦彩。

想到人間苦呀的時候，

落下來的淚兒的甜味。

——勃郎寧，火之鳥。

一、楔子

幾經心葉的緊繩，和飄泊的摧侵，我嘗到的釀釀的人間趣，便更其甜美了！偶經花壇，忽然受到一種寒顫的暗示，懦怯的我，又如往日似地驚覺：秋，深了！傾聽着那紅葉們的無聲之語，便好似聞見它們說：『我們茂盛的青春，確已消逝在我們渺茫的回憶之中；但是我們尚有一握的生命，又豈願寂寂地就此降伏於冷酷的風霜，我們要噴竭我們反抗的鮮紅之血，直到那一天，我們才應該休息了。』朋友！這光景就正是世俗的所謂『迴光反照』嗎？

我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孩子，十餘歲沒有出故鄉一步，整個兒的兒童時代，都是沉溺在愛

之海裏。後來漸漸地變了，野心趨迫着我厭倦了目前一切的廝熟，追求未來一切的陌生；但又意志薄弱，缺少試探的勇氣，這樣，我便成功一個自尋苦惱者了。

今年碰着意外的機會，遊歷了好多地方。遊歷的結果很好，它已告訴我理想的錯誤——厭倦廝熟，追求陌生。我已得了新生選擇的時機，我再不會苦惱了。現在我是住在上海讀書，那學校是與囂攘的都會隔絕的，而且風景又非常幽美，心神於是便漸漸地安定下來。然而陌生的種種，究竟是不自然的，刺激既多，安慰又少，鄉思常常壓在我的胸臆；更有力的，還有對於時代，社會的許多惺惶，不時地在腦裏顯現。

對於這兒的世界，究竟得了些什麼印象呢？有詩：

秋之夜

風蕭蕭，四境嗚咽着飢囚的不平。

無邊的天際，祇閃爍着幾點秋星。

浩浩乎歎浦濤聲，打動我的歸心，

茫茫然，獨自彳亍於東海之濱。

聽說這兒是不夜的金城，

是充滿着醇酒和婦人。

尋找那凋謝的青春；

我所見的却是蛇蝎和毒鳩，

我欲阻彼雁行人字。

那點點，全係魔王的晴燈。

問我那南國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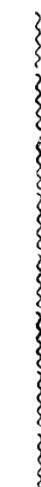
天且沉沉下降，

葉自飄零，雁自哀鳴，儘是無音問。

我躡躅於黑白之門！

淒淒寂寂，祇鳴蟲寒露，

我欲拾取片片落葉，



這樣的心情，我想是不可免的，惟願對於我沒有什麼損害。我此刻正想極力自新，使我的生活有一個準繩，凡有阻礙於我計劃的東西，務須除去。我精神方面的不安，對於時代，社會的許多憧憬，我想如果用實際研究來代替空想。大概是不會使我煩惱的，祇有那鄉思一類的重壓，用什麼法子去解決呢？

鄉思之類的重壓的來源，想起來很是複雜。故鄉的朋友們在他們的來信裏，曾問我：『說不定你那裏也有沁沁的笑吧！』我以什麼來答覆他們呢？所謂『軟的影』，『青的烟』，還不愁隨時拾取，至於那『沁沁的笑』，却始終沒有味到：陌生人們不了解面孔，笑裏也時含

着冷熱；晨昏收穫期中的田野，祇存着鳥雀等不速的食客；太陽未免晏起，即是那多情的月兒，也往往扳起鉛白的顏色來對我。於是，爲了記掛我厭倦了（？）的故鄉的風物，親極反疎的好友，又爲了自己『淚兒甜味』與他鄉『沁沁的笑』的尋求，我便長起寫這篇東西的衝動了。



二、打狗時期

企霞師在北新上露佈過的偉大的微笑裏，有打狗時期的一段文章。據他講，這是他回憶（？）中最早而沒有消失於記憶中的一段了。於是，現在想起我的從前，也曾有過打狗的故事，這便是寫在下面一段小小的歷史之後，三次流血之中的事情。

八歲時，我在小學校，聰明是第一，頑皮也是第一。先生們一面忍住笑的緊張，一面搖着頭，這般地時常碰着我說：『好却是好，然而……。』我常以爲他們那種態度很滑稽；尤其是那個「然而」尾後的「……」。爸媽呢，笑是柔和而且自然得多了，而且又沒有那個「然而」和「然而」尾後的「……」。當他們在我脫衣睡覺時，發現了我跌破了皮肉或撕破了衣服的事情，也只是說：『寶呀！下次可小心點！』

民十四年的一個涼爽的夏晚，媽媽和鄰家的李嬸子在後院乘涼談天。弟弟已睡了。我坐在階前一張竹椅上看螢火。伊們談了一會，又談起我來了。媽：說：「十三年前，我家從城南的關帝廟後搬來時，寶剛會喊人。安宅的那天，大家下轎進門，沿着習俗，不作聲；拜了祖，寶在我臂膀上醒了，望望神案，有糕。「媽！……糕糕……！」寶要吃糕。他姥姥（祖母）聽見了，大大歡喜，笑道：「吉利！吉利！寶說步步糕呢！」客人也大大歡喜，朝他姥姥恭喜，並且贊他聰明伶俐。這就是他姥姥痛愛他的緣故。」李嬸子「唔」了好久，這才向我發問：「寶，想姥姥嗎？」我嗚咽起來了，是的，我姥姥已入土三年了！這些便是那時發現的從前一點為我一向所不知道的歷史。

再轉過頭，講小學校時所作的惡作劇。因為那時我太自大了，好的同學，漸次與我疎遠，所近的，一羣頑童而已。如此當然是沒有好結果的。也許是天性好懶，有時雖有點悔悟；但一經壞的誘惑，便又如那可憐的木偶人匹諾曹一樣的遭拐騙了！

教訓是三次流血，這三次的苦頭喫得太大，不比跪地板或打手心一時的疼痛，它竟可使我永久不會忘卻。無聊的時候，回味起來，好像嚼着新鮮的橄欖。

一天課缺，我退在操場上，雖那時近上燈的時光已不久了，還不想家。和同伴們擲賭石

筆頭擲得厭了，我提議別的玩意兒，我說，用領袖似地口吻說：「夥計們！打狗好吧！」他們有了特別的消遣法，便連嚷：「好！好！」於是大家便到草房裏去找狗，狗是有，却都是小的，大約是一窠兄弟，六七隻的數目。「嗚……嗚……嗚……」，它們叫，小肚皮一凸一凹地翕動。我歪着也叫：「嗚……嗚……嗚……」。

『太小了！還沒完全開眼，算了吧！』小王又這樣首先講出這樣掃興的話。

『好！你們站開，看我的！』我英雄似地舉起剛拾來的那一根短棒，揮起圓圈子來。

『小O！打呀！打呀！打好呀！』小王們作起急來。

『薩拍！拍！』我很沉重的把棒無意識地向下鞭了三下。『嗚……嗚……嗚……』的叫聲漸漸短促，又立刻轉成『妙……妙……』的貓子叫春的啞音，我從小狗們叫聲的變換，知道我已有了相當的成績。我很高興！

『看呀！來看呀！』我招呼他們；自己却沒有先看一看，及至看，不禁嚇了一跳，一隻已死，白的沫和紅的血，其餘都傷，傷重的已白瞪着眼珠：傷輕的還繼續其『妙……妙……』的貓子叫春的啞音。我似乎有點胆怯，便丢了棒想走出來，不料從右邊闖一團黃毛來，它們的母親來喂乳了！『旺……嗚……旺旺……』，它很快的便發現了這幕慘案，好似發了狂，它立

刻大跳大嚷起來。我立刻發生了逃的反應，拾棒再鬥的勇氣也已失却，因為我懼怕，看它樣子，是一定要復仇了。我跳過草堆，狂奔出來；『旺』的聲，我腳踝上已紅了一塊，我忘記了痛，麻木地向四處亂撞。後來記得是被大家救起了。繫了半個月的小腿，踢瓦片，打牆洞固然做不大起，踢幾脚『外拐』，也不能踢中，我知道這便是我頑皮的懲罰了！這事大約發生於某年的秋天。

再次，我和一位比較倔強難伏的『夥計』吵架，他罵：『豬仔！瘟生！懶蟲！』我說：『在罵誰？』他喊：『罵你！』我大叫道：『聽呀！豬仔，瘟生，懶蟲在罵我呢！』他上了當，我佔了上風，『夥計』們便一齊幫了我這一邊。他老羞成怒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朝我腦後便是一下耳光。我怒吼一聲，抓住他的後領，用力向磚牆上一撞。這可壞了，我不料他的頭皮竟有如此之薄，不過撞了一下，臉上便掛起紅來了。

這次，要想逃也逃不掉，被抓到訓導處，遭了那一位綽號爲青面閻王的主任先生一頓打罵之後，便被驅出校。

以後，經賠罪，悔過，發誓之後，又重新進了校，先生們已譬我爲藥方裏的甘草，——因爲無論什麼惡作劇，沒有一回沒有我在內，猶如不管什麼藥方，沒有一劑沒有甘草在內——

樣。——再也不和我親熱，並且還勸大家不理我。那時，我真寂寞，連『夥計』們也欺負起我來了。所以我的玩是孤另另的偷偷摸摸地了。

末了，在放寒假以前，同學們的心越是忐忑不寧，我的靜久思動的野性，又在腔子裏騷擾起來了。因為眼熱於成績室櫃裏陳列着的玲瓏美麗的萬花筒，我便在沒有人的時候，用拳打那玻片。打了幾下，還打不破；再看看那萬花筒，好像要隔開玻片跳到我手上來似的；然而終為那層討厭的玻片隔住，跳不過來。於是咬着唇，閉起眼睛，把拳向後一縮，用力向前撞去。『碎硼！』玻片破了，一個五角形的缺口和幾條裂痕，但，這却不要緊，我忽然覺到手背上痛了，我右手手背上的皮，已被很尖利的玻璃劃破了；而且，肉裏也刺進許多碎屑。萬花鏡，却跳到腦後去了。

總計：腿上傷痕一，手上傷痕若干，還有一條留在我那罵豬仔，瘋生，懶蟲的朋友的頭皮上。願神保佑着他。

三，做人



一向胡塗的我，從來不認識我自己，也不知道保重我自己，直到現在，才開始認識了並

且保重了我自己。現在我的靈和肉，雖仍有增無減地反目；使自己的面目模糊，使自己鄙視虐待自己；然而，那開始做人的一段，總是回憶中的最高點吧！我也明明知道我的靈和肉，終有一天會宣布決裂；但爲了那『缺陷之美』的欣賞，與『人生辛勞應得糧食』的不捨，目前仍無那飛蛾之勇，投身於火。

是在初中時期，認識了幾位知己的朋友和和愛的先生，于是我便變了一個所謂『人』了。那時喜歡的是書，無論什麼書，我都要去借，去買，然而又往往是讀不竟篇，半途而廢。朋友們說這是『用功』，我自己除了這樣高興亂做之外，始終沒有想及『用功』這兩個字。

同學們本來是很愛我的，現在不知爲的什麼緣因，他們漸漸地仇視起我來了。雖然我許久時候還沒有察出其所以然；驚異却是免不了的。我從他們的冷譏熱諷中，知道他們是不滿於我；然而，教我怎樣才能使他們高興呢？他們竟好似一和我相談，他們就立刻染了不潔或有什麼危險似的。

我寂寞嗎？不！並不！，我還有我極相契的朋友，我們大家常常一起做功課，一起玩，一起起息。甚至，大家都穿着一式的衣帽，以示親切。

『馬屁！』一天無意之間，我在書桌上發現了這兩個大粉筆字，我恍然了，我因時常隨着

丁先生們郊野外看景物，所以惹起了人們的誤會。後來又有了一個新的標記『1—4』，「這又
有什麼含義呢？」我想。T於是告訴我道：「我，你，S兄弟四個，現在已冠上那榮耀的『
四大寇』的頭銜了。『1—4』的含義，你也許明白了嗎？」

我很鄙視我從前懦怯的態度，還一昧的要與他們做朋友。我此刻却憤怒起來，我決定變
更我的戰畧。在每一期學期褒榮的日子，他們便悔悟到過去的過失了。所以終而他們漸漸以
朋友禮我了，有了這許多朋友，友愛心反戰勝了虛榮心，日日沉溺於純熱的友情中。那時真
是一個快樂的日子啊！

我很愛音樂；但不善唱奏。我很喜圖畫；但不會塗繪。比較嗜好而且可以自己娛樂娛樂
的，惟有『文學』這個東西。這是我第一首『處女作』的詩歌：

贈永堃

寂寂地坐着，
淒淒地立着，
話不出心中憂鬱；
幽幽地吟着，

灑灑地寫着，

你我可以互相和唱。

荆棘裏可以闢出道路，

沙漠間可以掘出清泉；

願我倆一同努力，

趨向那『光明之城』！

這詩很幼稚，而且一點沒有詩味，然而中間却含有真摯的友情，所以雖是四年前所寫的東西，却不會忘懷。

現在且拿最近所寫的一首來。

再生

并頑懶的鐸拷也毀去，

握着的是自由的心杖，

可駭那生之力之奔驅，

我腦核發出萬丈光芒！

我腦核發出萬丈光芒！

那密密的，辨不明是何時的創傷；

然而我從頭記起，

一切既往就是這樣！

一切既往就是這樣！

滿眼雖是愚蠢的肉，

滿耳雖是淫穢的歌，

但這正是神在指示，我已心伏！

呵！我已心伏！

呵！我已心伏！

我究竟蒼老了多少呢！這也許和我頭上有增無減的華髮的一樣計算不清吧！

四、捉摸不定的變幻

花的繁鬧和葉的凋零，夏的溢滿和冬的赤裸，是不足驚異的及了，因為那定數循環的命運一到，一切都不能自主，祇有苟安地呼吸着，一任它支配。同一態度，我對於我顛沛流離的生活，除了默然的承受而暫時忍耐於未超脫以前，從沒有有意義有表示地反抗過。例外種種，也許它自己早早已變態而改裝起來了。

太浪漫了！太浪漫了！我事後常常如此『自覺』地想。我以為我之所以如此蒼老而枯寂者，大半是太浪漫所致吧！

浪漫，我是並沒有這般地自己規劃，我祇是以自己感情的意思作生之活動罷了！

有活潑美麗的姑娘，有翩翩俊秀的少年，有深藏在樹蔭中曉唱的夜鶯，有溪頭橫繫的輕舟，有掠過水面帶去心魂的水鴉，有徜徉安逸沉溺在愛海裏的彩雲，於是儘量的欣賞了！如迷離畫夢中的插翅飛騰，連醒覺都不願了！

於是我的意志漸漸衰頹，神經漸漸過敏，不明自己的環境，也忘了自己的本分，開始於『閒暇中的匆忙』的幻想玄思。那些幻想玄思，有關於神的問題，有關於人的問題，有關於字

宇宙主宰者的問題，有關於英雄美人的問題……咳！我病了！

淒涼的墓園古塚，彷彿是在尋求我已失去了的心兒一樣。

呻吟而且呐喊，如冬夜的餓熊，被掘棄在深冷的冰谷裏一樣，我唱了不少頹唐而且幻滅之歌，說了許多悲哀憂疑之語，我更流了不少寶貴的淚，讓它們毫無代價地被飛濛的塵王吸收而去。

我從前所想的種種，到現在已先後證明了是虛偽的了。我所想的世界，是一切物件都是平等的世界；而其實祇有人類永久獨佔了這世界；而且，即是人類，同樣都是人類的人類，還不肯安樂地兄弟姊妹，却偏要互相侵吞殘害着。弱者要欺負更弱者；強者更被更強者欺。每一個時代的湍潮或大革命的爆發，就犧牲去無數的生靈；而所造就的，不過是極少數極少數的「有名英雄」。而，而這些僅存的「有名英雄」呀，將來不也是赤松的肥料，白蛆的廚房？所謂「不朽的人格」，又有誰能擔保永存於世？即是可以擔保，到了世界的末日，不也將動搖而崩逝嗎？最可痛的，便是勸人們爲他們的子孫打算的「先覺」，試問，他們的子孫，是否可以因他們父祖的打算，便可安然得到他們的遺產？得到了他們的遺產，又能不能安然而得保

存？得安然而得保存，他們目前所得的，又是些什麼？說是「精神的安慰」嗎？以他們已損失的入體上的享受相比，恐已是得不償失了。人是爲世界而生的嗎？人是爲時代而死的嗎？試問我們世界上數得清的諸大哲，——與現代社會上的以技巧權術相欺詐的人羣相比，也許是大大的「獸子」吧！——爲衆生而磨難，爲人類而流血，影響於現代世界和平，宇宙真理各方面的影响，究竟是些什麼？我不禁要爲他們大大的不平！負着沉重十字架的耶穌基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釋迦牟尼……唉！獸子！

像這樣糾纏繁複的思潮，竟天天不息地絞着我的腦汁。如此之生，何趣之有？我雖寶貴着我生活的精神上的對對衆；同時，已爲現實上的種種醜陋缺陷引誘得彷徨無主了！

我摸索我的身旁，我的武器麼？

因爲心身俱是太困苦了，一面由於有意的更換；一面由於無心的發洩，我又漸漸地蘇活了，我卑視先前無意識的生活，一面却努力於自苦。

然而後來又落在「自覺」的陷阱裏，也許有時候還自以爲是覺悟的人。我由絕對的悲觀轉爲自欺的達觀，不知天地之大，不見日月之光，昏昏然，冥冥然，輾轉，掙扎，我仍沒有真的做到我理想中的『羣衆的公敵與叛徒』。

於是，好似有一位卷髮蓬結，銳眼薄唇的老人，很莊嚴地湧現於我聯想間一閃的靈光之
弧裏，我不禁歡呼！『偉大的Ibsen呀！』

呀！活了！

沉沉的，沉沉的，終於是死。

意外地，又蘇醒了！

安心的死吧！

生呀！鳳凰的再生呢！

.....

如一起一伏的橫伏，這樣，便交錯地組織成我矛盾的生活了！我却是始終地恐懼着，我兩面的人生觀，不將在某一時分裂而至於死亡吧！

★ ★ ★ ★ ★ ★

五、幻滅與嘲弄

我想到自殺了！一個可怕的念頭。在我的舊作，逐流之什，有幻滅一首，這樣寫着：

呵！可怕的死！

呵！可怕而又可愛的死！

它是一時一刻和我接近；

我是一分一秒地預備擁抱這——

驅除我一切愁悶的天使。

呵！死！死！死！



生也勞勞，

夢幻顛倒！

死便幽幽，

一了百了！



我愛死！

我又不敢死！

我愛它那博大和無私！

我怕它那冷酷和威勢！

我想避免它；而它就我仍不止。

我想趨赴它，我却沒有捨生的勇氣。

呵！恥！恥！恥！

床第呻吟，

悲慘！凌遲！

用勃郎林？

用安眠丸？

不是！不是！

向海裏跳？

向火山裏躍？

不是！不是！

是鳳凰的新生嗎？

「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

呵！神祕的死！

你遲？還是我遲？

——試探之間。

雖不知那幻滅的日期，却明明好似有一種暗色的暗示，在我眼前幌動，可怕的預兆呀！

果然，我們夥伴中有一個犧牲了！C是如何令人愛慕而又畏懼，生動而又沉著，快樂而又煩惱的青年呀！然而他竟自戕了！那夜是一月的正中，月正圓，潮正湧，他遺下幾卷文稿和幾封遺書，就投身於浩淼的江水了！

我回憶我讀泰西五十載事時，白舟之後附載的希曼夫人的詠白舟，好似正是爲C寫的。

正華，我友，有一首輓劇，憤激悲昂，如酒酣耳熱後的劍光溟影。劇首的敍詩，有這兩句：

「是誰悲壯而激昂地喊叫？」

滿天的星斗搖落，惟明月孤凄高照！」

這就是當時的景色呀！我一閉上眼，眼則白茫茫的一片中，恍惚升降着一顆黑的髮團，並有含怨的一雙白眼，被兇浪摧擠着，然後再慢慢地沉沒下去。那白茫茫的一片，也就達於無邊際的太虛。再，我的腦中，便有如塞滿了許多石片，尖了銳的稜角互相磨擦着，我幾乎失了知覺了！

○死後，一切社會上的批評和朋友間的議論且不管，我已因此更覺到幻滅的悲哀了。

我如帶着將竭的水囊的駱駝，始終奔波於漫漫的長途，有時即呻吟也沒有，有的只是勞碌的喘氣而已！我受夠了現實的嘲弄，我沒有幸福，我沒有愛情，我有的不過是奔勞艱苦的呻吟，漂泊流離的鬱悒，深沉隱抑的悲哀，迷離徜徉不可遏止的紛披的情緒，對於生命光輝快要沒落的惶恐，與乎失掉勇氣而作最後掙扎的號叫而已！而已！而已！

★ ★ ★ ★ ★

六、遷徙

現在，是在上海的時代了。我所以來到此地，其實我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的，如果一定要找幾條答案的話，那只有說是爲的環境的變換和學識的增進吧。

我現在是滬江附中學生裏的一分子了，讀書還不如從前那樣的自棄，生活雖不十分充實

；但總算不十分平凡與枯燥。

在此地，將漸漸覺得不陌生，將漸漸習而安之地與心中之故鄉相接近。以下是兩封信，由此或許可見遷徙後大江南北情愫交流的概況吧。

|蟲，甜的友：

因初試的懦怯與匆忙，竟使我沒有寫信給您的功夫，望您和以前一般很寬大的恕了我。我呢，身體還算是好，心，想您是我的知己者，當會知道它是不會有什麼劇變的了。

您要我繪一點什麼東西寄您，我很慚愧，因為這幾天所得的印象很含糊，信筆的畫，寓意非常複雜，現在且描一點景色與你吧！

我的寢室是在下院二樓，地位雖低，却亦有趣。寢室的窗子朝北。臨窗是柳蔭延綿的大道，道邊雜植各種不知名的花卉，色彩披迷。道的那邊，是廣闊的平地，地上有纖細的草坪坦平的球場，白的粉線，黃的途徑，非常清楚。再北是一堆堆的教員住宅，橘色，霞色，珊瑚色的屋頂，擁在翠色，綠色，青色的樹蔭中，如一所大莊園。

如果在這草坪南望，便可見有銀鍊似的大江，在陽光下躺着。美麗而莊嚴的巨舶，優然地拖着烟的長鬆，來往東西。還有些迅速小巧的氣艇，衝着白浪前進；掛着闊帆的蓬船，尖

狹弓形的魚舟，沈浮於地平線上。江上的流雲，比別處似乎更其神幻，有時如英雄的長戟，有時如美人的裙幅，有時如金字塔，有時如大堡城，……這些好像沒有不是十分輝煌燦爛的。天的一角，時時有飛機旋來，噏噏的翅聲，遮蓋了舟楫波濤的絮語；但每當汽笛一鳴時，林間的棲鳥，往往會驚飛起來。在棧東是一帶江堤，堤上滿植着矮小的灌木和常青樹，朝起觀日，傍晚迎月，常令我陶然忘憂。

於此，我安住在此中午和春日融和的秋天，如中古的人，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之處生活着，過日子便好像做夢一樣。

今晨照例早起，踱到江邊去行深呼吸，無意間，在女生宿舍旁發現了幾叢黃菊，沖淡忘俗，於是我想起你了，不知怎樣，竟快樂得流下淚來。

朋友！相信我！我始終是對於時代的影子戰慄着呀！

寄上楓葉一張，但願它不褪色在你吻它以前。

我舖於夢中

握手！

您友倩黃，在滬。

Romantic and Sentimental，好朋友：

昨兒天陰了一天，毛雨吹得我心頭寒顫着。樹葉垂着頭，銀杏萎靡在蒼離之中。昏昏，終於是昏昏；茫茫，終於是茫茫的；任它軟的影，青的鍾，生的趣，都覺得厭了！

看到書，腦儘是下墜着，或在像感到天落一樣。

街上給秋氣更弄得蕭條，沒有飛的灰，滑的灰，祇是足印伴着潮泥。既沒有生的趣，又沒有生的動機，於是便想想夢裏究竟是可愛的。

夜，誠然也來了，雲黑黑的，浮着像污濁。寢室裏現着神秘的沉默，簷際暈着陰戚之色光，望着隣寺的偶像，似動非動，神幻的影子呀！迷糊間倒在床間。

也不知是夢的變幻，抑是死的化身，悠悠然而逝，冥冥然而昏。而已！而已！

無意中，在枕旁碰到一封信，那是幾天前你從上海寄來的。

葉兒帶着江南的氣味，給秋氣凍枯了。我知道，我朋友的心，也給望我的信的相思捻碎了！……

我將怎樣給你一點故鄉的溫暖呢？我還不是同樣的在古舊之城裏，領着天涯客的淒楚嗎？

秋風只是使着梧桐哀鳴，嘩嘩的江聲，在無數赭色壘堡之中，我知道朋友對着白煙鐵聲流淚；然而，我祇望着芭蕉發呆呀。

軟了心，銹了刀，向誰問去：『何至我們如此？』

.....

.....

從來不常想家，這是因為異鄉有比故鄉更溫暖的溫暖（？），在『天涯客』的心裏想着。

然而，事實不盡如此，什麼都跟着寒色蒼老了。

教室前的櫻花，給我最大的悲哀，凋殘了葉，骷骸似的樹枝，用着將死的軟弱，向着長天引伸。牠是何等想望詩人爲牠吟一首葬曲呀！

校園裏，枯蓮躲在殘荷的懷中，搖曳着，似乎溫暖尙慰着她；雖則上帝早已頒下了秋神

心愛不住地感動，於是，便想求到母懷的慰藉，去探望故鄉裏的秋天哩！

校裏在做把戲，又是一套的『打倒』與『擁護』，不覺我已染了一身的『旅舍氣』與『飯館氣』。不久將有一番熱鬧。然而，談什麼？環境給於我的無一息安寧。

——多少事欲說還休——

照片和詩，不久將寄，請少待！

朋友！安心吧！將來總會和您攜着手一起欣賞着那江南的風味的！祝您晚安！並願您得到好夢！

您的蟲兒，於溫軟之畫。



七，尾巴

回想有時雖能使我過去的復現，得到一種有力的慰藉；但有時也不免寂寥，因苦於不能忘，便祇有寫了！

雖是我已活十幾個年頭，還沒有真的了解了自己究竟是件什麼東西，隨流而沉浮，回想起來，實是最有的悲哀與羞恥！雖已頓挫了兒女英雄的野心，却又不甘長此低頭，茫茫的將來，我將毫不顧戀地向前試探了！

手杖(代跋)

呵！我之保護者，

李金髮，微雨。

神奇之朋友，

我們忘年地交了！

住昔過處，

悉存你之氣息，

及死般的疾視。

奈時光之流去，

如林鳥一唱，

奔飛在我們眼下。

地已荒涼了，

獨有冷風細雨，

如末路之英雄！

靈魂亦冷了！

任這『首途』與『蒞止』悲戚着。

我終久靠着你過此廣漠之野，

呵！神奇之朋友！

呵！我的武器——手杖——呢？也許正是我的七尺軀幹吧！噫！

寫完大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之晚。

詩話

寒 蟻

一

詩本來是應當可以歌唱的。無論是五言，是七言，是詞，是曲。你想，在霜晨雨後，月夜雪朝，吟起古詩來，不是很神怡心醉嗎？但是我們的新詩却不能收到這個效果；儘管你郭沫若吸喫了一部女神，儘管你于濟虞再拉長了句子，儘管你徐志

摩雜了許多土白來，至多給我們的也只有賞鑑，不能翹起腳來吟哦，這是何等乏味的一回事呀！新詩當然不能再像詞或曲般的依舊譜，製新聲；牠不必依照什麼詩的詞韻曲苑，牠也不必要給四聲百六韻的束縛，但牠却要會吟哦的，記得盧冀野曾選過一本時代新聲，但可歌的很有限，其中還有許多落了詞的窠臼，可歌的新詩大概還須新詩的努力吧。

二

新詩的意義不獨是體制要新，兩質也應當是新的。他要寫着前人未寫之境，纔不落舊詩的窠臼，這是我的新詩觀。

十二月廿八日

追記劉校長的幾句妙語

揚

諸位同學，你們看見中國的情形，往往失望。其實你們用不着失望。我自從到歐洲走了一趟以後，發生許多的感慨，現在我不獨不失望國事，且反而樂觀了。

我們總以為外國比中國好，其實外國跟不倒中國的地方很多。中國地大物博，這是人人不能否認的。我記得從瑞士乘早晨的火車，下午便到荷蘭了。用這同樣的

時候，在南京起行，不過像到杭州一般。然而在外國却走了幾國了。

有一次一位荷蘭朋友請我吃飯，以黃瓜爲上菜。他說：「這是敝國的特產，非常難得的。貴國也有這種出產嗎？」我想別的東西恐怕沒有，難道黃瓜也沒有麼？我便向他說：「敝國有許多無涯的田地，都是種這類東西！」

荷蘭人想擴大其土地，在海邊築起堤來，將水戽出，才得點土地。試看我們中國沿海的海灘，却空着很多很多。拿我們中國的地圖，可以蓋了歐洲的地圖了。

現在人人都曉得美國是世界的頭等富國，但自美國革命後百餘年，才真正的富強起來。法國也經三次大革命後，才有今日。但我們的中國，自誕生以來，不還十八歲。比比那些百餘歲的，自然差的遠矣。我并不是希望中國也是如此，我希望中國比他們進步。

所以諸位同學，你們用不着着消極，應該注重品格修養，注重學術的研究，願你們立刻就振作起來。

一九二九，十二，廿九。

家規

達如

夜已深了，除了風吹葉動的響音外，都沉靜了；祇有英士還不願放下筆來，找人生最甜蜜的睡鄉去；仍舊借着那由窗口透進來的幾線月光，和那螢火般半明半滅的燈光，聚精會神地的一行又一行，一頁又一頁地寫下去。

「噠噠……」禮拜堂的鐘敲了，他受了鐘聲的支配，眼睛有點矇矇，似乎倦了，要睡了；他放下筆兒，舉起雙手，用食指去擦那矇矇疲倦的眼睛；並且自言自語道：「現在還做不到三分之二，明天忠士要來拿稿子去登報了，怎樣辦呢？睡，是不行的，非把他做完不可」。於是又執起筆來，一行又一行，一頁又一頁地寫下去。

「殼殼殼」來一陣敲門聲，嚇得英士像驚夢一般，大跳起來。

「難道他來拿稿子了嗎？——不，不，不，像這樣夜深的時候，他是不會來的」英士驚疑地想：「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

「殼殼殼」繼續又來一陣敲門聲，英士不假思索地開門去。
門開了，原來是一個茶房。

「郭先生，下面來了一個人，說是有緊要事情找你，可以讓他進來見你麼？」

「怎麼樣的一個人？」

「一副兇神惡煞的面孔……」

「……忠士的僕人……政府的差役……我底天職……除死以外無大災……怕甚麼……」

英士俯着頭有點駭怕地想。

「郭先生，可以讓他進來麼？」茶房再問。

「讓他進來吧！」英士終於鼓起勇氣說。

「是」茶房應聲出去了。

英士像迷在五里霧中，又是懷疑，又是害怕。後來興奮地拍案叫道：「不！這是我底天職，雖是赴湯蹈火也是該做的——國之興亡，匹夫……」

「郭先生，就是這一位」茶房走進來打斷了英士的話說。英士回頭一看，茶房反手把門關好，出去了。

「啊！原來是大叔，今夜是甚麼風，把大叔吹到這裏來。有甚麼貴幹？」英士靜靜地說。

「英兒，沒有甚麼，不過替你的爹爹帶一封信來，——緊要的信」那又粗又大的來人說。

「怎麼一回事？」英士又有點懷疑，害怕地說了，顫顫地把信拆開，細細地讀：

「父示吾兒知悉：前者，家中大小，以久未見汝面，故迭郵付快信三函，囑汝即日回家；孰知汝膽敢違命，并不寄返一書，伸說理由，吾知汝有異矣，然不知若是之甚也；噫，天乎！吾無復望汝矣！然吾雖不汝顧，亦當顧及吾里吾族吾家，因此不得不即加以干涉。」

頃由二伯帶來報紙一束，藉悉汝在外常立會結社，諷論時政及鼓吹新文化，破壞一切舊制，殊犯家規；溯吾家自高祖以降，皆謹事農商，未敢涉獵官場及社會公事；蓋諷論時政，不獨禍及一身一家，且及同宗同里；而破壞一切舊制，鼓吹非法之新文化，尤大失人格，污染家聲，顛倒五倫，背逆天道，更爲不德；故聰慧之人，皆不涉身於此；古語云：「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兒未得聞乎？前者，以汝勤學，故不惜減衣薄食，以維持汝之學費，以冀汝之成立，光宗耀祖；今汝若此，不能滿吾望之萬一，而惹破家禍族之災，今而後，吾不復爲汝籌劃矣；茲所以來書者，蓋促汝之退學，而赴……」

「唉！」英上嘆了一口氣，手顫顫地把信拋開了，後竟暈倒下來，不說一句。

天際間的月亮，給那堆白雲遮蔽着，漸漸地缺了；連窗外透進來的幾線弱光，也完全消滅祇有那強暴的烈風，還不停地流動着；和那盞半明半滅的燈光，一閃一閉地映着那青白無神的面孔。

母親跨出了門踏過了橋又消失在桑林後

珊

金生給母親悉悉索索的理包裹聲音擾醒了。

窗外，天依舊是水灰的，晨星還沒有隱去，風是涼得可愛，蛙一陣高一陣低地打着鼓。

『媽，怎的起來這樣早？』

『金兒，再睡一會吧！媽今天要到外婆家去。』

『帶我一塊兒去吧？』

『不到晚就要歸來的。』

『那麼帶包裹去幹什麼呢？』

『……』母親用手拍揩着眼睛。

『兒呵！母親去了寒暖當心些，晚上涼，多穿些衣服，蓋了被單睡。』

『這匣糕放着餓了吃。』

『不要和鄰家阿三到前溪去玩。』

金生不懂，爲什麼母親出去一天要同他說這許多話，祇「唔唔」的應着。

母親把包裹理好了，祇小小的一個。東方微透着白光，雄雞開始遠近地唱和着，金生也跳下了板床，送母親出去，母親再叮囑他一切要當心。跨出了門。較光亮的屋外金生看出了母親紅腫的眼皮。

母親緩步跑過了木橋，回頭望望金生。

『媽，早些來。』

一帶桑樹阻隔了他們的視線，母親去了！

這是母親歸來的時候了，楊樹上的蟬拖着漫長的聲調懶洋洋地哼，不似日中的高叫了。鄰人都在場地上潑了水安着板桌預備晚餐了。牧童農夫捏着蒲扇擋着腿談笑着忘了一天的辛勞。金生的母親還不歸來！

這是母親歸來的時候了，蚊蟲嗡嗡地占領了人的世界，鄰人大都去尋夢了。傍晚的灰色抹去了一切的景象。金生的母親還不歸來！

夏天，村人向來不點火睡的。漆黑的茅屋裏坐着金生一人，等等，爲什麼母親還不來。

沈重的脚步踏進屋子時。金生知是父親來了。

『爹』

『』

『媽到了外婆家去爲甚還不來？』

『放屁！討債壞你有這樣的好外婆！她到城裏去做傭婦去了。』

順手一巴掌打在六歲的兒子臉上，輸了三吊錢的氣都出了。

父親的鼾息聲在倒在床上的短時間內發出來了。含着淚的金生祇能爬上板床。臉麻熱而
且疼痛，不在母親懷中的睡覺是初次，那裏睡得穩。

蟲聲鬧熱了夏天的深夜，蟋蟀彈出了更淒涼的歌調。

金生想起鬼來了。『這一定是鬼叫』，噓噓……他戰慄了。

『鬼火』他想，當螢飛過窗前時：

背上了一頭的被單，驚惶催睡了失了母親的孩子。

母親去後的金生在悲哀中過着。

父親歸來得早，燒了飯金生也吃着。父親賭得高興在外面吃飯了或空了袋回來，金生也只能餓。一匣糕像金生這樣的小量吃起來也吃不上幾天。

失了母的羔羊誰來保護他避開豺狼，沒了母的孩子誰來當心他的健康。金生病了。

晚上，金生遍體發燒，口渴得要死，爬起來在瓦壺內倒了二碗冷茶喝。

受寒是小病，母親在的時候一碗午時茶加上幾片薑吃下去也就好了，金生的母親呢？

一天二天地過去，母親終于曉得病魔困擾了她兒子，當夜乘着夜航船歸來。

母親撫慰着的病兒，一百分的痛苦也祇感到五十分。金生是怎樣的愉快呵！

求神，吃仙方，請大夫，母親的體貼，孩子從病魔的手中奪回來了。

在一個和以前一樣早的晨，秋的天氣比較地太陽出得晚，那時還是伸手不見五指。母親的理包裹聲金生知道她又要到外婆家去了。

『媽……不停地掛下淚珠。

『兒……千萬句話都請了一個「兒」字做代表。

母親跨出了門踏過了橋，又消失在桑林後。

Y的自殺

光 翟

Y近日的態度大不相同，許多同學都說他是因D女士與他絕交的原故。原來Y君是N校中一個最喜出風頭的，又是一位雄辯家，而且是足球隊裏的一個健將，每日除了上課的時間以外，總是在草地上踢球。但近日以來，他不但不去踢球，並且連話也不多說，每日下了課後，總是愁眉不展的去悶睡，所以同學中都疑心他是失戀了。其實Y君的苦惱，失戀固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實則主要原因，還是 he 已經陷入債的深窟裏。

償債的期限一日一日逼近了！Y君家裏的信還沒有來，恐怕年內不會有錢寄來了罷，因他這學期的費用已超過五百元以上，然而因為平日太不節制。目下暗暗的曲指一算：他現在除用去五百六十三元外，還欠了四五十元，『王老四捌元，小胖子七元幾角，周大眼二十一元半，尚有一些幾角一元的零碎賬，大約也有三四元，這小小的款子，在家境富裕的他，平日原不算什麼的。只是年近歲逼，一般小販都要歸賬，倘若家裏不寄錢來，怎了！』債主中，他最怕的是周大眼，一副兇橫的面孔，高大的身體，倘若沒有錢還他，一定不會輕易放過的。他記得去年放假時，C君欠了周大眼三元，不是被扣了行李麼？並且還當許多人面前罵

C君騙吃，以致C君一時羞得無地可容。偏巧我今年又欠了他許多賬，比C君多了七八倍，倘若到了那時，家裏真不寄錢來，恐怕要逼得我……

假期一日一日的近了！Y君家裏尙無音信，Y君急得在房中踱來踱去，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忽然他記起去年在家時同鄉H君曾在母親手上借去三十元川資，聞H君現已得到K埠好差事，每月薪水約有一二百元，今天下午考完國文，不妨去會會他，向借三四十元，恐怕不會不答應的，何況他借了我家的錢呢！他想到這裏，登時將心中一腔愁悶消散到九天雲外去了。

他問明了H君的地址，照着所指尋去，果然尋着了。他在門上輕輕的敲了幾下，裏面走出一個白髮老婆婆，開着門，帶抖聲地問：

『找誰？』

『H先生！』Y很輕聲和氣的回答。

『找誰？』她因耳聾不大聽見，重覆地又問了一聲。

『H先生是不是住在此地？』Y又很和氣的反問了一聲，聲音畧略提高了一點。

『他們是那裏的？找H先生有什事？』

『我是H先生的朋友，找他有很重要的事。』

『H先生已不在此，他於前日搬出去了？』

『請問你老知道他搬到什麼地方去？』

『這我勿曉得。』撲通一聲，門關上了。Y失望了！心中一陣悲酸，兩眼晶瑩的熱淚流到面上，抬頭望着青天，感受着在異地舉目無親的痛苦，懊悔從前用錢之不計算，以致陷於今日之絕境，他也不想道路的遠近和時間的暫久，很頹喪地踐行回到校中。

剛近校門，周大眼恰巧站在路邊與幾十個工役在談話，看見Y進來，趕忙的走過來，攔在Y的前面，向着Y笑道：

『Y先生，錢怎樣？想今天總可以有了！』

『…………』Y一時不知要怎樣的回答。

『裝什麼裝！難道吃了東西不還錢嗎？』周大眼見Y沒有做聲，登時收住了笑臉，板起面孔問着，一面將賬摺遞給Y看。

『錢……錢是有，不過……要再過兩天……』Y看了周大眼的鐵青面孔，更加着了慌，趕忙很窘急的答着。

『哼！再過兩天！難到老子的東西白給你吃！

『我剛剛出去，實在錢沒有拿着，請你再等兩天，我一定會還你的，』Y帶着哀求的聲音說着：

『好！就等你兩天，到了放假，不怕你不把錢！哼！哼！』周大眼帶着兇惡的口氣，一面的走，一面的說着：

Y跑到寢室，連夜飯也而沒有去吃，躺在牀上整整的哭了一個滿足。

過了幾天，報上載了一新聞：『K埠N校學生Y，因失戀後，憤不欲生，購服多量安神藥片，後爲同房發見，報告學校當局，當時抬至就近醫院，注射數針，因服毒過多，醫治無效；聞該校當局已電知該生家長，商量善後辦法云云』

隨筆

驚鳴

「魯迅，他是毫不客氣的剝奪他人，同時也毫不客氣的剝奪自己啊！」陳幼樸先生每逢上喊吶課時，總是這樣說。

人與人之間，是充滿了虛偽，充滿了誤會。

一個中國人與某外國人討論租界問題，某外國人說：「不錯，照理說是應該交還給你們的；不過，遇着我國自相戰爭，或時局不安的時候，我國人民向什麼地方去避難呢？你們能夠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嗎？」

一個人在他情感激動時發言論，他的言論，是未經思索的。

日本作家菊寬氏說：「戀愛是一種熱病，應在排斥之列」。

最近，我有兩種自相矛盾的心理：自大和自卑，當我自大的時候，唯我至高，目空一切；自卑時，我覺得我是微小得像微生物——不，簡直是不可捉摸。

命

「真明天子出世，天下就會太平了」。

宗

宗乃一姓之

統系

繼任之人。

曰代

結婚的目的有兩種：滿足性慾和傳種接代。

旁人的罪惡是很容易指點出來，但是你專注意旁人的罪惡，不會使你成為一個無罪惡者

凡在上海「圖畫時報」上登像片的女生，都是：「女士為某校高材生，好文學，善運動，嗜歌舞，擅交際。」

見人滿面堆着笑容，說話附和，會拍馬屁的這種人，是受人歡迎的。

阿Q的時代已經死了嗎？這不過是革命的文字家所說的罷了。

校務處把本月月考成績最優等的學生的大名宣佈後，在某級的教室的黑板上，寫着八個大字：「用功書蟲，大出風頭。」

有一天，我跟C君談起，怎樣能够使一個團體的精神，不致散漫，像散沙一盤。他說：「多有幾個漂亮的女職員就好了。」

戀愛固然是最神聖的，但是也是最不知足的。

一個人在「怒視」的時候，才把他的眼眼大大的睜開來。

「誰說中國貧弱？外國銀行的存款，不是都是中國人存進去的嗎？世界五大列強中的日本，也只有中國四川一省那麼大呢！」

據說：一個老八股先生去赴考，監考先生出個「亞歷山大」這個題目給他做。他做不出，哼了幾哼，想了一會，才在卷子上寫了這幾個字：「亞歷山，何其大也。」

潔白的雪花飄飄地飛落下來，蓋滿了污濁的大地，可惜不能永久。

聖誕節假期內，我沒有出去。L君問我說：「你還沒有出去嗎？」在他的口氣中，看出他以為不出去，像是件不很榮耀的事情。

人生最苦的，是沈醉在不是永遠不醒的迷夢中。

「對哭——對着知已的朋友哭——和對笑，是人類僅有的兩件痛快的事情。」

女人前的性情，分析的說，約有兩種：一是像凶老虎，一是像小綿羊。

我們從前在私塾讀書的時候，時常聽人說——就是老師，也常提起——喝了墨水便會讀書。

女人爲什麼不長鬍鬚呢？據說，是因爲女人比男人好多說話的原故。

「爲什麼租界上的路名，要用中國的省名或縣名呢？這就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不壞好意的明證啊！」C君說。

你覺得這件事，愈是秘密，也就是愈容易使人家知道。

獨裁的人，我們不能去反對他，假使他獨裁得好的話。而且獨裁的人，是最有胆量而對他所獨裁的事最有熱心的人。

三句頭

榮

新年一到，上海的人們可忙壞了。忙的是吃，忙的是穿，忙的是看，忙的是賭錢。有酒吃，有新衣裳穿，有好戲，跑馬，球賽看，更是能明目張胆地賭錢，誰不鬧着歡喜。這時節，上海人的眼光就很安閒地從華洋義賑會的廣告移到戲館新聞上去。本來，在新年裏，壓根兒就祇有快樂。那些難民也得揀個時候嚷啊，想到這裏，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就得嘆口氣嘆難民不如戲館老板的善於看風色，中國百姓的智識到底太低咧，他們慨然了。

的確，新年是快樂的新年。你看誰面上不笑嘻嘻。汽車，電車壓堆兒跟人們在滿街飛跑，一到十字路口，可就擠住了；越是擠，越是着忙，越是着忙，越是擠，到底誰擠誰，誰也分不清。反正往前擠得嘍。

人們鬧着玩，店舖兒也湊個趣，家家扯着旗子嚷減價。減價兩個字，在娘兒們耳朵裏多聽得進？娘兒們的生意容易做，得到會說會話的年青人做夥計，生意會愁不興隆？老板嘴兒笑開了，老板娘許願明年財神菩薩元寶多燒燒。

拜年片倒是個妙法兒，這一來，哥兒們可抽空了身體去玩啦！我兩個姑娘上街去吃大菜

，看影戲，反正錢是哥兒們化，教得她們笑一笑，哥兒們錢就化得舒服了！

化錢的事兒多着呢。要是歡喜看戲看比球，下午開場倒得上午就買票。賭錢的事兒可多了。牌九多爽快，贏得快，輸得快！還是麻雀頂普通，和上一付三代頭，清一色，也得夠老婆婆嘴兒三大閉不攏！雖然賭是嚴禁的，這時節，新年，自然賭得囉！

好在法令有時本來可以變通變通，譬如，在捉捕共產黨的時候，不合法的手續，也暫時可以用用，在戰爭的時候，兵士也可以自由處置他的俘獲品了。這一點，我們的賢明的官吏，倒也很善於運用！

講到老年人過新年，我們就得想到一個老人家在吸着水煙，穿着新的雙梁鞋，不，不，他頭上還得帶上一頂遮風帽，他老人家可清閒了，新年雖是樂，可是樂也得樂得稚，趕着姑娘兒鬧，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現在，還不是來他半斤太雕？

吃着，喝着，看着，賭着，擠着，上海的新年還不夠你消受？

據說，新年見人應當賀禧，我免不得套老調賀你一聲恭喜！你高興還我一聲的時候還聲，不高興時也罷。

今年的新年過去了可是新新年年有，正多着哩！朋友，年青人玩鬧是第一件大事，還不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九)計畫：

A 修改本會以前憲章，約明春即可實現。

B 要求學校當局將中學同學所付之圖書費及理科實驗費歸中學部自行辦理，以免大學部侵沾利益。

C 要求提高中學教員薪金問題。關於教務方面，凡較劣的教員，應許淘汰。

D 關於建設校園事，尙餘四百元，擬即請學校當局，從速撥發，以便振刷。

其他事項，不勝枚舉。總之：學生會乃整個之學生自治團體，非少數職員所能促進盡善盡美者也。凡我同學，務須羣策羣力，慎始敬終，努力於建設方面；則學生會前途光明正未可限量。黃金時代，尙希將來。同學其勉乎哉！同學其勉乎哉！

十九年一月一日執行委員會佈

本校與新民中學英語演說錦標比賽

光 翟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校與新民中學英語演說錦標比賽，在本校大學大禮堂舉行，按此次比賽，乃分高初兩級，各取前兩名，本校高中代表，爲馬安權君及吳之理君，初中代表，爲羅榮

開君及林江水君『馬羅二君，均擅長英語，早於級際英語比賽中獲得盛名。是夜結果，高級賽中馬君第一名，初級賽中羅君第一名，乃獲得高初錦標。聞劉校長為鼓勵同學起見特贈馬羅二君英文百科全書各一厚冊云。

上海全中學國語演說比賽

上海全中學國語演說比賽，本校代表為王端璞君，比賽日期，適逢本校小考，際此之時，王君忙於溫課，故未得充分時間預備，但已高點四名，獲得銀盾一座，亦云幸矣。

中學『未央劇社』本屆表演之成績

且

十二月十四日晚，本校學生會舉行之遊藝會，特請『未央劇社』表演。觀眾異常擁擠。表演各項，當首推該社所演之新劇（可憐的裴迦和颤慄），為最有精彩；真無怪乎愛好藝術之士，皆捷足先登，而於表演前一日，入場券已售罄矣。按該社自今秋改組以來，一切都注重實際研究，社員雖不甚多，但皆異常努力。况此次演劇，又際於小考之時，練習時間，固然缺少，而是夜之成績實較上春大有進境，是皆該社社員等之努力有所致焉。

滬光文學社

H

本學期初中同學組織一純文學社，定名爲『滬光文學社』其宗旨乃研究文學及發表個人思想。現在初中同學已加入者，約七八十人，組織頗稱完美，況已出版『滬光月刊』一期，內容豐富，第二期亦正在印刷中，行將出版，吾輩正可拭目以待。又聞該社社員非但限於本校初中同學。即其他各校之初中同學亦可加入共同研究。想將來必有莫大之組織與收效，該社前途正不可限量也。

本校中學奪得上海中校體聯排球錦標之榮耀

上海中等學校體育會之排球錦標賽，參加共有七校，本校排球隊健兒，人才傑出，實力雄厚；自參戰以來，一勝浦東，再勝上中，最後復勝光華而取得決賽權，對方爲暨南附中，于十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時在中華足球場決戰，是日來賓異常擁擠雙方磨拳擦掌，奮勇萬分；惟本校健兒，人才平均，陣線整固，尤以中排中堅之程國祥君，殺球有方，氣力十足；加以前後排聯絡接濟，攔網得當，活潑異常，故分數得以占優，暨南方面，亦個個矯小玲瓏，活潑敏捷，奈本校健兒壓球之際，彼方頗少挽救之法，此次共賽兩局：首局本校以廿一對十五

勝，二局復以廿一對十九，我方遂奪得錦標三呼凱旋矣。

茲錄本校隊員如左：

(教練)徐牧文 首 排 二 排 三 排

(幹事)孟良波 等安權(隊長) 焦漢勳 李健之

吳瑞森 程國祥 黃運利

鄧 輝 方日永 戴祖恩

後備軍： 劉奕光 張極新 胡祥璧

本校參與江浙私中籃足球錦標賽消息

H

本屆江浙私立中學籃足球錦標賽，本校亦參加比賽，事前一日，由教練徐牧民先生率領兩隊健兒乘車往京參戰。溯本校歷屆均得足球錦標，素負盛名，惟戰局告終，本校竟遭落選，未始非無因在，蓋本校健將黃君當時因事未曾參加，實力雖稱雄厚，然亦未免失此一生力軍臂助也。況兩隊球員乃混合組織而成，而此次賽中，籃球乃繼足球賽後，接連交戰。本校球員因頭場足球賽受傷且多疲乏，故不能奪得本屆錦標也。吾望兩隊球員幸勿因此灰心，務希更加努力奮鬥，俾奪得下屆錦標為本校爭光也可。

本校榮得上海中校網球錦標

上海中等校體育聯合會網球錦標賽，參加共有七校，本校與暨南奪得決賽權。雙方挾精銳之士，於十一月九號上午九時假中華網球場舉行決戰，共賽單打三組，雙打一組，單打組中，本校之余田光馬安權二君現藝穩健，戰術殊精，彼方之關久熾黃竹平雖勇猛可取，惜不能隨機應變，致遭敗北。結果本校勝單打兩組，雙打一組，以三對一奪得錦標。

本隊隊員如下：

馬安權（隊長）何聲應
余田光 徐增瑞 徐增光

年簡

鮑楚祥

朋友，歲暮天寒，雪花飛舞了；這許是來年民十九的豐年預兆咧。你我自然都有一番新的希望，新的使命；要在這個「爆竹一聲除舊歲；挑符萬戶更新」的臘梅時節，着手促其生命底活躍，與美滿的進行囉。可是，在這個年頭兒，老實說，有很多事情；無論是關於「小我」，或「大我」方面的，處處都呈竭着缺陷，給我們以莫大的煩惱與打擊！

你我都是個平常人，能力自然是有限的；自身問題，還難望完滿解決，更談不到「治國平天下」了。——你我也許都希望戰爭消沉，和平實現吧？然而，希望終還給你一個希望呵

！可是，朋友，切不可因此灰心，頹廢下去；（我自訓）你我又何常不知道這個「人世」一切的
一切都是矛盾已極的呢？

罷了，已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猶如今日生吧；從今後，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流水了。你亦不必瞻顧着過去，儘管已失的過去是繁花如錦的時代，也不必追悔
已逝的錯誤，那錯誤已是永不能改正的了。但你必須如一個新生的人，仰着頭，挺着胸，向
前走去，在所經過的行程裏；打上深深的腳踏印吧！你所需的是今日所需的東西，你所做的
，是今日所要做的事；西哲謂「難」之一字惟愚人的字典有之，失敗乃成功之母，你是知道的
。所以，你凡事感覺不安的時候，用不着煩惱，懊悔，甚至灰心。你如其頹廢着人生，不免
要整個「自我」的腐化，凋殘！「庸人自擾」，豈乃你我所有的事情呢？我希望你能在「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

無論如何，祇要能充分發展「自我」所有的一點平常的能力，凡是努力幹去，終能有點成
就出來，而這一點成就，便也足以使你感覺這生的安懷了吧？

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有一次回答友人問他是否卓絕的天才，說：「不，我並不是個天
才，我亦一平常人而已；我所能發見的，全在我耗費了許多時間與心思，去作研究的工夫罷

了，」——一個人只要自信所作的一事，是有一幹的價值的，而從此下深摯的研究工夫，這樣便不難有真價值出來。

可是，地大物博，五花八門的事業，擺佈眼前，莫不有一幹的需求，然而你我自信一己的能力有股，教我們如何（選擇一業）是好呢？——是以擇業問題，還得費你幾番的躊躇，因爲這是你我後半生的一大關鍵呢。

在這個老靡不振的中國，來談擇業（選科）確是件難於解決的，因爲個人的興趣與社會的需求互相衝突得太利害了。說個事實的譬如吧，Y是我的朋友，是個性近美術的人，他本着一場熱誠的希望，而欲發展「個性」底才能，作深摯的研究藝術。可是在這個衰靡不振的中國，藝術一科（爲了不適宜於社會的需要，發揚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利吧（？））已將達到牠底「窮途末日」了，啊！環境的使然，怎不令人傷感呢！

你如其是「個性」過於堅強；只顧一己的走入「象牙之塔」，而不問社會的需求，（惡環境的染化；）你不免要屈服於萬惡金錢重重壓迫之下！除非你是個「殉學者」。

有人說，人生第一樁事是生活——享受，領畧，培養生機——你如果忘掉了生活，去將就某種事業或學問，那末，這種事業或學問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了。——可是

， 在中國這種情形之下，所學非所用的未免過多了，便不由你不免會時常說出幾句無可如何的矛盾話。朋友，事實是這般的顯然，不會瞞過稍明理者的眼，你我也許無由否認吧？——

你如果說是看破紅塵，不滿於這個人世；而要「隱居」及其他話的，那末你未免帶了老花眼鏡看錯人生了。要知道，造物生人，係要順着自然所給的本性生活着的，是以人生劇場裏，便有「喜劇」與「悲劇」的把戲，是無足怪的。然這也是天然淘汰的公理呢，假如人生到世只有幸福與享樂的追求，而無由痛苦，艱難而生的奮鬥掙扎，那末，這個人生，這個世界，便也老不長進，老不光明了。

哦哦，時光催人到老的墳墓去，是一點不留情的；人事有不測的風雲變幻，又何多作憑空的哀嘆，無聊的傷感呢！我在此虔誠的敬獻給你這句陳俗話：「冷眼觀世，靜心讀書！」你如果認為對的話，望你我能共同實行！

我與你作，

新年的握手！

你的朋友

楚祥書於雪天的上海一九二九冬持志。

編後

恒 章

最親愛的同學們！這本季刊，已經編完了。可是我總覺得有些話好像那魚骨梗在喉管裏似是。恨不得馬上將牠吐了出來還爽快些。所以我也祇好告訴你們了：

在這炎寒的雪天，人們都要圍爐取暖，誰願意冰着手去握管呢？況且不過也祇有一個月的光景，出本薄薄的週刊已不是易事了，何況又是一本『季刊』呢？真是超乎意料以外的呵！居然收進了不少的來稿。這足見同學們是多麼的努力，多麼的愛『渦潮』！這是我要感謝你們的。

況此次所投進的稿子，各級同學都有，至於所被選的文章，除一年級外其他各級都有的。一年級同學做的文章，雖然比較幼稚點，可是他們那種努力和勇敢的精神，委實令人可佩哪！

我們的經費雖然是籌到了，但是究竟有限得很呵！因之所出的這本刊物也不能超出法定的篇幅範圍以外，同學們惠來的稿也就不能盡量地發表了；況且我們這次選稿是按照秩序先後和文章優劣而定的。雖然有許多很好的文章，可是投進時已在我們截止期限以後，本刊已

經付印，所以祇好留待下季用了。這是很抱歉的。

還有一層是我忘了說的，就是本刊的封面和樣式。此次特請胡適博士題『滬潮』二字作為封面，至於式樣，我們因鑒于以往的格式不甚雅觀，所以也將牠改良了。

總之，第一我要謝謝諸位同學的努力，其次我要謝謝諸位顧問先生的指教，末了，我也要感謝幾位編輯們化費了許多光陰來幫助我。更還要感謝諸位來聽我這編後的幾句瑣言。

十九，一，十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4398

